

靈山

諱風胡

譯文叢書

黃源編

朝鮮台灣短篇集

胡風譯

山
靈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3 0606 0114 7

序

這些作品底開始翻譯，說起來只是由於一個偶然的運會。去年世界知識雜誌分期譯載弱小民族的小說的時候，我想到了東方的朝鮮台灣，想到了他們底文學作品現在正應該介紹給中國讀者，因而把送報伙譯好投去。想不到它却得到了讀者底熱烈的感動和友人們底歡喜，於是又譯了一篇山靈，同時也就起了收集材料，編譯成書的意思。

看張赫宙氏和楊達氏底介紹，朝鮮底新文學運動比中國底要早十年，不但產出了許多新舊的作家，而且還形成了幾種不同的流派，台灣底文學運動雖然較弱而且後起，但在日報文藝欄和期刊上用中國白話文和日文寫作的作家也不在少數。但可惜我既不懂朝鮮文，台灣方面底材料又不能夠得到，只有留心從日本出版物裏面搜集，那結果是這麼幾篇的收穫。所以，要說介紹朝鮮、台灣底文學，這當然非常不夠，但想到直到現在為止，對於這兩個地方底人民大眾底生活我們差不多一無所曉，那麼，這本書對於中國讀者應該有它底意義罷。

我還記得，這些翻譯差不多都是偷空在深夜中進行的。四周靜寂，市聲遠去了，只偶而聽到賣零吃的小販底淒弱的叫聲。漸漸地我走進了作品裏的人物中間，被壓在他們忍受着的那個龐大的魔掌下面，同他們一起痛苦掙扎，有時候甚至覺得好像整個世界正在從我底周圍陷落下去一樣。在這樣的時候看到了像初陣、送報伏等篇裏的主人公底覺醒，奮起和不屈的前進，我所嘗到的感激的心情實在是不容易表現出來的。

好像日本底什麼地方有一個這樣意思的諺語：如果說是隣人底事情，就不方便了，所以我把那說成了外國底故事。我現在的處境恰恰相反。幾年以來，我們這民族一天一天走近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前面，現在且已到了澈底地實行「保障東洋和平」的時期。在這樣的時候我把「外國」底故事讀成了自己們底事情，這原由我想讀者諸君一定體會得到。附錄一篇，連標點符號都是照舊。轉載了來並不是因為看中了作品本身，爲的是使中國讀者看一看這不能發育完全的或者說被壓萎了形態的語言文字，得到一個觸目驚心的機會。譯文六篇，單獨發表的時候差不多都寫過後記，現在却一律略去了。上面已經說過，我底主意不如說是爲了介紹他們底生活實相，當作作品看的優點或缺點底指摘，在這里反而是不關緊要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夜，記於上海

胡寧

目 錄

山靈·····	朝鮮	張赫宙(三)
上墳去的男子·····	朝鮮	張赫宙(五三)
初陣·····	朝鮮	李北鳴(八七)
聲·····	朝鮮	鄭遇尙(一四三)
送報快·····	台灣	楊 達(一七七)
牛車·····	台灣	呂赫若(二二九)
薄命(附錄)·····	台灣	楊 華(二七五)

山
靈

朝鮮
張赫宙

譯自日本改造社出版的短篇集叫做權的男子。

一 燃燒的山

生了苔的深綠色的岩石在被太古的森林包着的山谷裏面狹狹地羣聚着，澄清的溪水在那中間或底下躲閃似地流着，映得四週底樹木底葉子現得青青地。沿着峽谷流下來的溪水，從溪谷底頂裏面響着潺潺的聲音，一流近仙吉和爸爸朴春浩和媽媽等攀登着的附近，就或者撞着岩山，或者成了可愛的瀑布，嘈雜地響着，響聲向仙吉們走了過來的溪谷底遙遠的下面消失了。這個數目很多的小小的溪水底騷音，和叢立在兩邊斷崖上的樹木底響聲相和，更加銳厲了。

爸爸挑着能夠用擔子挑的稻草，鋤頭之類的農具，小的木箱子，鍋罐等雜七雜八的東



西，媽媽背着被頭和破爛衣服的包裹，其餘的頂在頭上。仙吉在前面的爸爸和媽媽底中間，背着妹妹小仙，沿着溪水在沒有路的溪谷裏面走着。仙吉一面在這溪水和松籟底聲音裏面感到幽幽的戰慄，一面前進。

「就是能夠聽到小鳥底叫聲……」

在平地的時候，常常從集到炕上的村裏的姑娘和婦女們說的古話中間聽到過飛鳥也不棲息的那麼樣的深山，現在，隨着溪谷岩石間的流水漸漸地細，成了陡急的斜坡，她注意到松林裏面的小鳥底叫聲漸漸少了起來，就這樣低語了。那古話是說：一個勇敢的美少年出去求仙，在飛鳥也沒有的那樣幽玄的山裏發現了一家瓦屋，出乎意外地碰着了一個少女，那少女是那家底第八個也就是最小的女兒，曉得了每夜要給鬼吃掉一個，她是最後的犧牲，就趕走了八頭八手的鬼，救了少女。把她帶到了人間世界。住在平原的時候的八九歲的她，想像着沒有人也沒有鳥的那樣的深山，不知不覺地鑽到了隣家女孩子底中間，好像八頭八手的鬼逼到了眼前一樣，嚇得打顫。

背上的剛才還要說什麼的妹妹也似乎疲倦了，睡得沉沉地。跑到這樣的山裏去，怎樣能夠生活呢？所靠的爸爸和媽媽以及自己，不會人不知鬼不覺地死掉麼？這樣的深山，老虎

也不少罷。山狗 (Newkai) 也有罷。可怕。如果妹妹死了，怎麼辦？吉仙覺得妹妹比無論誰都
可憐。妹妹是，在全家離開了烏川村到各處漂流，好容易流到了定好安住地的奔流溪的第三
二年生下來的。那時候吉仙十三歲。她一家在烏川是老住民。那兒是韓國時代底有數的郡，
附近有金氏一家底特權村莊，是舊文化發達的地方。時世變了，附近的郡設起了鐵路，烏川
邑內跑進了汽車，以後村子底人們底生計就漸漸窮困了。三年中間，吉仙一家有時跑到比
烏川大一些的都市，有時跑回故鄉，但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不能過活。到那時爲止，說「就
是餓死了也不到火田去。」嘲笑了到火田去的人們的爸爸，弄到走頭無路，也跑到離烏川
有五六里遠的山中間的火田村奔流溪來了。吉仙到十二歲爲止總算是在平原過的，就是
在奔流溪也還有幾個朋友，然而，妹妹從此以後，也許到死掉爲止，得要沒有游伴地在這個
妖殿一樣的森林，岩石，溪水中間長大。想到這，覺得太可憐了。把弛緩了的手輕輕地抱緊一
點，回過頭來看了一看睡熟了的妹妹。

從奔流溪出發以後，似乎過了正午，但離爸爸所要去的高原，好像還很遠。肚子也餓了，
脚也軟了。

「爸，還沒到麼？」

吉仙向爸爸問了。

「唔，快了。累得很麼？休息一會兒。」

爸爸一面喘着氣，斷斷續續地吃力地回答了。

「吃點芋頭再走好啦。」

後面的媽媽喉嚨裏面噓噓地響着。媽媽也累了罷。

「彎過這個灣灣就快了。」

爸爸指着眼前的斷崖邊緣底凸出處，說成了急傾斜的溪谷，這以上就比較舒緩了，兩邊的斷崖，從吉仙們底現在的地點看去，就在那兒現出了青的天空，望得見山頂。望到了山頂那邊的天空，精神提起了。溪谷底頂裏面雖然還聳着峻高的山，然而在奔流溪的時候看去是很險峻的兩邊的山，爬到這上面來一看，也並不怎樣高，似乎山頂上面是很寬的高原。爸爸在溪流岸邊的綠草地上放下了擔子。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就向着吉仙和媽媽把東西向草地上卸下的這一面，是六十一二的老年了，因為長時間的貧困，難看得很。

「把小仙放下來哈。」

媽媽向吉仙這樣說了，就坐到草地上，把熟睡着的小仙從吉仙底背上抱了下來。

「這樣遠……」

吉仙記起了爸爸屢屢次次地像安慰也像激勵似地低聲說過「什麼，走上去半里就好了。與其在這樣地方吃苦，找新的火田耕更容易過活得多。」

「唔，快了。」

打皺的黑臉的爸爸回答。

「好像走了兩里呢。」

「那有這麼遠？因為是爬山，所以覺得遠了。」

把奶頭塞進了小仙底嘴裏的媽媽，責備女兒：

「遠也好，近也好，沒有法子！走到要到的地方不就完了麼？」

伸手到細得圓圓的緊緊的破布裏面取出了兩三個蒸芋頭，給爸爸和吉仙每人一個。森林鬱鬱地繁茂得發黑，溪水穿過岩石中間，清清地流着。被壓在那大氣下面，每人吃了兩三個乾芋頭，到綠的草原底上邊或下邊，捧起溪水喝。

吉仙一面兩脚踏在岩石上面捧起溪水喝着，一面懷念着早上從奔流溪出發的時候

和小朋友們的告別。這樣的山裏面，什麼時候能夠再會呢？

「八月底秋天夜裏，下來玩啊！」

粉玉含着眼淚說的，但是，到了那時候也不見得能夠下去。應該去耕田的粉玉，末願以及其他的五六個朋友，跟着走到奔流溪村莊底盡頭，戀戀不捨。

「你們也來摘菜呀！」

吉仙也這樣約了她們，但沒有想到是這樣的山窪子。

媽媽抱着小仙，抬起黃腫症的打皺的臉望着溪谷裏面，爸爸用破裂了的粗指頭剝着芋頭皮。

吉仙聽着溪水底潺潺流着的聲音，離別了的朋友們底種種事情就浮上了心頭。在那些回憶裏面，忽然記起了有一天把粉玉大大地嚇了一下，一直笑了半天的事情。是半月前的一個溫暖的日子。村子底人們正忙於耕田。火田不下肥料，但耕種那石塊非常多的瘦的大火田，全家族一連做幾天也依然不夠，所以女孩子們也要用鋤頭翻土。因為強的紫外線，女孩子們和父母們都比平原的人曬得更黑。女孩子們聚在一起娛樂，從春到秋差不多完全沒有機會。然而，那一天，由於吉仙底提議，決定在中午以後到村子底頂下面去摘菜。村

子底下面是和平原相近的地方。火田底人們無論誰都懷念平原。

「但是，明天還要到田裏去呢。」

粉玉雖然決定了同吉仙和末順三個人一道去摘菜，但還躊躇不定地說。因為想到了爸爸要罵的。

「天把不要緊呵。摘菜也不是玩呢。」

山菜和山果是村子底人們底一部份食料。當作食糧去摘，絕對不是快樂的事情，然而，當她們從前住在平原，生活稍稍比較好些的時候，是常常出去摘菜的。那是女孩子們底一種社交娛樂。被逼到了火田以後，往日底快樂常常把女孩子們底回憶帶到了平原上面。

「呢，好罷？」

吉仙又催了一次。

「我去喲。」

末順決意了。

「那麼，我也……」

粉玉膽怯地轉着圓圓的眼珠，說。三個人還邀了其他的女孩子們，玉伊和鳳仙等，但都

和粉玉一樣地說要到田裏去，雖然想來，但終於沒有。

正午以後，三個女孩子走下了溪谷。渡過了五六道溪水的時候，就走到了稍稍寬的草地，帶着竹籃子和用舊了的菜刀，在短的野草中間膝行着，尋覓薊、鷄兒腸、桔梗底根，但因爲已到了初夏，都快要硬了。她們唱着歌。她們底指甲都用鳳仙花底花瓣和葉子染紅了。很快活。吉仙看見粉玉蹲在稍稍離遠了的岩石下面，似乎在想什麼，一面抬起頭望着山上。在吉仙旁邊的末順也喊：

「粉玉呀，木頭木腦地在做什麼呀？」

「好像有誰在喊我底名字呢。」

粉玉耽心地說了，還在側着耳朵。

「發癡，什麼聲音也沒有呵。不是風底聲音麼？」

吉仙否認地說了。風從山腰吹了下來，好像樹木發出了響聲。吉仙覺得粉玉那副害怕的樣子可笑，想到要恐嚇粉玉一下。離開末順底旁邊，漸漸膝行到岩石和松樹底陰處藏了起來，這樣地挨近了粉玉旁邊底岩石陰處，一面忍住從肚子底裏湧上來的笑聲，用着男子一樣的粗的聲音緩緩地喊：

『粉玉呀，爲什麼不去耕田却跑到這樣的地方來了？』

喊着就在岩石底陰處小聲地笑出來了。粉玉跳了起來，吉仙還沒有喊完就吃驚地大叫一聲，

『哎喲！』

剛剛一叫，馬上向後面倒下了。那吃驚的樣子非常可笑，末順也吃了一驚，但一看到笑了的吉仙，就跑攆去抓她，打她底臀部：

『瘋丫頭，嚇壞人呀！』

粉玉生了氣：

『你真惡呀！』

一生氣，更加可笑了。

上山以來，差不多沒有笑過，所以雖然是那麼單純的事情，吉仙始終覺得愉快，有趣。回到村子以後，還告訴了玉伊鳳仙等，覺得好笑。

吉仙現在聽着岩石下面的流水底聲音，好像看到了粉玉底面孔，聽到了粉玉底聲音。一樣。什麼時候能夠再會呢？奔流溪底火田，雖然下了種子放在那里，秋收的時候只爸爸一

個人下去的罷。要完全被借給了種子和錢的金丙守拿去的罷。

這時候，聽見爸爸和媽媽爭着什麼。媽媽常常說：

「已經這樣地受苦了，不讓老虎和山狗吃掉就不甘心麼？」

反對爸爸上山去，現在也在咕嚕着同樣的怨言。

「無論說多少遍也是一樣的。一切都是命運呀。怎樣逃得過命運呢？什麼，比較奔流溪收穫要多些，所以要好……」

爸爸叫喊似地說了，就：

「吉仙呀，快點把小仙背起來，非早點上去，預備睡的地方不可。」

吉仙由這個岩石跳到那個岩石，到了岸上。妹妹是醒的。因為奶少，和瘦蛙一樣。三個人各各拿起了東西，背起來開步走了。

雜樹繁茂，顏色淡的松樹和櫟樹新長了出來。溪谷也漸漸地窄了。由裏面凸出來的山，從那橫腰邊伸進來的山，再用了三十度的角度伸進了那山裏面去的山——在這樣的山谷間向上走。到這裏為止的右邊的斷崖忽然變為舒緩的傾斜，成了窪地。吉仙們和向那兒爬一樣地向上走。樹林低了一些，對面的高原底頂上現出了煙。過細一看，還有兩三間人家。

想到有人，稍稍氣壯了。

「爸，我們也到那個村子去麼？」

吉仙仰望着有煙的那方面，說。

「在這邊的山上。」

「做的有房子麼？」

「還沒有。樹伐倒了放在那裏。」

吉仙頹然失望了。這邊的山和看得見煙和人家的山，這樣望一望也很可以曉得有半里以上，如果房子都沒有，怎麼辦？

一會兒，他們到了所要到的山上。那一帶是舒緩的傾斜的山背，幾天以前爸爸一個人來到這裏，用斧頭砍倒了大樹，點火把雜草和雜樹燒掉了。火繼續地燒了好幾天。燒痕從山脊伸到了谷中間。那就有數十平方町。然而，耕種起來人手太不夠了。在爸爸打算蓋房子的，把柱子打下去了，放着有用雜草編成的蓆子的地方，暫時坐了下來。在日落以前非蓋起

● 一町六十間。一間六尺。

臨時的小房子不可。對面山上的人們築起了大牆，屋頂也蓋好了。隔着寬闊的谷，有兩三個白影子。●望着這面。夕陽在對面寂寞地照着，吉仙們走了過來的東面的谷裏面，夕陽照不到，已經暗了。

爸爸從擔子裏取下器具來，動手工作了。

二 奔流溪

吉仙從爸爸和媽媽吵架的時候露出的一兩句話裏面曉得了一些事情。媽媽是爸爸底第二房妻子；第一房妻子有一個兒子，到日本謀生去了，到十幾年以後的現在都沒有一點消息；媽媽在吉仙以前還生了兩個男孩子，都病死了。

在烏川終於住不下去，被逼到奔流溪來了的時候，吉仙十二歲，有兩個弟弟。
「她死了以後，家運就壞了。」

● 朝鮮人穿白色衣服。

爸爸常常譏諷地說是因爲先妻死了現在的妈妈來了的原故，所以窮困起來的。

「那麼，是因爲我啦。」

媽媽不示弱地喊。

「我走好啦。既是那麼樣的討厭我，我走好啦。」

咄咄咽咽地哭着叫。這種爭吵，直到奔流溪的那一年爲止，常常發生。媽媽比爸爸小十歲，爸爸三十歲的時候嫁來的。在爸爸再婚了的那一年前後，半島底社會制度裏面有了大的變革，那以後漸漸走進了資本主義社會；到那時爲止一半靠物品交換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的他們，靠原來的太平的或退守的生活手段就只有一天一天地貧困。這些他們是無從知道的。在烏川也有幾個地主，金某和其他的人，一天一天地肥胖；和這相反，差不多一切的農民都從自耕農墮到了佃農以至貧農。而且，還要受新來的日本人地主和巧妙的中國商人們底剝削。

爸爸還住在烏川的時候，喝醉了酒就罵地主金某：

「強佔老子底田，你一家也一定不會好的呀！」

那是因爲抵押債務被金某把田拿去了，甚至連租種權也被取消了的原故。

然而，金底偉力也伸到了火田地帶。因為，雖然是只要把原始的森林伐倒，在用火燒開了的地方播下種子去就行，然而，比較平原的田，沒有數十倍的面積就得不到同樣程度的收穫，因於勞動力和種子底不足，非用高的利息向稍有餘裕的人借貸不可。

把樹木伐倒，點火燒去了雜木和雜草，山間底陡急的傾斜地成了田，就是不下肥料（實際上也不能下肥料），三四年中間穀物能夠結實。然而，每人一天頂多能耕六百坪，這樣得到的火田要用三萬平方町的面積每年才頂多連雜糧能夠得到四十石左右的收穫。

吉仙一家流來了的時候，奔流溪是三十戶左右的村子。十二三戶底人們是第二代。粉玉和鳳仙們是第三代了。附近的山和谷都成了火田。所以吉仙們非到很遠的山上去找火田不可。

一到陰曆四月，星光還沒有消失的時候就出去耕田，直到夜裏星光重行出現。吉仙和爸爸媽媽一起，把鋤頭打進滿是石塊和樹根的土裏面。兩個弟弟拋在家裏。是六歲和四歲的孩子。回家來的時候，弟弟們總是睡着的。這幾個月中間非儘可能地多耕不可。早上出去的時候把混和着粟和芋頭的飯放在孩子們底枕頭旁邊。有時大孩子醒了，發惱地喊：

「帶我去呀，怕呢！」

然而，不能夠帶去的。是陡急的傾斜的山，一跌到谷裏就會被山狗搶去的。

「不要做聲，弟弟醒了要吵的呀！」

媽媽一定命令似地說。

「不要跑到屋外面去呀！」

當爸爸媽媽回來的時候，孩子們吃過了冷的粟飯睡着了。然而，粟飯也不是終年有吃的。

到了秋天收穫的時候，生得稀疏的穀物並沒有好多成熟的果實。

「冬天吃什麼呢？」

爸爸眯着生着眼屎的眼睛，說。春季從下面村子裏的金丙守借來了粟和芋頭底種子，但那利息高得出奇。借的時候言明了，借一斗芋頭要還兩斗芋頭或一斗粟，借一斗粟要還兩斗粟。

「不能請減少一點麼？」

媽媽說。

躊躇了很久以後，決定了爸爸到金丙守那裏去談判。金丙守底家在下面村子裏面。他是奔流溪底第一個富人，無論誰都借了他底。他也是第二代，有比其他的人們底更肥沃的火田。不記得是那一年，他底穀物稍稍有餘的時候，容納了村人們底要求，借了出去。小有聰明的他，是懂得重利盤剝的。

吉仙底爸爸在穿過村子底人家中間走去了。房屋都是簡單的東西。豎起幾根松樹和樅樹底木幹，築起土牆，用蓆子遮着入口。比較講究的就把屋頂蓋厚些，但雨和雪却同樣要露進來的。

朴春浩向他年輕的金丙守求了好幾遍，希望把利息減低一些，然而不行。

「做不到呵！」

金丙守用兇猛的目光拒絕了。

「請來看一看罷，冬天吃什麼度命，完全沒有指望呢。」

朴春浩把同樣的話說了幾遍。

「那麼，令監，先把應該還的拿來，怎樣？食糧不夠的時候再說，那時候再通融罷。」

聽了這樣的話，爸爸掃興地回來了。

吉仙和媽媽出去檢取野果。到冬天爲止，檢取野果是每天的工作。

村子裏的女孩子和女人們，有時雜着小孩子和青年男子一道出去。是各種雜木底果實。把那檢了回來，剝掉皮，搗碎浸在水裏，把沉下來的澱粉當作食糧。全家出去，一天可以檢到兩斗左右。然而，到能夠吃爲止，要費非常大的工夫。

吉仙常常同隣居的粉玉和末順出去。

在雜木林中間，人聲喧鬧。野果之外，也吃葛蔓和松樹皮。因此，村子附近的所有的松樹，身子都被剝得白白的。

吉仙想起在平原上的生活，覺得難過。她不還是很弱的少女麼？春天被逼着去耕地，夏天和秋天去除草，除了睡覺以外，不能夠使身體休息。在平原的時候還能夠和小朋友們戲謔，但在這兒却不能夠。一到夜裏，女孩子們就疲倦地睡着了。只有檢取野果的時候能夠會到一塊。僅僅只有這能夠得到一些愉快。

「檢了很多麼？」

「這裏也落得呢。」

能夠這樣地相互地叫着。而且，中午和黃昏，在招太陽的窪地上，有時候大家還能夠坐

在一起，唱唱歌。

夜裏睡在用雜草編的蓆子上面。有時候也會在房子底一個角角裏點起松火。把松節砍下來點上火。松脂和煙把鼻孔燻黑了。

一到冬天，房子都被埋在雪裏，肚子餓了吃，吃了睡。

吉仙家裏一到深冬就沒有吃的，非向金丙守借不可。這次是，借來的穀物用不着還，第二年替他底火田除草。這是金丙守底提議，他想用這來補救勞動力底不足。

因此，第二年吉仙們底火田開始除草是八月上旬。栽了粟和芋頭。收穫依然少。借貸好像比去年還要加多。

這一年是不幸之上更加不幸的一年。春天，大的男孩子死掉了。

是晚春底某一天。和往常一樣，黃昏的時候吉仙和爸爸媽媽三個，從金丙守底田裏回來，應該睡着了的最小的孩子哇地哭了，跳到媽媽身邊。

「爲什麼不睡呢，噯？」

媽媽不高興地罵了。

「哥哥打了你麼？不要哭，馬上煮熱飯給你吃呢。」

這樣一說，小孩子像被火燒了一樣，哭得更兇了。

『小鬼，叫你不要哭！』

媽媽在打小孩子底屁股。爸爸一面收拾農具，大聲喊：

『可憐，寂寞得哭，不要打呵。』

小孩子好容易開了口。

『哥哥……』

說着，很利害地啾咽起來了。這時候吉仙得到了不安的豫感，跑到炕床那裏去。在炕門底上面，大孩子向着壁睡着，似乎很苦的樣子。

『甲述呀，甲述呀！』

搖一下，手上感到了一種異樣的冷，大叫着『哎呀，媽媽！』跑了出來。媽媽和爸爸跑進來，摸了摸小孩子一下，死了。

媽媽用着枯澀的聲音號啕地大哭了。爸爸點起松節，昏頭昏腦的。粉玉和她底母親跑來了。隣舍有幾個人跑來了，詢問爲什麼。

火田底人們，無論大人和小孩子都得了胃擴張和黃腫症。因爲吃着粗的食糧，肚子餓

得很快，因此又吃得過多。無論那一個小孩子，脚和手都瘦得和枯木一樣，但肚子却又都脹得像小山。

大概是和小弟弟玩着的大孩子，因為左右隣也都沒有大人，一個人苦了很久以後就死掉了。小的孩子害怕，終天站在房子外面等着爸爸媽媽底回來。

那以後就把小兒子帶到火田裏去。陡急的傾斜的山谷，危險得要命。因為弟弟，吉仙不能夠好好地做活。爸爸焦急地想趕快做完金丙守底事，好着手自家底田裏的生活，但關節打顫，筋肉鬆懈，沒有力。媽媽倒似乎能夠做趕得上一個壯丁的事情。

夏天，人們在院子裏鋪着蓆子，仰望着天空睡覺。

睡在炕床上，蚊子雖然少，但臭蟲和跳虱咬得不能睡。仰望着青的天空和映眼的星兒睡覺，雖然是一年裏面最快樂的事情，然而却耽心山狗底襲來。山狗不敢惹大人（冬天餓了的時候也向大人跳的。）在圍牆外面，有時巧妙地學貓叫，有時學小孩子叫。據說是當大人睡熟了的時候，悄悄地啣着小孩子底喉嚨，巧妙地馳在背上運去。

睡的時候，爸爸睡在頂外邊，把小孩子放在媽媽和吉仙的當中。已經是這麼大的孩子

了，以為山狗是不能啣去的。然而，如果是大的山狗，這也靠不住。

每年一到夏天，一定有兩三個人被害。吉仙們遭到了這一年底第二次不幸。

一天夜裏，吉仙們和往常一樣，把棍子橫在枕頭邊，點起火來。天空晴朗得深藍，銀河橫過南北地浮着。因為白天底疲勞，他們不久就睡熟了。

剛黑時的爽快的夜氣，到銀河傾斜了，星光現得更加蒼白的時候，肩頭和腳冷起來了。

吉仙縮着肩，彎起腳來。這時候朦朧地意識到了周圍的蓆子底粗糙的感覺和身邊的弟弟媽媽爸爸底存在。在她和媽媽中間有點空虛，張開眼一看，火息了，兩三隻蚊子在耳朵邊悲哀地哭着。

旁邊沒有了小孩子。吉仙吃了一驚，抬起頭來望一望媽媽底那一邊，沒有。心一跳，向房子外空有其名的松木籬垣外面望去，看到了在延長了五六町寬的耕田和黑黑地聳立着的森林中間有一個跑得很快的消失下去的東西。這是一瞬間的事情。在看到那的一瞬間以前還是朦朧的意識，馬上清晰起來，被恐怖打着了。

『山狗』

吉仙跳了起來，喊。

『山狗？』

媽媽跳起來了。媽媽也感到小孩子底不在和吉仙底不平常的態度，撕破了喉嚨喊：

『山狗呀！』

一抓着身邊的棍子就本能地向樹林那方面衝去。差不多和這同時，爸爸也一面叫着『山狗呀！』一面用打顫的腳跟在媽媽後面跑去了。吉仙繼續地用了隣舍聽得見的聲音叫着『山狗呀！』粉玉底哥哥第一個抓着棍子，喊着『山狗呀！』跑到吉仙這里來了。吉仙指着樹林那邊，告訴他了。他也跟在吉仙底媽媽爸爸後面跑去了。同時有幾個同村的人高聲喊着向樹林那面跑去了。稍稍落後一點，拿着長的燒得通亮的火把的兩三個同村的人跟去了。人們底喊聲在樹林裏面各處響着。吉仙抖抖地打顫。粉玉和末順跑來了。

『吉仙，不要慌啊！』

從背後輕輕地把吉仙抱着，說，女孩子們也打顫了。

人們底喊聲漸漸地遠去了。

這時候，吉仙完全明白了。

『哎呀，怎麼得了！』

吉仙哭了起來。身子倒在地上，亂抓亂滾。女孩子們喊着「不要慌啊，」安慰她，抱起吉仙底身體。

這是這一年最初受到山狗的犧牲。

然而，這個嘆息繼續得不久就漸漸消失了。失掉了小孩子的悲哀也不能蓋過沒有食糧的苦痛。

幾天以後，粉玉底哥哥來偷偷地告訴吉仙。

「你弟弟底尸體挾在樹林裏的岩石中間。只剩有頭，手，脚。我毛骨悚然，就那樣埋掉了。」爸爸傷心他沒有了兒子。馬上就是六十歲。過一兩年媽媽也有五十了。可是，不曉得是怎的，媽媽覺得她還會生一個。

這年底冬天，被閉在雪裏。又苦於很利害的饑餓，媽媽生了一個女孩子。媽媽和爸爸都發惱。孩子生下來就和蛙一樣地瘦。

吉仙覺得這個妹妹可憐。媽媽底發惱更使她這樣地感到了。天還有亮光的時候，把收得的一點棉花用手紡成線，縫補破爛的衣服。線是節頭很多的，粗的不好用的東西。爲了使妹妹不冷，用破爛的衣服把她包着。

爸爸嘆息地說，『地已經不能再用了。』火田頂多只能用四年。爸爸說非重新開拓火田不可，第二年春天就得到什麼地方去找了。

然而，第二年底春天——

從烏川來了××和×××，狗吠着，人們感到了恐怖。

他們調查了村子底人口。六十五戶。較之吉仙們來的時候，增加了三十戶。因為，每年被逼着離開了平原的人們激增了。

金丙守殺豬，燒雞。煮了米和粟的飯。正房底炕床上墊起莞草做的蓆子。比起村子底破爛小房子，那是和王殿一樣的堂皇。

過了正午。村子底人們集到金丙守房子前面的空地上。各個村子底人們從小岡上下來，從谷裏上來，集齊了。姑娘和女人們站在男人們底後面瞻仰穿着西裝的他們。

××威嚴地，×××來勢兇兇地說話了。

那對於火田底人們是一個青天底霹靂。

說是到現在為止所開墾的火田，不用說都是國有的森林。不能夠把國家底所有地隨便當作己有。火田底人們原來都是貧血的，聽了這就幾乎要昏了過去。×××又說：但是，這

以前的事情，沒有辦法，照舊地耕種下去也可以，但絕對禁止重新開拓火田，如果有誰違犯了，就得被處分三百圓以下的罰款和十年以下的監禁。說是因為這些山上樹木減少了，從前的溪水是四時常流的，現在是，夏天發洪水，冬天乾涸了，因此烏川一帶受害的就不少。

火田底人們惶惶然地散去了。只有有四年交換耕種的火田的金丙守是好的。他把穀物借給村子裏的人們，或者要他們雙倍地歸還，或者用十錢一天使他們替他做活。只有他一點也不覺得窘。而且，從前還耽心村子底人們也許會對他反抗，但因為這次×××和××來過，他們要變得溫順了。這樣一想，就覺得比山狗搶去了更可惜的豬和雞也沒有什麼，盡力地獻上了宴席。

火田瘦弱，勞動力不夠，火田底人們每年增加了饑餓的程度。雖然想另外去開拓火田，但被法律禁止了。

吉仙一家，今年春季依然到谷裏的傾斜地上用鋤頭之類耕種那乾癟癟的瘦田。

吉仙十六歲。

妹妹小仙好像一點也沒有長大。吉仙盡力用最大的愛情撫育她。耕種的時候也負在背上。

爸爸在頂下面的谷裏面勞動着。在小岡上的吉仙時時朝下面望一望。爸爸一年一年地瘦弱了，影子漸漸淡了下去。媽媽也決不能說是健康的。雖然說是骨格大的身體，但因為吃了粗的食物，時常發生貧血症，在勞動底當中也常常倒了下來。

吉仙感到了身體內的變化。不知道是怎的，好像一切東西都可愛，有趣。樹葉子被風吹得搖動，青年人咳一聲嗽，都覺得好笑。有過這樣的事情：一天和粉玉站在院子裏面講話，聽見粉玉底哥哥響聲很大地吐了痰。雖然只是這麼一回事，但粉玉和吉仙扭着笑了。

「什麼什麼呀？」

粉玉底哥哥驚訝地問了。

「什麼也沒有哩。」

粉玉笑得停止不住，末順跑來生氣地問：

「怎麼啦，未必發了瘋麼？」

但依然不能說明。

「又笑那麼？」

末順說的是那一天三個人去摘菜的時候吉仙和粉玉開玩笑的事情。

「不是呀。」

粉玉否認了。

「奇怪的傢伙。有什麼可笑的，小鬼！」

粉玉底哥哥咕嚕着走出去了。

「到底什麼一回事呀！」

末順把臉轉向了旁邊。

好容易兩個止住笑，說明了原因，末順却說那並沒有什麼好笑的。

吉仙現在在山岡上面用鋤子翻着土。山風時時吹過臉頰，風底愛撫使她快活。妹妹小仙發惱了，她伸直腰來哄了她一會。爸爸俯着身子用打顫的關節走着，在陡急的傾斜地上勞動。可憐。媽媽在他底旁邊，害了黃腫症的臉，被太陽光照着，現得又髒又黃。自己底臉也是那樣的罷，這樣一想就覺得難過。

吉仙望着滿是石塊的耕地和村子，天空。這時候，從反對的方向被風送來了青年底歌聲。

「是粉玉底哥哥。」

這樣地低聲說了。就是饑着肚子，村子底人常常唱歌。這是在平原上的習慣。也唱父親和祖父時代底舊歌，也唱在平原上愛唱的新的民歌。粉玉底哥哥唱種種的歌。好嗓子。

這時候，吉仙一個人格格地笑了。因為剛才粉玉底哥哥唱的歌可笑。

葛麻，山茶花啊

不要結子罷

葛麻，山茶花啊

你不要結子罷

從碎爛的稻草中間

賣淫的多起來了

這個歌是諷刺村裏的姑娘和婦人們或者賣身成了侍酒的女子，或者到娼寮去做妓女，或者在村子裏當私娼的。吉仙聽到「從碎爛的稻草中間賣淫的多起來了，」覺得害羞，好笑。

在這奔流溪裏面也有一個賣淫的。她現在是金丙守底小老婆了。那女人是兩年前帶着一個男孩子流到這個火田來的，造私酒買給村裏的人。在平原，不用說造私酒是不能夠的。但在這裏却不會有被發覺的危險。雖然是貧困的村子，但還有人拿芋頭和粟在換酒喝。那中間，金丙守是她底好客人。

「那傢伙呀，和金丙守這樣呢。」

村裏的婦人們疊起兩個指頭嘻嘻地笑了。在當時的單調而又陰氣沉沉的人們中間，傳遍了這個謠言，大家感着了興味。

吉仙記起了這樣的事，低低地笑了。這時候，聽到了在風聲中間有誰拖長地喊着她底名字：

「吉仙！」

是誰呢？聽着，又喊了兩三遍。吉仙走上山岡，向送來了歌聲的那方面的山谷走近了五六步。那兒底窪地裏面，粉玉和她底哥哥在做活。

粉玉用手招着。

吉仙一走近他們，

「吃芋頭嗎？」

粉玉從腳邊的破布裏面拿出兩三個芋頭給她。

「你吃呀！」

吉仙不去接。

「拿去呀，多餘了幾個呢。」

粉玉底哥哥說，他用力地動着鋤頭。吉仙望一望他底臉就想起了剛才的歌，笑了出來。

「笑什麼？」

粉玉問，但吉仙說沒有什麼，接過芋頭吃了。吃完了也和沒有吃的時候完全一樣。嘴裏流着唾液，反而更餓了。

「已經要不得了。」

爸爸說火田瘦了，沒有用。

「非到什麼地方去重新開拓火田不可。」

「什麼地方也不能去的罷。」

媽媽記起了開拓新的火田被禁止了，說。

「聽說再往山上走半里，有好的地方。」

爸爸說，村子裏有兩三個人上去了，那里也許不要緊，說現在這樣子，連金丙守底債都不能夠還的。

「那麼，爸，上去看一看也好。」

這樣那樣反對了的媽媽，終於同意地說了。

爸爸到山上去了兩次，決定了大概的方位，先點起火來把雜草燒去了。想着奔流溪底收穫秋天送給金丙守就可以，三個人終於決定了上山去。然而，住慣了四年的地方，像故鄉似地可戀，捨不得離開。覺得似乎比離開烏川到這裏來的時候更要傷心。

這是吉仙們在奔流溪的生活。

三 被埋在雪裏

到了秋天，就下山到奔流溪去看看罷，吉仙把這當作唯一的期望。山上的生活，寂寞得

難過，肚子餓和工作苦，似乎還不算什麼。爸爸和媽媽，差不多成天都不開口。夏天，媽媽因為貧血症在耕地上倒下了兩次。吉仙一想到如果媽媽死了，爸爸死了，就覺得山底雄大的姿態和不知底奧的森林像魔鬼一樣地可怕。小仙是，雖然她盡力地撫育了，但媽媽奶少，榮養不好，好像比較住在奔流溪的時候一點也沒有長大。

到了秋天。雖然在山脊上和谷裏一帶都撒了種子，但收穫並沒有多少。然而，只要奔流溪火田底收穫能夠還掉金丙底債，粟和芋頭供冬天吃總算是夠的。但是，奔流溪底田那以來沒有除過一次草。會不會被雜草壓完了呢？雖然粉玉底哥哥說過時常要去看看，會不會被人偷掉了呢？

一天，爸爸下山到奔流溪去了。

吉仙說，

「我也想去呢。」

但爸爸叫她不要來，一個人下去了。

第三天，爸爸從谷裏上來了。從山脊望着他底影子，好像是亡魂在動着一樣。頭髮亂蓬蓬的，面孔瘦得很小，看不清楚。衣服髒成了灰色，簡直看不得。

爸爸一走到房子前面就嘆了一口氣

「一半都沒有還掉……金丙守說要來取餘欠。」

媽媽兇猛地喊起來了：

「無論怎麼樣，一個芋頭都不給砍了頭都不給哼，如果要看着四個人在這個冬天餓死，就拿去好了。餓死打死都一樣地是死呀！」

吉仙底眼前浮出了金丙守底兇猛的面孔。如果芋頭和粟被拿去了，這個冬天一定會在雪裏面餓死，這樣一想，好像胸口裏面的血馬上乾了一樣。

第二天底正午過後，果然來了。帶着一個用人上來的。

「頂刮刮的房子呀。」

金丙守看見房子底構造比預想的要堅實的多，這樣說了。房子用是厚的土牆做成的。

「怎麼樣，吉仙底媽媽精神很好啊。」

金丙守這樣說了，笑了一笑。

爸爸坐在房子入口底門檻上。媽媽站在灶前，等着金丙守開口。

吉仙躲在房子後面偷看。年輕的用人担子也沒有放下地站着。

「朴令監昨天也說過，今年一起還清楚罷。再也不能叫你們在我底田裏做活的。我也困難，還了彼此都好。」

「你也不要做得太過火呀！」

媽媽和男人一樣地叫起來了。金丙守吃了一驚，望着媽媽底臉。

「到現在為止，從村子裏的人們搶去的糧食還少麼？兩倍三倍都搶去了。就這樣滾你底罷！死也不肯給的呀！」

金丙守暫時地呆住了。想不到會這樣。

「什麼，借的時候是怎麼說？快餓死了，因為是借去救命的，無論多少，照你所說的奉還。這是那個狗仔子說的？」

金丙守逼到了老婆子前面。

「那好，殺死我，殺死我！把我殺死了再拿去！」

媽媽在金丙守底前面朝天地倒下了。吉仙以為是媽媽氣絕了，吃驚地站了起來。媽媽是不是貧血症發作了呢？

爸爸跑到媽媽旁邊，想叫她起來。

「好了，起來。弄壞了身子呢。」

媽媽在地面上拚命地滾着，喊：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我在這個混蛋底面前碰死給他看！」

在奔流溪的時候，媽媽沒有這樣過。想到冬天會要餓死，所以放狂了的。

對於老婆子底決死的反抗，似乎金丙守也完全沒有辦法，他溫和說了：

「吉仙底媽媽，起來罷。不要這樣也可以商量的。」

然而媽媽不肯就起來。爸爸抱起她來，安慰地說：

「好好地講。金丙守也鬆了口呢。」

吉仙覺得媽媽底臉色變黑了。媽媽一發了貧血症，臉色就要變黑的。羞怯怯地走過金

丙守等底前面，拿水來給媽媽喝了。

金丙守呆望着吉仙底處女的活潑的姿態。他想，僅僅只有半年，那樣地變了。在奔流溪的時候，雖然是村子裏最美的女兒，但還不過是小女孩子。他想：漂亮呀。他又想：而且，真能做呀。

「呃，吉仙底媽媽，既是那樣，把借賬勾消了罷。」

金丙守溫和地說。

「真的麼？」

吉仙底媽媽坐正了。

「怎麼樣，吉仙底媽媽？朴令監，你也來呀。」

金丙守放低了語調開始說：

「現在我已四十歲了，還沒有後呢。把姑娘給我，怎麼樣？令監和媽媽底吃的，我總要想法子……」

「什，什麼？」

爸爸生氣了。

「那不能夠！你也應該曉得害羞。和孫女兒一樣的人……那絕對不行的！」

「什麼！既是這樣，好的，我要現點狠處把餘欠拿去的！」

「好的，拿得去就拿去罷。先把我殺死再拿去罷！」

媽媽又在地面上滾起來了。

對於老婆子底認真的態度，金丙守終於毫無辦法。

「來年一定要還的！」

說着下山去了。

吉仙想到那豬一樣的傢伙說是要她，打了寒顫。也想到了那個惡毒的小老婆。如果是粉玉底哥哥……粉玉底哥哥，在田裏做活的時候，夜裏睡的時候，都常常想起他來的。有一天給芋頭她吃，弟弟被山狗搶去了的那夜的勇敢的姿態，都浮上了心頭。

「金丙守，死也……」

強硬地向自己發了誓。

那以後，媽媽底身體一天一天地壞下去。

雪飄飄地下起來了。

對面山上的人們做着冬季蟄居的準備。把柴草和食糧搬進屋裏，用粗樹幹撐住房子，不讓雪壓倒。那勞動着的人們，平靜的日子現得近，吹着風的那一類日子就現得遠了。山谷懷着風兇兇地呻吟着，強的風從北邊的連嶺亂雜地吼了下來。

刻刻襲來的冬天使吉仙感到了害怕和不吉的豫感，好像她底魂漸漸消失下去了一樣。奔流溪底冬天也可怕，但在這裏却非一個鄰人也沒有地在雪裏面渡過長長的冬天不

可。

雪在下着。雖然谷裏的紅葉還留在樹枝上面，但山上每天都下着雪，積到了廚房底入口和房子前面的門檻上。不能到谷裏去取溪水，把雪拿到鍋裏溶化了用。

吉仙覺得媽媽底黃腫症似乎一天一天地利害了。積雪以後，臉色變得更黑了。她就在這落雪的日子裏面忽然倒下的。這個可怕的豫感終於中了。是在房子裏剝着芋頭皮的時候。

「眼睛發昏了！」

媽媽閉起大的眈眈的眼睛，向後面倒了。吉仙叫着媽媽，媽媽，搖動媽媽底頭，拍她底臉頰，旁邊的爸爸恨恨地低聲說：

「見鬼，又發作了。」

吉仙從鍋裏取出雪水來，勉強地把媽媽底嘴弄開，灌了進去。水停留在嘴裏，一點點地向裏面流。

「吉仙呀！」

媽媽微弱地低語，用手找吉仙。

吉仙捏住她底手，連喊媽媽，繼續地叫着：

「打起勁來呀……」

然而，媽媽再也不會說話了。

爸爸注意到了妻子底不平常的樣子：

「這，這……怎麼了？」

搖她底頭，拍她底臉頰。

「哎呀，這是，這是……」

媽媽永遠沒有醒來。

吉仙一面哭一面撫慰着在背上哭吵着的小仙。倒在媽媽底胸口上面，瘋子一樣地哭喊。看看爸爸底樣子，軟弱得不能夠作靠。這樣一想就害怕起來了。在媽媽底屍首旁邊，覺得可怕。天色暗了下來，不曉得怎樣辦才好。吉仙點起松節，跑出廚房門，分開陷到膝蓋的雪向對面山上的人們搖着松火，拚命地繼續叫着。對面山上絲毫沒有注意到。就是注意到了，也不能穿過深谷和樹林到這裏來罷。

爸爸用雜草編的蓆子捲起了媽媽底屍首。吉仙幫爸爸用舊藤把媽媽底屍首細了六

道。

抓開雪，在招太陽光的地方把屍首埋了。

吉仙底悲哀被落下積起來的雪埋在房子裏面。雪積齊了屋簷，似乎透風的空隙都沒有。父女兩個在廚房上面的屋頂上開了一個洞，時時從那裏仰望天空。

吉仙勞苦地想撫育大沒有奶吃的小仙，但生來軟弱，一點也沒有長大的小仙，似乎是不能夠久活的。媽媽死後一個月左右，和樹木底果子墜落一樣地，脆弱地斷氣了。

和大人底不同，小孩子底死屍有一種壞的氣味。決定把小仙底屍首塞在雪裏面。等到來年春天再埋。

因為寂寞和恐怖，吉仙白晝夜裏都覺得不會活到春天似的。那以後，不曉得是怎的，爸爸底癖氣變得怪了。

「你吃的是飯罷？」

兩個人都吃的是芋頭。

「我也是芋頭呀。」

「不是的。你底是粟飯。你總是躲着我在廚房裏吃飯罷？」

對於爸爸底多疑吉仙驚呆了

爸爸又吃芋頭吃到必要的程度以上。她想，照這樣，不曉得食糧會不會繼續到來年底
春天？

隨着冬天底加深，爸爸一天一天地粗暴了。或者說房子冷，或者說吉仙吃多了，罵她。

「爸爸老昏了。」

吉仙終於這樣想了。

在下着雪的外面，和風底咆哮一起，還常常有老虎底叫聲和山狗底襲來，但因為積雪和屋頂，不能跑進房子裏面。

到了春天化雪的時候，吉仙和爸爸都像從死裏活了轉來一樣。害怕和悲哀，以及其他
的恐怖，都像消失了一樣。

看到太陽，接觸到綠草和土地，爸爸的老昏症也醫好了。拖着打顫的腳動手耕種了。

吉仙浴着春天底陽光做活。白天勞動夜裏睡。這樣地過了許多日子。有時也到媽媽和

小仙坟上去看一看。

花開在雜草繁茂的時候，吉仙懷念着奔流溪。想會見粉玉和末順。也想會見粉玉底哥

哥。

在田裏除着草，難堪地懷戀着和女孩子們一起摘菜的事情。不知不覺地嘴裏滑出了摘菜的歌。

左右鄰舍的朋友們

不一道出去摘菜麼

把裝滿了一籃子的菜

放進和星兒一樣可愛的鍋裏

煮得和竹葉一樣的青

爲什麼唱這樣的歌呢，吉仙想着覺得無聊，然而却難堪地懷念和悲哀了。

在前面的小河裏面去掉滋味

在後面的河裏洗一洗

甲非常快的

銀刀子切細

從前面的鄰家討來胡麻

用三年的陳辣醬

和五年的陳醬油

加上味……………

吉仙底臉頰上流滿了淚。她想回到奔流溪去，她想回到奔流溪去呀。然而，回到奔流溪去，吃什麼活命呢？

「秋天金丙守來討債，就不得了。」

爸爸就心地說。

「爸，怎麼辦？」

吉仙着急了。

「那時候再說。」

爸爸無可奈何地說了

隨着秋天底到來，吉仙一天一天地憂悶起來了。冬天吃的總算從田裏收到了。這時候，

金丙守打發人來窺探爸爸底意思：

「朴令監，怎麼樣？把吉仙給金丙守？」

「不行，無論怎樣不行！我怎麼辦呀？」

爸爸向他吼了。

「令監，那用不着耽心呀。他說把令監也接去過日子呢。」

吉仙想，如果我不去，糧食會被拿走的罷，去年敵不過媽媽底強硬，回去了，今年爸爸一個人，一定要被拿去的。想着就耽心得不得了。

「爸，我想還是我去的好。」

吉仙對爸爸說。

「爲什麼？」

吉仙說明了原因，還說出了希望：

「一定要爸爸也到奔流溪去住。」

「不錯，那好的。」

來人煽動似地說了。

吉仙和來人一道下去了。爸爸說明天也許就下山來同住。吉仙想到能到奔流溪去住，快活了。可怕的冬天就快來了。她想，再也不要再在山上過活。

然而，金丙守家裏的生活，是要吃苦地做激烈的勞動。作為出嫁了的記號，把長長地拖在背後的頭髮捲到腦袋後面，抽着簪子，就是這樣。此外並沒有什麼儀式。金丙守底正妻是老婆子，人還好，但那個小老婆是惡毒的。夜裏，不准金丙守到吉仙底房裏來，常常吵架。

吉仙討厭金丙守底老年人的臭的口味。頭髮和鬍鬚也討厭……無論什麼都受不了，所以害怕天黑。

而且，請求了幾次要爸爸下山來，他只是說：

「這個冬天，吃的東西不是很夠麼？」

放下不理。

有一天，到上面村子底粉玉那裏去，拜託粉玉底哥哥去看一看爸爸怎麼樣了。粉玉底哥哥上山去看了。回來說爸爸一個人在煮着吃的東西。

一到夜裏就非常地耽心爸爸和粉玉和末順玩食物，都討厭。冬天可怕也好，老虎和山狗來了也好，只想回到爸爸那裏去。然而，金丙守家裏的人們注意到了這個情形，開始監視了。

下了決心：雪開始落的時候就找機會逃去。

一個夜裏。從白天下起的雪積起了兩三寸。今夜無論怎樣要逃到山上去。在正房裏，正妻和小老婆都沒有睡。不知不覺之間吉仙底意識朦朧了起來，換了新的白衣服的爸爸來了。「哎呀，爸！」高興地迎了上去。

「我現在到烏川去。」

爸爸這樣一說，吉仙陡然清醒了。她感到了不安。剛才做的夢是爸爸底魂。是爸爸底魂到那個世界去。輕輕開了炕房底門。穿上草鞋，悄悄地走出了院子。走過了從前住過的村子。山和谷都被雪映白了，看得清楚。狗吠了兩三聲，但一曉得是吉仙，就搖着尾巴走攏來了。

「啊啊，看得到爸爸。」

吉仙昏昏地走。時時撞着岩石，被樹樁子絆倒了。

走進了谷裏面。焦急地想早點看到爸爸。周圍靜悄悄的。

吉仙好像聽見了人聲，站住望了一望下面。那裏現出了兩三個火把。喊着的人聲漸漸近了。

「啊啊，趕來了。」

吉仙跑了起來。曉得捉住了就不得了，昏昏地逃着。脚上流出了血。然而，不一會就被追着了。

「小婊子！這樣的雪天往那裏逃！」

金丙守抓住吉仙底衣服拖着，罵。

「放手呀，放手呀！」

吉仙反抗了。

「到爸爸那兒去呀！」

「發了瘋的小婊子！」

吉仙被他們拖回了奔流溪。

第二年春天，隣人來告訴，爸爸被埋在雪裏面死掉了，吉仙跑上去一看，爸爸底破爛衣服和吃剩的芋頭都被偷去了。好像爸爸是發了瘋餓死的。在和爸爸底坟並排着的三個土

饅頭前面，吉仙直到被金丙守拖回去的時候爲止，不斷地哎喲地哭着。那聲音在山谷中間起着反響，連林子裏的樹木也被震動了的罷。

憑着這種火田生活的火田民一天一天地激增，據最近的報紙所載，全朝鮮的火田民已有十四萬戶。

——作者附記——

上墳去的男子

朝鮮

張赫宙

認有日本改造社出版的月刊雜誌改造一九三五年八月號。

五月也到了月尾。隨着草和樹葉底綠色變濃，我底放浪癖使我底心不能夠在案頭靜下。短時期也好，不到什麼地方去走一轉，我底心臟一定會和等待初戀底最初幽會的時候一樣，總是微妙地顫動。我計算了一下我底錢袋和距離，決定到海印寺去。海印寺是新羅時代底古刹，三大寺院之一，藏有八萬大藏經底經版：到現在為止不曉得有多少次聽見人這樣說過，可是，像樣的大刹已看過了，不少，至於大藏經版，想看固然是想看，但並沒有怎樣強地誘起我底旅心。然而，聽說到由下汽車的地方到寺院去的大約一里●左右的溪谷底流水和周圍底絕壁，我底腦子裏有好幾次浮起了那幽邃的景色。溪流紅流洞這個名字也使我底空想奔放地湧動了。青苔的岩石，在那中間穿過的淺流，就是這麼想一想也心曠神逸。

● 這里說的是日本里，約合中國七里。下同。

但現在我並不是向諸位談這次海印寺的紀行。我想說的是一個地下人物底戀愛故事。這個深深地刻到了我底心上的男子底故事，因為我到海印寺去了才能夠知道，他並沒有囑咐我保守秘密，我仔細地想了一想，覺得就是說了也沒有什麼關係。

却說載我的汽車由大邱向西南約有八里左右的舊邑高靈突進，在那個小的街市中間把我推了下來。我告訴汽車夫說我還有向前再坐將近十里的汽車的權利，就開出了一部比較新一些的車子。我坐上了正中間的座位，不用說還有另外的客人湧了上來。我底前面是車夫底又黑又粗的腦袋，他底旁邊坐着一個臉色蒼青的男子，悶熱似地穿着似乎已經穿了七八年的黑斜紋布的西裝。但是，我底注意沒有向在這個穿斜紋布西裝的四十上下的男子身上。他和菩薩一樣只是凝視着前面，手都不動一下。我底耳朵一開始就傾注着後面座位上的兩個男子底談話。一個穿着鄉間派出所底巡長制服，另外一個穿着灰色西裝，我一看就曉得他是包打聽。車子開動了以後不久，他們就開始談話，惹起了我底注意。

「總之，昨天夜裏偷進了大邱，是確實的。當然，以大邱為中心，幹綫道路上全佈好了網，但安東街道方面——」穿西裝的低聲說了。似乎他是追尋着什麼人，在向同伴的共力者說明。

「那麼是怎樣的傢伙，依然是俄國底——」

「呃，是的。最初叫做傑笑。」

聽到這，我吃了一驚。傑笑，我也很知道的。面孔是沒有見過，但他是第一次××黨以來的運動者，是當時我們崇拜的目的。雖然不是最高幹部，然而他底完全的人品，是我們青年們所景仰的。但最近七八年不曉得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底消息完全斷絕。我聽了坐在後面的兩個人底話，吃驚不小。在這個非常警戒的時期，傑笑是從什麼路綫偷進來的呢？他沉到地下以後，大概是到海參威那方面去了，原來我也是這樣推測的。

「那傢伙右邊頸項上有刀痕，鼻子隆起……」我不經意地聽着這些相貌上的說明，不一會他們也沉默下來了，沿着山脚走的車子走到一個三叉路口一停住，他們就匆匆地走下，馬上慌忙地跑進了那里的派出所。那好像是爲了要越快越好地決定這一帶的搜索佈置。一個穿制服的警察按照習慣看了一看旅客的面孔，車子又開動了。走了不一會，路向左右分開，我們底車子向左邊轉了一個大灣，走上了傾斜得很的道路。道路曲折地伸向高的山頂，越過了山，下面的河流和黃色麥田的原野寥廓地陡然在望。貨車和汽車擦身跑過，在山底轉角地方，運轉得非常地急，好幾次使我們吃了驚。在兩個比較大的鄉間市鎮裏停

了一停，車子漸漸地走到了終點。在路上上上下下地換了幾個客人，有時候超過了規定的數目，每次黑斜紋西裝的男子就向車夫那面擠攏一點，傷促地坐着，使人覺得不過意，但下車後車夫只是向我說對不起，告訴了到寺院去的路。搭了規定的數目以上的客人，覺得抱歉，所以這樣的罷。我提着小包走起來了。這裏已經是伽鄒山底一條支脈，在裏面重疊的羣山上，古老的森林蒼然鬱茂，現着兇猛的樣子。我聽着眼睛遠看不到的溪流底潺潺聲，想儘量飽餐周圍底自然，慢慢地走着。不經意地沉在愉快的奔放的空想裏，走着。

但是，因為一個擾亂者，平靜的我底旅情快要被破壞了。我稍稍現出憤慨的臉色，望了一下走在我身邊的人。是在汽車夫旁邊和石頭一樣地不動，存在不存在的都不能判別的那個男子。我靜靜地觀察起他底邊緣擦破了的西裝和用帽子拭着額角上的汗的他底面孔來了。不是在體面的事務所或衙門裏做事的，這從他底有智識的眼和額角馬上可以明白。但如果以為他是文士或詩人，却覺得古板了一點，以為他僅僅是放浪者，態度又過於緊張。我終於忍耐不住，開口問了：「您到哪里去的？」因為想看一看對方底聲音和表情。但他只是回答說「前面不遠。」眉毛都不動一下。我生起氣來了。我甚至憎恨過於在功利上觀察事物的我底文人的癖氣。因為我想，只要沒有這種癖氣，我就可以把他底存在不放在心上。

悠悠地欣賞風景。我底注意已經完全被他底步伐和氣息吸住了，無論如何不能夠沉在自已底感懷裏面。他那方面也時時用銳利的眼光望我一下，看來像在警戒着一樣。我終於加快了脚步想超過他底前面，但那也無效，於是故意停住，想和他離開。可是我一停住，他也站着拭汗。他決不脫掉上衣。我心裏想：厚的冬衣，一定熱……

這樣地，我和他走進了深的溪谷裏面，不一會到了紅流洞。那裏有酒店，休息所，民家。我們沒有停住地穿過了那裏，沿着溪流走去。但是，我底詩情却没有功夫看那些應該恍惚眺望的溪流，岩壁上的彫字，奇石。不僅這樣。在紅流洞底人家那裏似乎望見了一眼的警察賊住了我們，甚至動手檢查起我來了。我拿出名片，說出了職業，幸喜那個警察知道我說「哦，是您麼！大名早已知道。」我同路的是誰，完全不問。關於我底小說談了幾句以後，就說請好好地游覽罷。後來知道的，這個警察是我們底車子走過的小市鎮上的人，在這裏監視的。他大概以爲我身邊的男子是我底同伴。他底注意更強地被我底小說和作者佔住了。

至於我底同路的，却站在一邊的岩石上，現得看溪流看得非常入神的樣子，靜靜地向下望着。我一開步走，他也跟着來了。依然默默地不做聲。一會兒走到了題做玉流亭的亭子。我脫去上衣，靠在欄杆上，入神地看着小的瀑布和白的佛石。同路的也跟着我走上亭子來。

了，但馬上走到亭子下面的岩石上，脫掉上衣，洗臉。從褲子底口袋裏拉出手巾來，拭着臉，第一次向我笑着說：『啊啊，爽快極了。怎麼樣，您也來洗一洗？』但我却沒有現出那麼好的笑容，譏諷地說：『呃，等一會只有我一個人的時候，想脫掉衣服把全身洗一洗呢。』

然而，我底視線對着他，凝固不動了。我發現了他底手巾下面的紅的刀痕，驚住了。比手指還要長一點的那傷痕，雖然不怎麼深，可是難看。我馬上想起了朴傑笑那個人底相貌。不錯，我面前的這個男子底鼻子像北國人底那麼隆起，顎很寬，現得像兩個瘤子一樣。我自己對自己說，就是他！但我不能夠很久地凝視他。他驚慌地注意到了我底凝視，現出了險惡的眼色，轉向了溪流那一面，馬上穿起上衣，拉起襯衫底領子，繫好領帶。他走到我底旁邊，問：『您到哪裡去？不用說是到寺院去的罷。那麼，我還同一截路，動身走好不好？』好像試探我底心事一樣，這麼親密地說了。我却不能夠活潑地應酬，沉悶地開步走了。下了亭子，在欒樹、海松、楓樹等黑黑地叢生着的森林下面走着。

不久，路分成了兩條。他問一個樵夫，到龍岩洞是走那一方，於是向下面那一條走去，和我分手了。我等不及他走過橋去隱沒在山裏的時候就非常輕爽地帶跑似地走了起來。那與其說是覺得和那樣危險的人物一起，為難，倒不如說是因為想快快地欣賞這黃昏

時候的美景。我怕的是，假使他和我同路到寺院，我這次旅行底目的就會完全毀掉的。雖然已經走了三分之二，但餘下的景色能夠一個人毫無顧忌地賞玩，該是多麼高興的事情。我馬上忘記了他，或者在石橋上站一站，或者走在採掘山芋的婦人們急急回家的行列一起，或者向山寺院回來的和我一樣的人們打聽路徑。

山漸漸地深，溪流底聲音也更加喧鬧了。我走下了一個幽僻的地點，在大的岩石上面脫去衣服，咚地一聲跳進了在盤石上面湧流着的清水裏面。拭去了汗，洗了頭髮，赤着身子站住，用鼻音唱了起來。做得到的話，我想在這樣的地方住過一年兩年。

這時候，周圍暗了下來。山上的黃昏來得特別快。趕快穿好衣服走上了路。我自己低聲對自己說，不會有老虎罷。後來知道的，我休息過的地方，就是白天也常常有成對的老虎出現。在寺院底前面很遠，有一個叫做紅濤館的日本式兩層建築的旅館。稍稍疲倦了的我馬上選好了房間，洗過澡，吃過晚飯，睡下了。旅館樓上雖然帶着妓女的客人有三四對，但我不久就沉沉睡熟了。

但是，睡不多久，我被旅館的僕歐叫醒了。十六七歲的那個僕歐，告訴我說有客。我對他說，在這裏我沒有熟人，弄錯了罷。他說，不，有一位非會您不可的客人。終於把我弄起來了。我

不耐煩地和着寢衣掀開被蓋，默默地進來了一個男子。「哦，是您麼！」我開口說了。是那樣的毀壞了我底旅情的那個有刀痕的人。他和白天不同，很有禮貌，對於深夜的訪問表示了歉意以後，緩緩地談了下去。他先問我是誰。「白天偶然聽到了一點，您是小說家……」我雖然不上勁，不願意談得太久，但依然回答了。他不知道我底名字，似乎由於我底說明才弄明白了。「或者你已經注意到了，我——」他說他就是所謂傑笑，說紅流洞附近的危急是因為有我才能夠渡過的，說假使那時候警察對他懷疑……

「但是，現在能夠這樣地談天，到底不錯呀，哈哈……」實在是豪傑的笑法。

「但是，爲什麼現在冒着危險來找我呢？」我問。

「正是呀。我今晚上應該從龍門瀑附近沿着山路到北方去的。我得選擇和鐵路沿線離得很遠的地方往北走。到了清津就有等待着我的船……」他說着，用了並不怎樣高尚的，決不像是站在人上的最高指導者的，平凡的，在某一點上是好好先生的面孔。他詳細地告訴我他這次的目的地是在南朝鮮，尤其是南海方面，路上受到了追襲，在逃走，等等。

「但是，我到這個山裏來却有另外的原因。想看一看一個女人底墳。聽說您是小說家，忽然想您聽一聽我底故事，剛才就跟在您底後面跑來了。」

這樣說了以後，他問我肯不肯聽他底話。

「那個女人叫做什麼？也是和您一起——」我這麼一問——

「呃，是的。」他清楚地回答了以後，深深地嘆息。「我是在這樣境遇裏面的人。不是連死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不曉得麼？我僅僅只想看一次她底墳。叫做羅順姬。是北國底人，埋在龍門瀑上首的山裏面。是誰也不注意的地方。」

這樣，他告訴了我下面要介紹的長的故事。天一亮，他和我告別都來不及地飄然隱入了森林裏面。據那以後的報紙底消息，有一個好像是他的人在江原道底山裏被捕了。所以我現在想，在種種意義上，他底去看了愛人底墳也該是有了意義的。什麼時候再到海印寺去，我也想去找一找羅順姬底墳墓。

他說：他二十一歲的時候因為三一運動底犧牲下了獄；坐了六年出來一看，新的思想到處蔓延，在一個短的期間中他底民族主義為武器和新的思想鬥爭過；終於他也和那新的思想合流了，開始加入了合法的啓蒙運動，成為北國底叫做W邑底青年同盟底一員。他還告訴了我，說他和羅順姬同樣是生在W附近的。

這樣說了以後，他開始了下面的故事。

我們底W青年同盟，一個時期同盟員有四百以上，我們底氣概真是了不起，覺得好像馬上可以……一樣，在希望裏閃耀着。但現在想起來那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玩法。僅僅是漫然地集了攏來，說紅是怎樣的，黑是怎樣的，或者想把從思想書籍裏面得來的智識活用，或者想沉到論爭裏面。僅僅只是爲了這樣的目的去讀書的事情也有。有誰特別地長於論爭，就被認作好像是大指導者一樣，馬上成了同盟底幹部，成了委員長。在我們裏面，金烈就是這樣的人。這個金烈，雖然比我小一兩歲，但我底初期的智識大概都是從他得來的，他是從我下獄的時候起的思想家，是最早的先覺者。

想到當時的事情就非常害羞的場合也有，然而在思想宣傳上，那樣的運動也有了很大的力量。有一個時期，全半島●底著作家和研究新學問的人可以說全部是青年同盟員，在朋輩間是那樣順利無阻的。但這個啓蒙運動當然會自然地解散或計畫地解散，轉到了

那以後的所謂實踐運動。我是從第一次×××起一直幹到了現在。

現在從同盟自然解散的前兩三個月說起罷。因為京城有一個女同志來，從金烈起，我們歡叫起來了。我聽說那個女同志叫做羅順姬，是京城婦女運動底幹部，和我同郡生的，然而却總記不起那個人來。我是那樣不知道自己現住地以外的同志底消息，我自己底存在也不被別處知道。我大約兩月前才成爲宣傳部底部員，好容易脫出了普通同盟員底地位。就是這樣的事情也使我底自尊心大大地滿足了。我原來也不過是一個希求名譽的脚色罷了。

相反，烈差不多完全知道一切地方底一切團體和有名的男女同志。到我們這兒來的別處底男女同志也都是先找烈的。在那個時代，這樣在各處放浪的人也多，無錢旅行也辦得到。

羅順姬是我們同盟底最初的女幹部。烈在委員會和大會宣言，這以後女同志也可以入盟的時候，我們都像各各等着自己底愛人一樣，胸口鼓動了。不，我才是那樣的。只有委員們到車站去迎接的時候，老實說，我是害羞地躲在頂後面。列車到了，當大家在車門的昇降處找着了似乎是她的女人跑向前去，我站着動也不動。啊，她就是羅順姬麼？同志們替她提

過舊了的籃子，各各介紹自己，這時候我也是躊躇躊躇的。於是烈現出乖巧的面孔，把我引到了羅順姬跟前。

「這位叫做傑笑，他是用豪傑的笑法發笑的，」烈說着和大家笑了，但不曉得爲什麼我只是紅着臉。然而，順姬却女性地溫和地向我鞠躬，明快地介紹了自己。這是我和她最初的見面。因爲第一個印象太不體面了，我恐怕她也許對我沒有好感。但在我這一面，她底現得似乎悲哀地微微打顫的聲音和右眼下的紅色小痣都和我底悲痛的感情融合，被刻上了一個很深的印象。那時候我擔任了東亞日報支局底職務，住在事務室裏，會見了順姬的。那天晚上，興奮得甚至不能夠安靜地睡着。

然而，我愛了順姬啦，或者想她做我底愛人啦，那樣的心思是一點也沒有。說到朝鮮女性底地位，那是處在無法形容的壓迫下面；和現在不同，那時候一個單身女人出門去都不能夠。一般市民對於順姬都鄙視；譬如說和姨子一樣同男子一起啦，是某人底小老婆啦，更利害的是，向同盟員賣淫啦，這麼樣地說着壞話。實際上，祕密地想獲得順姬底心的青年，也不少。雖然是在這樣苦的境遇裏面，順姬眉毛也不動一下，敏捷地處理着同盟底事務。這只要看大會底議事等大部分是由於她底發言和勸議推動的就可以知道。

所以，我以為，只能把她當作我們全體底女神或理想那麼尊敬，決不應該和我個人連在一起。想有一天，我想把這樣的意思告訴她，到了她那裏。她住在一個同盟員底家裏，做着西裝和編織底私人教授。我去的時候是夜裏，她一個人在燈下看書。

但是，我不能夠把自己所想的好好地說出。因為我所想的恰像是我自己底戀心底表白，而且覺得這樣也沒有說的必要。我還就心着不該夜裏單身來訪問女人，所以只有靜靜地聽着她底話，偷偷地向她望望而已。

那以後也是這樣地過去了。不久，我們中間因為下面的事情惹起了同志底分裂。叫做每申的和我們站在反對立場上的新聞支局，計畫振興我們一向激烈反對的漢學，發起了儒林大會。對於這，我們委員中間有了意見底不一致。因為烈反對我們底主張，不贊成搗亂會場，我們想和烈一派分手，退出同盟。儒林大會搜攏了偏僻鄉村底儒者們，在郊外的曉林起造會場，叫他們做詩，好像要再現從前科舉時代底景象。因了這，孔子底殘徒們提着腐敗了的儒教跑來，動手阻止我們底運動，酒店啦，賣貨物的啦，妓女們底歌舞啦，都幹起來了，誘惑中間青年去墮落。所以我們不能容忍不管。決定了去搗亂會場。但是烈對這反對。我們只能解釋他是害怕暴行底結果。等我不到同盟去出席的時候，有一天順姬來找了。我向她罵

烈是沒有實行力的人，虛榮兒。

「缺乏實行力這一點，我也承認。」順姬平靜地說了。「但是，我以為不應該僅僅罵一罵了事。那是消極的辦法。我們不把那克服過來不行呵。可是，因為這就退出同盟，傑笑這一面才是卑劣、懦弱呢！」

聽了這，最初我心裏憤然。但是，我漸漸感到了：哦，真是這樣。我自己害羞，甚至把眼睛俯下了。我知道了那時候原來只是本能地行動而已。

那以後，我更加注意她底言動。烈漸漸和她親密地來往，似乎她那面也在戀着烈。這樣想着，我覺得難堪。不久，烈和順姬終於向我們宣佈同居了。我想罵烈，輕蔑順姬。我想，順姬那樣的人怎麼和烈……我以為順姬是在烈底巧妙的誘惑前面敗了，要成爲烈底狡智底犧牲。實際上，烈有智慧，也會統制，但那都是從他底小聰明來的。有一天，用他底名字發行的壁報底社論被檢查扣住了，印刷人的我受了一個月的拘留。然而，烈在前一天就躲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出來了幾天以後才跑了回來。他對這件事一點也不提，僅僅說「哦，有了這回事麼？」撒謊說到京城去走了一轉。雖然他一向是這樣地巧妙地逃避責任，但誰也沒有注意到。這樣的例子有的是。所以我想，非把順姬從她那裏奪回不可。想是這樣想，但僅僅只能夠

悶着難過而已。恰好在那個時候我們底同盟發生了解散派和非解散派之爭，在秋季底終了，事實上等於解散了一樣。所以我失去了一切的希望，又被推下了原來的黑暗底層。一到夜裏，我就無目的地在黑暗的小巷裏走，在原野上徬徨，發洩我底積憤。

我不知道爲什麼那樣喜歡小巷子。一走進狹的小巷，就不安地覺得那深處好像有什麼。一個小巷子走完了，又走進另外一個。在那裏面也好像有什麼似的。這樣地，有時候整夜地走着街上的小巷子。結果是，我腦子裏連街上小巷底地圖都畫好了。那裏面，在北方街邊上的貫穿着兩個村落的小巷子，我最喜歡。那條小巷子由東通到西，但一走進裏面去，深深地向右灣向左轉，使人弄不清到底是通到那一方。中間有一座古的城址，越過那，在石垣下面的人家裏養有大狗。那狗底兇猛的叫聲實在深刻，我每次一聽到就覺得胸口像空了一樣。有一次我被那像叭喇狗（*phingo*）的狗咬着，從來沒有過像當時那樣地嘗到了痛底快感。

我常常走到城址上面，眺望沉將下去的月亮。上弦月扯緊了放光的弦，突然向黑黑地重疊着的山那邊沉了下去。那瞬間的月亮底速度非常快。我覺得是快得出奇的。

實在說，我在戀着羅順姬。從順姬成了烈底人以後，我是絕望了的。我白天夜裏都想看

順姬。我以為她是我們大家底人，民衆底人，絕對沒有想她做我底戀人的意思。注意到了我底苦痛，順姬來對我說：

「傑笑，近來完全不笑了呢。爲什麼不讓我們聽到你底高朗的笑聲呢？傑笑底笑聲能夠鼓起大家底精神呀。」順姬底聲音聽起來切切地哀憐似的。「不是爲了才這樣悶着的麼？」

「呢，也許是的。」我吃吃地說了。「不，不對。不是爲順姬的。是因爲烈，因爲那個傢伙。那傢伙——」

「爲什麼呢？」她似乎覺得意外地凝視着我底顫抖抖的聲音和紅暈了的臉頰。

「順姬爲什麼成了烈底人？爲什麼不做我們大家底順姬呢？」

「真是不容易被理解呀。」順姬露出了輕輕的嘆息，女性地可憐地低下了眼。「我現在也還是大家底人，民衆底人。絕對不是烈底人呵。」順姬低聲地說了。「因爲，烈是爲大家奮鬥的，是大家底指導者呀。傑笑，就是你也承認烈底指導者的頭腦罷。」

「——」我沒有辦法使她了解烈底狡猾，臉上現得困惑了。

「但是，以爲烈有狡猾的地方罷？」

「是、是的。比方——」

「我也充分地認識了這一點。正因為這我才不能夠從烈底身邊離開呀。」順姬有自信地說出了主張。「我決心用我底力量補救他底缺點呢。想他爲我們底事業犧牲呢。我曉得他是怎樣地渴求着愛。烈是天涯底孤兒呀。做印刷工人的時候娶的太太，不曉得是怎樣的不得人愛，仗着陪嫁帶來的錢糟塌了烈呵。所以，如果有我底愛，烈可以兩倍三倍地變強起來的。」

「那是錯的想法。我們無論在什麼場合，不應該戀愛的。」

「那是公式呀。烈底場合不同。」

「不對，那是烈底狡智和詭辯。那傢伙想把順姬獨佔過去向大家驕傲。」

「假使烈對我失戀了，反動起來了呢？」順姬向我反問了。「比較那，還是烈在我們這邊的好罷。沒有我，烈是會那樣的呀。在這個地方，另外還有比得上烈的人麼？」

「哼。」我在激烈的嫉妬裏面燃燒了。「就是我，就是我——」

「呃，傑笑也是佼佼者。但我以爲，較之用腦子，傑笑是行動的人呢。」

「不是這，我們，但是，順姬，就是我，也愛着順姬呀。」

「但是，」順姬明快地扯開了。「傑笑也許能夠克服戀愛，但烈却不行呢。所以我想幫助烈了。對大家說，請不要誤解罷。」

我哪里能夠更有效地說服她呢？她底理論裏有了很多的錯誤，而且她也沒有那麼懂得烈。但我却不能夠把那指出。

當烈和順姬雙雙地來出席我們底集會，爲了壓下燃燒一樣的嫉妬，我不得不用很大的努力。烈向着我談什麼的時候，尤其苦。但我儘可能地忍耐下去。我自己罵自己，不要因爲我底情慾軟弱下來了。

表面上，烈似乎是磊落的。他絕對沒有因爲得到了愛向大家驕傲，我馬上懂得那是因爲順姬底忠告，但因此我就更苦了。

不久到了初冬。由剩在同盟裏的人更嚴格地選擇一番，我們開始了最初的實踐行動。有一天，烈把我引到有古墓的松林裏面，交了將近三百圓給我，關於這錢底來源，應該怎麼用，以及我們底運動方針，他向我談了一個長的時間。在這種場合的他底頭腦，澄澈透了，容易地威壓了我。

「我也拿有這麼多。決定了我和你把這個區域分爲兩半去工作。K港一帶作爲你底

責任區域，怎樣？」烈用沉重的語調這樣說了。

我在地圖上把我底責任區域用紅線畫出了。

「假使你這方面需要順姬，隨時可以帶去。但是——」在這裏烈笑着說了。「不要忘記了是我底老婆呀。」

「嗯，這樣也好。」我慚愧地想到我底嫉妬，輕輕地這樣回答了。

但是，只有在這個場合，比較對於順姬的戀，我是更多地關心我們底工作。想着我們底力量漸漸大了，我們底勝利也不遠了，在森林裏面徬徨，做夢一樣地打圈子。

我底區域以港為中心。我想，較之我單身地到K港去，還是請順姬先去的好。因為，像我這樣注目的人，突然在K港出現，是不利的。因為順姬常常到各地去教授西裝縫紉和編織，所以決定和K港底同志取得連絡，舉辦講習會，我呢，作為她底助手。但到了出發到K港去的時候，我甚至感到了這樣的錯覺：我不是因為想和順姬一道在K港才這樣的麼？

到K港去是十二月，沿海岸開成的長街，開始在忙着鋼漁場底準備。在油漆着污舊了的木造漁船和補着網的那一帶，污穢，混雜。把亂雜的海岸的帆船不放在眼裏，載客的輪船和小火輪在港中間跑着。我想什麼時候疲倦了的時候，常常出去眺望那樣雜亂的风景。有一

次看見了：被小火輪拖着向港中間馳去的六隻木船，在波浪中間時隱時現，第二隻船，忽然和樹葉子一樣輕輕地翻掉了。隨着那，後面的船都同樣地翻掉了。船上的人影子就那樣不見了，附近的海不一會被發動機船和帆船擠得和市場一樣。我在一個砂丘上坐着，望着那樣的光景，覺得完全像神話裏的故事。我望着那，忽然想到我們底工作也許會那樣地被壞掉，起了悲壯的心情。

在那個港的我們底工作，順利地展開了。

順姬在編織底餘暇，幫我作事，供給我意見。

哦，說起來不好意思，現在那都對我是愉快的回憶呢。就把那也談一談罷。

我住在U港的一個月中間，在我底一生裏面是最華美的愉快的時代。我和順姬一起從事我們底那個重大的工作，怎樣會不快樂呢。有的時候，我甚至感謝烈底好意。但我底對於順姬的愛情，有時無可奈何地燃燒了我底心。

一天夜裏，我無法處置自己底愛情，一個人在海岸上走來走去。疲倦了回來的時候，我無意地走向了順姬底住所那方面。哦，剛才說是「無意地」，那依然是因為不好意思，撒的謊。白天，用我底理性我能夠壓制我底戀心。但一到夜裏，我只有吃苦了。我不斷地想，就是一

句也好，只要順姬對我說：「實際上，我是愛着傑笑呢。」在砂原上走着，不曉得想了多少次數。如果順姬那樣說了，我甚至可以跳進那巨浪裏面，游泳上來給看一看。

在那個寒夜裏，周圍沒有人聲，漁夫們守夜的小屋裏的燈火也熄了，有的只是波聲和拖着尾巴在暗空上流着的掃帚星的時候，我無目的地在砂丘上走着，正是因為我胸口裏的燃燒似的戀心，我苦得無可奈何了。

所以，屢次地屢次地在順姬底寢室附近徬徨。那晚上，我也走向了她底住宿那方面。因為是港上的住家，籬垣是開着的。被狗吠着，我靜靜地在那家底四周走來走去。等到狗終於對我熟悉了為止，我用鎮定的脚步走着。我底心不能夠容易地靜下來。心裏面低低地喊，順姬呵，說一句罷，說是愛我的罷。

我終於走近了順姬底寢室。靜靜地把她枕邊的窗門開開了。冷風流了進去我也看得。她底頭髮有五六根馬上飄飄地飛着。在被蓋裏面縮得很小似地，順姬底睡覺姿勢在我看來是那麽樣的。她馬上張開了眼睛，望着我，微微地笑了。我不能夠理解她底那一瞬間的表情。但我覺得又閉起了眼睛，安靜地睡去了。她底臉非常崇高，慌忙地關起窗子，逃出了庭院。她是不是在做着什麼夢呢？但是，大約一個星期以後，又一次我偷進了她底房間。然而

我可以明白地說，我只是想從她口裏聽到一句話，說是愛我的，僅僅是因為這才像夢遊病者似地偷了進去的。假使這以外我還有什麼污穢的野心，怎樣能夠做出那樣小偷兒似的行爲呢？

然而，這一回我看不到她底做夢似的微笑，臉頰上挨了一巴掌。她吃驚地掙起了，注視着我，拍的一聲打過來了。我登時驚住了。開始覺到了不曉得爲什麼跑到那里去的。我深深地垂着頭，哭了。我沒有法子向她辯明；雖然被她這樣地誤解，但依然快意地嘗到了一種說不出的對於她的愛情，自己也無可如何。但我終於非出來不可。因爲，她不說滾出去，却指着窗口那方面，到我出來爲止，一直伸着手腕，用凝固的眼色注視着我。因爲冰凍了的風從打開了的窗口那兒和水銀一樣地流了進去，我害怕她會傷風，望了一眼她彎在被蓋裏的姿勢，不放心地走出來了。

那以後，我總是避開她底視線。我受不住恥辱和自責心。走在狂風吹着的海岸底砂丘上，聽着怒濤底淒厲的咆哮，好容易才能夠寬宥了自己。

我們在K港的工作大體上完成了，決定回去。在一個陰暗的夜裏，僱了一輛馬車，從K港出發了。火車和汽車也有，但我們在路上還要從一個鄉村的市鎮上過一過，所以利用了

馬車的。

我們在那裏把事情辦完了回到馬車來的時候，夜已經深了，從天黑時吹起的風轉成了烈風。因為那，馬車蓬帳被吹了進來，馬車底鐵輪在凍住了的道路上發出高亢的堅硬的寂寞的聲音走着，冷得抖抖地打顫了。兩個人底身體彼此尋求體溫，漸漸地靠攏了。馬夫用鞭子拍拍地打着馬，喊着，通過沒有人的地方的時候就狂亂地按着喇叭。道路通過山脚，遠遠地望着燈火閃爍的村莊走去。遇到河流，就避開橋樑在冰上走。比較由快腐朽了的木橋，這樣還要安穩。

順姬用氈子邊把臉遮了一半，縮得小小的。不動地凝視着馬車底前面，一句話也不說。從帳篷底縫口飄進了白的閃閃的東西。媽的，下起大雪來了。傳來了馬夫底聲音。

「傑笑！很悲壯的感覺呀。」突然，順姬開口了。「我，想這麼樣地走到無論什麼地方呢。」我意識到突然心臟騷亂了。說不清是歡喜還是希望的混雜的感覺擾亂了我，不開口。

「我，索性想在大雪裏面走呢——我，哭一場也好呵。」

我像表示我也是這樣的心境呀一樣，望了她一望，但只是張大着嘴，什麼也說不出來。雖然是在黑暗裏面，她底臉和眼睛，我似乎看得清清楚楚的。她底哭裏笑底眼睛和圓圓的

臉頰，在悲痛裏微動着。

「覺得我們這次的事情會成功麼？」她向我這邊把身子靠緊，說。

然而，我還不能夠勝過心臟的騷亂。

「在我們底前面展開着前人未踏的處女地呢。實在，我們底工作現在才是開始呀。」順姬在等待我底回答。但她看到我底默重的面孔，逼近來似地說了：「爲什麼那樣悶着呢？」

「哈哈……」她男子一樣地笑起來了。「還放不下那回事呀。是罷？傑笑，完全像小孩子呢。對於那樣的事悶着腦袋想……——但是，人總是有缺點。情慾這個——」

「不，不是的。我底場合——」我底聲音像破鐘一樣地喧鬧。「我決不是被情慾——」

「結局還不是一樣？我並不是不懂你底心境，但在結果上是五十步百步呵。」

「在結果上？」我鸚鵡學舌似地反復了一句，哦哦地發出了感歎似的聲音。

「喂，傑笑！那回事，還是忘記了罷。我那晚上所以那樣做也都是爲的我們底工作和不願損傷傑笑底人品呀。」這麼說了，她把我底右手放在她底溫暖的膝頭上面。「我想到今後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所以剛才那樣地……呵，雪積得這麼厚了！她用手指從蓬帳底縫

口中間挑起白的雪來給我看了。想到在這樣大雪的夜裏，在這樣咆哮着的烈風中間被馬車搖着走去，不曉得怎的，似乎和我們底運命非常相合呢。」

「是的。我想在這雪裏倒掉也好。」

「不，那不行呵。不可以倒掉的。」她悲哀似地笑了，輕輕地握着我底手。

這樣地，深夜過後我們回到了我們底街市。

我和順姬兩個人並着肩在睡靜了的街上走了一會。我夢一樣地回想了在K港的一個月的生活。和她分手回到我底住所的時候，直到天亮一次都不能夠睡着。嫉妬和羨慕烈的心更加利害。但我責罵自己底心，熬過了。

我們底工作因爲叛徒被暴露了，是從那時候經過了大約半年以後。那中間，我爲順姬吃苦的時候不少。然而，我非遠遠地和她離開三年不可了。當她比我早一年保釋出去的時候，我底煩燥更加利害。我知道她到南方養病去了，那以後不久烈也保釋出去的時候，覺得好像安了心。那是因爲想到烈會照料順姬底病。她向來肺痛。

然而，烈底保釋引起了我們殘留者底懷疑。烈底身體並不怎樣壞，比我們責任重的他，沒有能夠那麼快出去的道理。過不久，我對照着他交給我的費用和從本部來的命令，發現

了他底不信行爲。那以後，他或者是祕密地轉向了，或者是洩露了我們底祕密——對於他底懷疑漸漸濃厚了。我想起了，就是在青年同盟時代，一遇着危險就巧妙地藏了起來，圖謀他個人底安全。

我一出來就馬上去看他們。他們住在南方的都會裏。雖然順姬說康健大半恢復了，但臉色還是金黃，枯萎。我問到烈底不信的行爲，順姬憂傷似地皺着眉頭，說是有她在他底身邊……，安慰了我。但好像她也因爲那很痛心似的。我不願刺傷她底心，也就沒有多談了。

然而，烈再也不能加進我們裏面了。烈和我們吵架，終於分手了，和我們對抗，發起了另外一派的運動。我們底組織和其他團體底一切不平份子支持烈，那時候是非常猛烈的。我們底力量動不動趕不上他們，烈底存在更加輝耀了。烈下了幾次獄，那使烈底光輪更加鮮明，報紙用五欄的標題登載烈底經歷。一曉得他有病，許多他底崇拜者像救世主要死掉似地慌了起來。他因爲肋膜炎或什麼，部份麻醉都不用（在他底健康上麻醉是危險的）他行了三次大手術啦，無關心地望着自己底心臟啦，帶病出席法庭啦，他底動靜是這樣地配着照相馬上被登了出來。他完全成了新聞雜誌的風雲兒。

我不能一直看着這些事情。我們底工作也暴露了，我又入了獄。但我耽心在烈底風頭

十足的存在裏，也許會比從前更利害地反動。

然而，烈也暫時地碰到了他底倒幕時代。那期間，順姬靠編織和縫紉教授養他，終於成了一個私立病院底看護婦。那時候我坐完了很長的刑期，想診察一下受了傷的身體，到那個病院去了。最初我不曉得穿着看護衣服的她是誰。但她眼下的瘵解除了我底懷疑。然而，到醫生診察完了為止，她和我都裝作不認識的樣子敷衍着。我底胃不大好，另外沒有什麼。

我一走到走廊，她丟個眼色叫我跟着去，把我帶進了釘着試驗室的牌子的房間。

她底總是俯着眼睛的受傷似的說話樣子，使我懷疑到她也許和烈離開了。我底懷疑中了。她租住在海岸那條街上的小雜貨店底後面房間裏。我問烈健康麼，她從那沒有裝飾的污舊的房間角落裏寂寞地回答了：

「呃，健康的。好像非常幸福地在過活呢。」她底黃色的枯萎的臉悲哀地扭歪了。

「幸福地？」我想問烈到什麼地方去了，但說不出口來。

「呃，有了錢和美人，還有比這更幸福的事情麼？」順姬這麼說了，暫時不做聲。好像是忍住了湧到喉頭的淚聲。我沉默地等待她說：「烈果然不中用呵。是容易成爲物慾和名聲底奴隸的男子。真想把烈在那個風頭十足的時代裏的得意樣子給傑笑着一看。好像居然

成了勸導一樣。從各方面飛來了許許多多激勵和感謝的信的那時候的他底歡喜，真是了不起。他把同一個人底信讀了一遍又一遍，高興着。如果是女人底信，就無數遍地讀着，不知道厭倦。出門去也裝在上衣的口袋裏呢。我從曉得了那的時候起，就明白地覺得烈已經不行了。想起來，報紙也有過。把烈捧成了英雄，所以變成了那個樣子。我是這樣想的。虛榮的男子的確是虛榮的男子。半島底青年人爲什麼憧憬名聲的人那樣多呢？寫信給烈的人大抵都是和烈一樣地想在社會上出風頭的人。固然那裏面認真的人也有。」

「烈怎樣得到女人和錢的？」我不能夠聽完她底話，興奮地問了。

「女人在先。那個女人是娼妓出身的智識份子，在花柳界裏現在都很有名氣呢。最初烈似乎把她底信不當一回事，但寄來了兩次三次，就偷偷地回答她，終於以和她會面爲樂了。漸漸地下去，烈想起錢來了。對手到底是娼妓，結局是非錢不行的。所以烈終於弄成了哦，想錢，只要有了錢，就洗手不幹這無聊的運動了……」

順姬這樣說了以後，談到烈接受了×××底×××，宣言×××了。聽了那，我過於憤激了，眼睛昏暗，手腕打顫了。好幾次自己對自己說，非把那傢伙殺掉不可。我這樣地興奮，順姬似乎並不知道，告訴我她鞭着病弱的身子爲烈賺生活費的情形。

那天夜裏，我在他底情婦家裏襲擊了烈。我衝進了他和眼睛大大的不知羞恥的面孔的娼妓對坐着喝酒的房間裏，踢倒餐桌，用啤酒瓶盡力地打在他底腦門上面。他暫時捧着頭不動。因為娼妓那傢伙向隣居大呼有強盜，我撕破了她底有蛇一樣的花紋的衣服，踢了幾脚。我借了那個勢子，把嵌着玻璃的女人用的櫃櫥打碎了。

烈用那副固有的不動地凝視人的面孔注視着我，站着。我已經不示弱退後了。我在他底臉上只看得到狡智和虛偽。我用拿在手裏的另外一個啤酒瓶正面打中了他底臉。血噴了出來。他用兩隻手遮着臉，一面喊着什麼，從我底面前跑出去了。娼妓發了狂一樣地舉起兩隻手搖着，不斷地叫着強盜呀，殺人呀……院子那裏，人擠滿了。土壇上都是人頭。

我跑到院子去看烈到哪裏去了。然而我遲了一步。烈那混蛋用染得鮮紅的臉向我衝來了。他手裏抓着一把菜刀。他想用手裏的菜刀來刺我底肚子。

然而我們底鬥爭不能夠那麼久地繼續下去。兩個人被許多人拉開了。

我底手腕和肚子旁邊受了重傷。順姬把我藏在一個人家裏面，熱心地看護。因為和搜查我的人們太近，我們總是在危險的地帶上，恰巧幸而那時候順姬有一個朋友因為失戀做了尼姑，住在那個海印寺裏，她把我帶到這裏來了。

因爲那，我恢復了健康，但她底病却惡化下去了。我知道了她在企求烈底愛，在默默無言裏面也惟願烈變成從前的烈。我甚至祕密地找了烈一次，求他能夠那樣。但那混蛋却反而向我挑起戰來了。

請想一想我非把順姬丟在這尼菴裏面，一個人走開不可的時候的我底苦衷罷。我得偷到國外去。因爲……

我丟下了什麼時候死都不曉得的順姬底衰瘦的身體，走向了北方。大約一年以後，我又偷回了國內。那時候已經不能像從前一樣公然露面了。但我去看了順姬。順姬已經不能起來了。只剩有骨頭的臉，無論怎樣看也不像是順姬了。可佩服的是，她底尼姑朋友不怕麻煩地好好地照料她。那以後大約過了半年，恰好是十二月終。我從南海岸那面回來由寺裏經過的時候，她已經沒有生命了。我是在她死了第二天到的。她生前留下了話，叫埋在她和尼姑朋友曾經去過的上去一里左右的山裏面的龍門洞頂上。她底墳已經被雪埋着了。我長時間地跪在雪裏哭着。

現在，我處在暫時不能回到國內的運命裏。這次到外國去了，什麼時候能夠回來呢？所以想最後一次去看一看她底墳。她底墳，一面受着瀑布底聲音和松籟底安慰，安靜地然而

是哀怨地枕着我搬在她坑前的童顏型的岩石躺在那裏。

要說的已經說完了。在我是這樣感慨無量的故事對你也許湧不出什麼興味來罷，却爲我忍耐聽完了。那麼，就此告別罷。真快，難已經啼起來了。當天色將亮的時候，我大約已到順姬底墳前。

初

陣

朝鮮
李北鳴

譯自日本納為卡社出版的月刊雜誌文學評論一九三五年四月的臨時增

刊新人推薦號。

硫酸亞莫尼亞工廠因爲迴轉的機械底騷音和革帶底鼓翼，轟轟地呻吟着。柏油地面和水門汀牆壁像地震的時候似地震動了。從亞莫尼亞貯槽漏出來的氣體亞莫尼亞猛烈地浸入了眼睛，喉嚨，鼻孔。從飽和器發散的硫酸蒸氣，鐵底酸化氣味，揮發油底蒸發的惡臭，在不怎樣寬的工廠裏化合在一起，飄着一種異樣的毒臭。在硫酸亞莫尼亞工廠，喉嚨受傷，鼻涕眼淚流了出來，沒有法子。職工們用紗布做成口罩戴着，但那樣的東西是和傾盆大雨下面的破傘似的。

『送硫酸來！』

飽和器係向硫酸貯槽係喊了。

『好，來啦！』

硫酸貯槽係回喊了。

從硫酸貯槽送來的濃硫酸，停留在飽和器半中間。從亞莫尼亞貯槽流出的液體亞莫尼亞在汽化機中間通過的時候，被冷水弄冷了，化成氣體亞莫尼亞，放到十二吋的氣管裏面。在那里和由壓縮機放出的空氣化合。化合了的氣體亞莫尼亞用了非常高的氣壓從飽和器側面的氣管進去，使濃硫酸沸騰。於是白乳色的凝結的液體沉澱下來。那沉澱物被真空管吹起，暫時留在沉積槽裏。沉積槽底旁邊下首，遠心分離機迴轉着。一打開沉積槽底口，原液就會流進遠心分離機底桶裏。桶有無數的毛細孔。一分鐘的迴轉數由八百到一千。急急地迴轉七分鐘，硫酸水就從毛細孔放散出來，留下的是純白色的硫酸亞莫尼亞。這就是硫酸亞莫尼亞肥料。

把硫酸亞莫尼亞搬運到環索那裏，是輸送車部底事情。那是非常辛苦的勞動。休息的時間一點也沒有。在被硫酸弄得濕滑滑的柏油路上滑着，把硫酸亞莫尼亞肥料裝得滿滿的輸送車一推到環索下面，空的輸送車已在那里。再把那一推到遠心分離機底下面來，成功了的硫酸亞莫尼亞肥料已經流在桶裏了。從屋頂落下的硫酸水滴把他們底工作服開了許多眼，像蜂子窠一樣。皮膚破裂得作痛。

輸送車部底職工們，在呼吸窒息的騷音和惡臭裏面，從十一點左右起就只是望着掛

在機械室的壁鐘，等待午飯的時間。

「還有二十分麼？」

文吉靠着空的輸送車，朝上望着壁鐘，自言自語地說了。十一點四十分。文吉把手伸進口袋去。是做手巾用的破布片。文吉完全失去了元氣。向四圍一望，工頭不在。是時候了，文吉把藏在飽和器下面的空洋鐵罐子一拿出，就一溜烟地跑進了食堂。那裏有水管。食堂底緊側邊，是鍛冶廠。文吉把空罐子灌滿了水，拿到鍛冶廠去。於是做個若無事的面孔回到自己底工作部位。文吉很敏捷地把那做完了。那是洗手用的水。

硫酸水滴一點點地落在他底腳邊。

「只要有一萬圓……」

文吉望着被硫酸弄得濕滑滑的柏油地面，低聲說了。於是在肚子裏想着：快要換班了。嘆了一口氣。從第四號飽和器那面，阿里南。底歌雜着機械底聲音流來了。

「住嘴住嘴！」

文吉想叫喊起來。注意到了像透了氣的橡皮球似地失去了彈力的自己底身體底樣子以後，他變得憂鬱了。胸口痛，食慾減退，咳嗽，夜裏出汗，寢衣完全濕掉的時候很多。

「要怎樣就怎樣罷！」

喝了燒酒，文吉常常弄得自暴自棄了。

「二十分，還要推幾趟輸送車呢？」

文吉擦了擦自己底昏花的眼睛，再看了一次壁鐘——並沒有停呢。似乎屋頂底開閉器切斷了，桶底迴轉力鬆了下來。

「喂鐘要炸的呀，那樣地鼓着眼睛望！」

喜歡開玩笑的用泔從後面輕輕拍了一下文吉底肩頭。

「乾鯛魚呢？」

乾鯛魚是工頭底混名。工頭是瘦而又長的。

「係長沒有來，所以在事務室裏休息。」

「原來……」

文吉從口袋裏拿出破布片來，揩了額上的汗。

這時候，推着空的輸送車來的相浩，大聲地唱起來了——

聽這萬國的工人……

「呔！」

文吉慌了，用手掌捫住了相浩底嘴，是完全嚇呆了的表情。

「這個冒失鬼，要歇生意的呀！站在我的境遇上看一看罷。」

「啊，不錯，你底老婆，肚子又成了一隻足球呀！不是好像豬一樣麼？」

聽了相浩底話，文吉寂寞地笑了。——不錯，真像豬仔。

「所以呵，閉着你底嘴罷！想一想親睦會事件。」

聽了文吉底話，大家都不做聲了。因為工頭不在，工廠完全像小學校底休息時間一樣。鬧玩笑啦，唱歌啦，在牆上寫字啦，把工作放慢了。

「但是，親睦會底目的是相互扶助呀。像你這樣地得了病，不見怪地說，一旦死了，公司是理也不理的呢。公司害了神經過敏的病，要歇親睦會創立委員底生意，未免太過份了。」

相浩興奮了。

「但是，親睦會事件也罷，鐵底事情也罷，都因為有人告密呀。」

聽了用洙底話，文吉睜圓了眼睛回問了：

「鐵？鐵怎麼了？」

在伙伴中間把鐵植底植字去掉，只叫他做鐵。

「鐵因為重組織親睦會的嫌疑，被……」

用洙突然住了嘴，向其他的兩個使一個眼色，跑到飽和器底後面去了。那兩個直覺地曉得是工頭來了。

「不去做工，這些混蛋！」

工頭一轟地把他們趕散了。

文吉要倒下去似地推動了輸送車。

這時候，從合成工廠底高屋頂，汽笛底嘎聲悠長地叫了。

「混蛋！」

文吉把身子從輸送車一抬起，向鍛冶廠那面跑去。

在食堂底黑板上，用拙劣的字體寫有這樣的字句：

本日午飯後，硫酸亞莫尼亞係和硫酸係在製品倉庫比賽排球。洗手不用時，硫酸亞莫尼亞諸工友也請不要留在沉悶的食堂裏面，團結起來助威罷。

這是鐵寫的，寫着「不要留在沉悶的食堂裏面」，是譏諷那些職工的。他們是以後藤某爲社長的希望社所發行的月刊雜誌「泉之花」。「希望」底愛讀者，儼然覺得自己是公司底模範職工，帶着驕傲的面孔，午飯後還盤據在食堂裏面。

「唔，團結起來麼！」

在鐵後面的飯桌上，有誰自言自語地說了。

「好的，幹去！」

他們好像比賽誰吃得快一樣，響着喉嚨把飯一塞完就把空的飯盒子丟到工作服箱子裏面，陸續地到製品倉庫去。

「喂，不要留在沉悶的食堂裏面，團結起來去助威罷。」

抓着坐在靠水汀旁邊的飯桌邊讀着「希望」的文吉底右腕，相浩勸誘了。

「放手，受不了，我不去。」

因為親睦會事件弄得胆怯了的文吉，那以後成了「希望」底愛讀者。在各個工廠，「希望」和「泉之花」用了非常的勢頭擴張了開去。

「坐着不動，反而受不了呀。起來，起來！」

相浩勉強地把文吉拖到製品倉庫去。

是五十米突寬七十米突長的堆積硫酸亞莫尼亞肥料的倉庫。牆外面塗着水泥，牆裏面塗着柏油。在倉庫底左邊，硫酸亞莫尼亞肥料的小山有八個，每兩個之間隔着五米突左右。在右首的角落裏，裝十貫^①的肥料蓆包高高地堆着。在倉庫底入口，拖着二十個空的搬運車的札士林車子在等着。短工們有勁地喊着杭育杭育的聲音，把裝好了的肥料蓆包堆到搬運車上。在倉庫底右邊，有二分之一的地方空着。這地方是職工們底唯一的運動場和議事堂。

在兩根鐵柱之間掛着網子。硫酸亞莫尼亞工廠第一號胖子成萬慢吞吞地走來了。在

① 一貫等於8.23磅——譯者。

這種比賽的時候，定規他是評判員。選手們把上衣一脫掉，就用油污的手把球打到敵方啦，遞球啦，練習壓球啦，熱烈地跑呀跳呀。

「用力呀，贏了給一斗燒酒！」

多嘴的用涎脫掉上衣搭在肩上，喊了。

「嘿，又來了。大家聽着，贏的是硫酸，輸的總是硫酸亞莫尼亞那些傢伙！」

硫酸底鐵岩用粗大的嘎聲一喊，兩邊的啦啦隊爆發了鬨笑。

「Pop——現在開始了。」

成萬用了莊重的態度這樣一宣言，就吹起了哨子。

由硫酸亞莫尼亞這邊把球拋到硫酸那邊，比賽就開幕了。

——加油呀！

——上緊呀上緊呀！

羣衆底視線緊跟着飛在空中的球，身體跟着球底去向前後左右地動。贏了一點，贏方底啦啦隊就踏着柏油地面，發出了勝利底喊聲。

「見鬼，有什麼玩頭！」

雖然這麼想着，但文吉却不知不覺地被捲進了那明朗的霧團氣裏面。於是高興地拍手，叫喊。

——硫酸，嗤嗤……！

——硫酸亞莫尼亞，嗤嗤……！

趕熱鬧的亂喊了。

背肥料蓆包的短工讓肥料蓆包背在肩上，痛楚都忘記了，忘形地站着看。

三十分鐘的午飯時間！

他們底一個一個的感情塊子，完全溶解在一個釜裏了。他們底感情底溶解液，把釜向左傾就向左流，向右傾就向右流。鐵從開始守望着的是這個溶解液。

——還是有的呀！

鐵在心裏面大聲地叫了。是從親睦會事件以後非常孤獨的鐵。在把親睦會看作閻王殿一樣的伙伴中間，他不知道怎樣下手。後來想到了的是這個體育運動。那目的是統一感情，使和別的工廠關係緊密，於是鐵從那中間物色出可以攜手的伙伴。他注意到了硫酸亞莫尼亞底相浩。詳細地說，雖然不是從今天起，鐵已經安心了。

硫酸亞莫尼亞勝了一點。一瞬間，啦啦隊底歌高唱了起來。

「鏖爭一響的時候，

如入無人之境，

在我們底前途是勝利，

在高的胸膈裏是青春。」

因為歌聲底反響，倉庫裏面轟轟地喧鬧了。從合成、電解、磷酸各工廠也有來助威的。完全和過節一樣的熱鬧。到上水汽笛叫爲止的得點數，決定勝負。

硫酸亞莫尼亞 9 …… 18 …… 27

硫酸 7 …… 17 …… 24

是硫酸亞莫尼亞 27 對硫酸 24 的時候。

硫酸亞莫尼亞工廠事務室底茶房出來喊鐵：

「警備係喊你馬上去。」

茶房說了就逃一樣地進去了。雖然是比賽達到了頂點的時候，但大家底視線都集中到這個意外的闖入者身上。一種不吉的豫感打擊了他們底胸膛。

來了！

鐵本人底豫感比誰都反應得快。羣衆和木乃伊一樣地站着不動。鐵回頭望了一望羣衆。

多麼無依無助的我們呵！

滾到角落裏停在那里的球，也不想丟去，羣衆凝望着鐵底後影，臉上浮着陰暗的表情，站着。

是兩星期前的某一晚。雖然是三月底上旬，但北國底夜還是冷的。在春光濃郁的風裏有刺刺的痛楚，在月光裏面，較之柔軟的感覺，倒是有冰冷的東西。

那是很早以前的計畫——由於東潤、英九、鐵昌、浩四名底提案，在離工廠十五町的東潤家裏開始組織了硫酸亞莫尼亞親睦會創立委員會。

從還沒有過任何集會任何組織體的未組織伙伴中間物色出情緒最好的幾個來，組織了這個硫酸亞莫尼亞親睦會創立委員會。太無依無助的他們是說不出的可憐的一

個一個的人，那就是從這樣的長期間的經驗學得的最初的很小的走向團結的萌芽。他們是自私自利者。但是，經過了許多的悲慘事件許多的犧牲以後，他們用肉體痛感到了，這個自私自利主義最後是給自己們以不利的條件和生活底不安。創立委員會底努力和活動得到了報酬，第八天在東濶家裏舉行了成立大會。會員到了三十名左右。由於會員們底希望，創立委員會照原地改爲親睦會委員會。於是決定了工作，選出了責任者。

外交部英九

文藝部東濶

體育部鐵植

會計部昌浩

那裏面更重要的是外交部和文藝部。他們和社會太沒有交涉了，外交部是計畫和別的工廠連絡，攜手。文藝部底目的是買進單行本，小冊子，使會員輪流閱讀，研究，有時候舉行會議……總之，這兩部是親睦會底心臟。文吉也高興地入會了。在他們，親睦會是一個大的驚異的存在。仿照硫酸亞莫尼亞親睦會，在各個工廠裏面，組織親睦會的機運高起來了。正在這個時候，因爲一個人底告密，親睦會底存在被公司方面知道了。這並不是非合法的組

織，但公司橫蠻地認爲這個親睦會是秘密團體，當天把委員及另外幾名在工廠裏弄去了。帳簿也被沒收了。不曉得爲什麼，只有鐵漏了網，這個親睦會事件完全把職工們底意氣摧毀了。好像在正要開花的花苞上降了霜一樣。

當然要來的事沒有來的時候，鐵非常地不安，但事到臨頭，比鐵所想的還更能夠把持住心底平靜。

鐵推開警備係長室底門走進去的時候，在鐵底眼裏也看得出來的兩個便衣偵探和警備係長對坐着，咬着朝日底煙嘴子。在談着什麼。

『好，坐下。』

鐵淺淺地坐在茶房送來的椅子上面。做過陸軍中尉的係長，用高傲的態度注視着鐵，靜靜地開口了：

『你是李鐵植？』

『是的。』

● 朝日是紙煙牌名，每盒裏面附有和紙煙支數相等的紙做的煙嘴子——譯者。

鐵鞠躬去。兩個便衣偵探從左右兩面瞅着他。

「唔——喊你來的理由……不說也應曉得的……」

「啊？」

鐵不說不曉得，抬頭望着係長底臉。

「該曉得的，親睦會底事情。」

「是的，那，那是以相互扶助爲目的的會，另外什麼祕密也沒有。」

「但是，那可違反了神聖的公司規則，工廠法。」

「但是，公司連親睦會也……」

鐵能夠用比較平靜的態度說話。

「住嘴！」

這時候，胖的便衣偵探用銳利的眼光向着鐵，喝了一聲。

鐵自己都覺得可笑地低頭鞠躬了。

「你已經覺悟了罷？爲了善良的職工，沒有法子。」

係長一說完，就遞給鐵一張紙。是辭退書。不知怎地，鐵覺得湧上來的不是悲哀而是好

笑。爲了容易地辭退一個工人，却佈下了這樣綿密的蜘蛛網，這樣一想，反而覺得滑稽了。
怎樣悲慘的我們呵！

鐵輕輕地嘆息了。

覺得再沒有留在係長室的必要，把辭退書折起塞進口袋，起了想譏諷係長一下的衝動。

「長久地承蒙照看了，也許還有時候要承蒙照看，那時候請鼎力扶助。」

鐵向兩個便衣偵探也行過禮，想出去。

「等一等！」

瘦的便衣偵探叫住了鐵。

「你底那個色采還沒有洗掉呢。受了係長底咐託，到××去一去。」

鐵什麼也不說，默默地被挾在便衣偵探中間，去了。

在公司專用的碼頭那面，響來了貨船底汽笛。輸送機鏘鏘地忙碌地滑着，銜着肥料蓆包送進貨船去。短工們在那中間忙碌地來去，看來像蟻子一樣。海浮着濃綠色，海風是暖的。

發動船朋朋地從煙囪吐出黑的煙輪，在海上滑着。那光景恰像一幅油畫。

一噸九十圓！一天二十噸的出品！那麼，一天有幾千圓呢……對於這個想像都想像不來的錢數，文吉只有啞然地張着嘴。每天滿載着硫酸亞莫尼亞肥料的貨船，紅的吃水線不見了的時候，汽笛勇敢地消失在日本海底水平線遙遠的那一方。

吃過午飯，文吉靠着工廠南面的水門汀牆壁坐着。那里陽光好，沒有風。從那里，碼頭和海底風景像摸得着一樣。

四五個工人在文吉附近的沙上坐着談話。親睦會事件以後，硫酸亞莫尼亞底職工們誰都失去了元氣。望着海那邊底水平線，文吉心裏面向自己發誓，以後決不參加任何集會。

文吉每天工錢九十錢。和昭和四年春天他進廠當時的工錢比較，四年中間增加了三十錢。要用一個月二十七圓左右的工錢養活老母、老婆和四個小孩子，剩下的只有債。上月，他從朋友借得了七圓，到R市去，請一個姓韓的在R市有名的漢醫診察了身體。診察的結果，姓韓的漢醫也斷定了是肺結核。他買回了十三包五十錢一包的漢藥，七天中間吃下了。但什麼效果也沒有。但是，這却是因為公司附屬醫院給的水藥和粉藥什麼效果也沒有，才作為最後一步而實行的勇斷。就是發燒，全身疼痛，文吉也不想休息。在他，休息是難堪的恐

怖。餓肚子這以前，不曉得有幾十回（真是幾十回）他發誓要犧牲自己。文吉常常記起「希望」裏面的名句（？）一個人唸着：

「勞動神聖，天助自助者。」

這名句有時一瞬間使他有元氣。然而，那一瞬間過去了，他又噓噓地嘆息。從今年底春初起，文吉底身體大大地瘦下來了，臉變成了臘色，兩眼陷下去，現出了和以前的他完全不同的憂鬱的顏色。這，伙伴的職工們比他本人更早地注意到了。

看到老婆的肚子一天一天地高，自己底病總不好，文吉時常深深地想：

——如果欺了生意……

想到那以後的事情，在文吉是可怕的。

——要怎樣就怎樣罷！

文吉這樣地在心裏叫着，開始捉虱。

「喂，做什麼？正找你呢。」

相浩嘻嘻地笑着走來了。文吉抬了一抬頭，什麼也沒有回答。

相浩動着嘴，輕輕地拍了一下把內衣底裏子翻轉來捉虱的文吉底肩頭：「有話呢。」

「話？我不要聽了。」

文吉稍稍堅決地回絕了。

「不要緊，打算來一杯呵。」

「來一杯嚇嚇……」

文吉一面吞着唾液，卑諂地笑了。文吉愛燒酒比愛老婆還要利害。

「鐵和昌浩今天早上放出來了。」

「這傢伙，原來又是騙人啊，可惡！」

「哪里話，實在是這樣的：我們長久沒有喝了，一半爲了慰勞他們兩個，大家來一杯。怎麼樣？」

「酒哪個做東？」

文吉更加覺得喉嚨作癢了。

「並不叫你做東呀，喝就是！」

「好的，我去！」

旁邊用鼻子唱着歌的黑炭雲虎舉起了手。

「我不去啦。」

「什麼話，燒酒國底大總統不出席，行麼？」相浩嘻嘻地笑了，「怎麼樣，喉嚨不答應罷？
這個酒鬼……」

「這混蛋！」

文吉笑着，用拳頭做個要打相浩的姿勢。

「算了，不要害怕。我們在一個工廠，隨時可以會到，但鐵和昌浩說要到什麼地方去，作爲餞別的意思……」

「那固然好，但是……」

文吉記起了親睦會事件。

相浩現在是他們留下的唯一的後繼者。他切切地感到了孤獨。要做過於大的工作（至少他是這樣想）的他，因爲重的責任觀念，夜裏都不能睡好。在工廠外面沒有真實依靠的相浩，繼着鐵和東潤們之後，雖然不確實，憑着自己們底經驗和努力，想在工廠裏面完成這個重大的基礎工事。不用說，那是非常難的工事。

由於產業合理化和縮小企業的解僱！

這不僅僅是給與戴昌浩東潤等的事情。這是伸到四千從業員全體上面的魔手。

看一看在總事務室前面的廣場上徬徨着的失業者之羣罷！他們是不拒絕在任何不利的條件之下勞動的。他們處在非常窘迫的狀態裏面，窘迫到沒有餘裕考慮到其他的犧牲。在奴隸，是不會有正義什麼的。

從業員非戰戰兢兢地——是的，非在戰戰兢兢裏面運轉機械不可。

到了晚上八點半，鐵底宿舍裏來了硫酸亞莫尼亞工廠底相浩、文吉、用洙、成萬、昌浩、慶德、雲虎、硫酸工廠底鐵岩、電解工廠底容路、合成工廠底春萬、工作所底炳洙、硫酸亞莫尼亞工廠底其他的人是相浩一家一家地去找來的。

把圓的飯桌放在正中間，十三個人在周圍團團地坐着。燒酒端出來了。他們都是大酒豪。用一個大杯子順次傳遞着喝。

「你們被弄去了以後，事情沒有法子着手哩。」

等着談了一通閒話以後，相浩改變了話題。

「真的，大家惴惴然地不曉得怎麼辦呢。」

用洪抓著頭，笑了一笑。鐵什麼也不說，把紙煙屁股集在一塊，用報紙捲起來，點上了火。他深深地吸了兩口煙，吐了出來，平靜地用有底力的聲音打破了沉默。

「你們底工作無從著手啦，惴惴然啦，那不行。不想一想應該怎樣攔起手來，是不行的呀。比方說，造房子的匠人在房子完全造成之前在建築場上受了傷。但如果因為這就把造好了一半的房子丟著不管，那就要被風雨毀壞掉。要第二個匠人起來代替他，堂皇的房子才能夠完成。你們應該做第二個匠人。」

「不錯！」

昌浩輕輕地喊了。

大家什麼也不說，沉默著。

聽了鐵底話，相浩後悔自己不該那麼說。沉默又要佔領這個房間，這回是昌浩打破了：「謠傳最近要歇許多人底生意，似乎是眞的。」

聽了昌浩底話，大家一齊抬起了鈎著的頭，向着昌浩底臉。這，他們是第一次聽到，像一個青天霹靂。誰也不說什麼。昌浩又接下去：

「我們因為親睦會事件犧牲了。但並不後悔。我們不過是憑正義做了正當的事情。我

們要用自己底手保護自己們底利益和權利。我們決心不忘掉初志在工廠外奮鬥，你們也好好地幹罷。再把我們底親睦會組織起來。」

昌浩喝了一大口燒酒，又繼續下去。他有些興奮了。

「現在工廠裏面因為親睦會事件大家都戰戰兢兢地作工，這樣的態度只有反而向公司方面供給了有利的條件。我們應該一致團結到底。如果只是一個一個地各人想着自身底利益，不曉得我們要成為怎樣可憐的人。」

昌浩底聲音微微地打顫。房間裏因為緊張的空氣似乎要窒息。有的總是望着煤煙燻黑了的天花板，有的緊蹙着憐的蒲蓆，有的把腦袋埋在豎着的兩膝中間，好像要守通夜一樣。

聽了昌浩底話，最吃驚的是文吉。聽着聽着，文吉害怕起來了。

「說要歇許多人底生意，真的麼？」

文吉惴惴地問了。

「真的呀。」

鐵替昌浩回答了。

「這叫做產業合理化底解僱。就硫酸亞莫尼亞工廠說罷，現在每一部環索要八個人做工，兩部十六個。這次要換成最新式的機器。這機器每一部只要兩個人就夠。兩部四個，十六個裏面除開四個，其餘的十二個沒有用處。這十二個非失業不可。這玩意兒就叫做產業合理化底解僱。」

鐵把熄了的紙煙點上火，銜在嘴裏，又繼續下去：

「那是用很巧妙的方法進行的，我們不容易注意得到。今天合成工廠兩個，明天磷酸工廠三個，這麼樣地，所以不曉得。喂，慶德，出去看一看。」

鐵叫童工慶德出去望風，又繼續下去：

「這回的春季職工身體檢查，也一定有犧牲的人。」

「真的？」

文吉慌張地問了。一瞬間，文吉感到了暈眩。眼前突然變成了漆黑。想到自己底不健康的身體，文吉想大聲地哭了。不僅是文吉，從大伙底鼻孔都漏出了嘆息。

「鐵！」

是合成工廠底春萬底聲音。大伙底視線一齊集到了春萬底嘴上。

「報告大家，前天晚上九點，合成親睦會創立委員會成立了。」

「謝謝！」

鐵底聲音又重又粗。

「電解也預定在大後天的晚上八點半成立創立委員會。」

電解底容路用顫抖的聲音報告了。

「謝謝！」

鐵和昌浩同時說了。鐵和昌浩心裏是高興的，以為「沒有」的東西，却自動地露出了身子。

隔隣の壁鐘，慢吞吞地敲了十一點。慶德進來報告沒有什麼異狀。

「那麼，我說，今天到的硫酸亞莫尼亞係底七個，就這樣地結成爲硫酸亞莫尼亞親睦會再組織預備委員會，贊成不贊成？」

鐵提議了。

「贊成。」

相浩和用洙同時回答了。

「都贊成麼？」

鐵又問了一次。

「贊成。」

其餘的五個無力地回答了。

鐵又問各係的伙伴，贊成不贊成就這樣地成爲創立委員會。說不贊成的一個也沒有。房間裏的空氣緊張得快快要炸裂了。鐵打算在親睦會正式成立的時候，就把這個創立委員會改成親睦會委員會。因爲這些是情緒最好的份子。而且鐵看準了會員對這也不會反對的。

「這是非常有味的書，帶回去看罷。」

散會的時候他分給每個人一本小冊子——叫做貯槽之水。

第二天早上。

用洙、相浩、成萬和其他幾個被係長喊去了。昨夜在鐵底宿舍的集會被他知道。

「鐵——在計畫什麼壞事情麼？」

係長譏諷地說了。

相浩強硬地說只是喝了燒酒。係長教訓了一通。答應以後不和鐵和昌浩那樣的不穩份子交際，才了事。

「如果在昨晚上的集會裏有……」

他們都在心裏懷着這樣的不安，走出了事務室。但昌浩拿得穩在集會裏面沒有好細。如果有好細，一定不會這樣了事，準要吃官司的。

「不懂。」

相浩想來想去，還是不安得很。

靠在輸送車上的文吉，自己沒有被喊，覺得幸運，但也是不安得很。

「不該去的。但是，是哪一個混蛋？」

這時候，仁哲狡猾地笑着走過文吉底前面。看到仁哲，文吉記起了昨天下午四點四十五分由工廠回家的時候的事情。是文吉走到了九龍里斜坡半中間的時候。

「文吉」

有誰在後面喊。

「仁哲麼？」

是被伙伴們討厭的仁哲。是時常使人討厭地狡猾地笑着，偷到後面去打聽別人底祕密的男子。眼睛和老鼠底一樣小，突出，銳利地放光。時常轉着眼珠子是他底癖氣。其他的伙伴不和他往來，老好人的文吉却常常和他搭腔。

「今天晚上到鐵家裏去？」

「想去看呢。」

「有哪些人集會麼？」

「不曉得。」

「身體也不好，那樣的地方還是少去的好罷。」

仁哲油滑地笑着分手了。

「不錯，是他！」

文吉這樣一斷定，覺得後悔了。

「那麼，怎樣對他說？」

文吉把這告訴了相浩，相浩就用着「完了」的表情反問了。

「我只說去喝酒的。」

「媽的，那樣的傢伙再不要理他！」

在旁邊聽着的成萬，向文吉吼了。

十一點左右，食堂底黑板上出現了揭示。

揭示

硫酸亞莫尼亞諸君，近來由於一部份不穩份子底煽動，善良的職工幾陷入邪道，幸公司事先探知，加以懲戒。最近，探聞又有被這類份子所誘惑的傾向，今後公司決心和當局協力，極力調查以後，嚴重處罰。

善良的從業員諸君，應該慎重考慮，各各注意而且努力，不要玷污了這個模範工廠底名譽。

二月××日

硫酸亞莫尼亞係長

差不多同時，其他的工廠裏也出現了和這同樣的揭示。危機漸漸迫近了。謠言產生謠言，各工廠從業員中間開始動搖了。在便所裏，壁上，鐵板上，寫的字漸漸多起來了。

「公司更加發抖了，我們堅決地挽着手罷！」

「……………」

各工廠裏出現了這樣的題句。

公司吃驚了。

亂寫字的，除屬上欺生意以外，從嚴處罰。

是公司方面底條子。

在切迫的情勢下面，相浩像被攔住了路的黃鼠狼一樣，這邊那邊地鑽着。應該怎樣辦呢，對於這他完全迷惑了。

相浩首先用全力去獲得會員。夜裏避了人眼，去會見鐵和昌浩，報告工廠裏的空氣，接受指導。由於各工廠親睦會創立委員會底催淚的活動，會員漸漸增加了，開成立大會的機運濃厚起來了。

在這個切迫的情勢當中，英九和東潤放出來了。雖然是在窒息似的緊張的空氣裏面，相浩、成萬等幾個巧妙地招集了伙伴，和英九、東潤們開了會。伙伴們從各個工廠集來了。是

創立委員們全部。那晚上，爲了避開公司底眼，利用了九龍里的一家空房子。那晚上的議案，主要地是關於反對「解僱」鬥爭的討論和對策。

議決了：各係親睦會委員會（這時候各係已經結成了親睦會，親睦會創立委員會改成了親睦會委員會）在四月十日晚上十點鐘按地區分作四個地方開會，成立N工廠親睦會代表會議。也議決了：四月十日以前，各工廠親睦會委員會各各要獲得從業員三分之一以上的會員。

鐵、昌浩、東潤、英九們忙起來了。爲了找會場，爲了關於親睦會代表會議成立後的反對「解僱」鬥爭的用意周到的準備。

鐵完全不顧性命了。

「朴相運」

看護婦照次序把一個一個叫進內科室。

是三月二十日的早上。硫酸亞莫尼亞職工底身體檢查開始了。職工們皆抱着不安。過了大約五分鐘，朴嘻嘻地笑着出來了。看護婦出來喊：

「韓文吉」

「有！」文吉朗聲地答應，進去了。

「哎呀！」

把聽診器抵在文吉底胸上的醫生，現出實在吃驚了的表情。醫生把聽診器放到桌子上，這回是把左掌捫着文吉底胸口，用右手指在那上面開開地敲。

「伸出舌頭來，舌頭。」

醫生望了一下文吉伸出的舌頭，說聲好了。

「請問，不要緊麼？」

文吉從椅子站起來，向醫生問，但醫生望都不望文吉一眼。從這一天起，文吉更加憂鬱了。還在眼前描畫了一下拿着辭退書在大街上一個人孤獨地站着的自己底樣子。掉淚的時候都有。想到和牛一樣強健的四年前的自己底身體，他深深地嘆息了。

「要怎樣就怎樣罷！」

他喝燒酒喝得比以前更利害了。

三月二十九日是發三月份工錢的日子。但這一天在文吉決不是可喜的。從工錢全部

除去那個月的生活費，自己底雜費，債，錢袋就空空如也。三月份有老婆生產的準備和藥錢，反而虧了空。所以文吉總把工錢袋子叫做就心袋子。

早上八點鐘，文吉把第一趟輸送車推到環索，再把空的輸送車推回遠心分離機下面的時候，茶房來叫了。一瞬間，不吉的豫感掠過了文吉底腦子。覺得身體裏面的血馬上沸了起來。走進事務室，係長叫文吉坐在自己旁邊的椅子上，緩緩地開口了：

「文吉君！滿滿的三年，你底生活做得非常認真。」

係長說了以後喊茶房：

「茶房，倒茶。」

在寫着什麼的茶房，軍隊式地答應了一聲「是」，倒出了冒着熱氣的茶。文吉心裏想着是受着客人底待遇，反而不安了。

係長把茶杯拿到嘴邊碰了一下，又說了：

「對那樣認真的你這麼說雖然抱歉，但實在是，身體檢查底結果，說你底身體非常壞。照醫生底話，你底身體無論如何受不住工廠勞動。」

「不，係長先生，就——就是死了也不要緊。真——真的！」

文吉底話亂得很。眼前漆黑了，係長底面孔都看不見。

「可憐是可憐，但還是暫時歇掉生意罷。爲了你底身體……」

「係長先生，我用一雙手養活老母，懷着肚子的老婆和四個孩子，馬上離開工廠，家族怎麼辦呢？」

文吉現着要哭的臉向係長哀求了。

「那是曉得的，我也同情，但這是在前天幹部會議上議決了的事情，已經沒有法子呀。」

「不，我要做下去。」

文吉兩眼充滿了淚。

「和牛一樣強健的我底身體，爲什麼這樣了呢？都是因爲這個工廠……」

文吉無數次地用手背拂去了眼淚。

「討厭，不能那樣說的！」

係長用有底力的聲音切斷了文吉底話。

「不能那樣說的呀。到今天爲止，你養活了許多家族，是哪個底恩惠？好好地靜養罷。」

拿到了辭退書和工錢袋子的文吉，夢遊病患者似地用着飄飄然的脚步走進了食堂。

什麼都完了。這麼一想，道以前文吉忘掉了一切感情和悲哀和屈辱，變成了眼淚，一齊湧了出來。一面撕着辭退書，文吉潸然地哭了。文吉底樣子實在可憐。

「喂，不要哭呵。」

相浩輕輕地拍着正在哭的文吉底肩頭，安慰他。凝視着掛在天花板下面的燭暗了的電燈的相浩，銅色的兩頰上流着兩條淚。

「文吉呀，不要哭了。」

相浩緊緊地握住文吉底手。

限在今天離開工廠回去的文吉底後影太沒有元氣，太衰弱了。

回家的路上，在「立飲酒店」喝下的十大杯燒酒在身體裏面跑，他衰頹地醉了。

「又喝了酒？」

懷着八個月肚子的老婆起來了。

「你也是多罪的女人呀！」

老婆什麼也不說，到廚房去搬來了擺着飯，湯，和泡菜的飯台。

「飯不要。要喝酒……」

二歲的鳳七，五歲的鳳三，七歲的鳳南，嘴邊粘着黃色的滿洲粟的飯粒，在睡着。嘴邊擠滿了蒼蠅。十歲的鳳德，爬在蒲蓆上看舊畫冊。他是私立學校一年生。

——唔，完全像豬仔一樣！

文吉低聲地獨語了。

「你，這次不是雙胎罷？」

「瞎說！也不是別人底兒子，你也該曉得的呵。」

「媽媽虎虎地生下來罷……」

文吉隨身躺下了。

「我，從今天起，和工廠分手了。」

「啊！」

老婆吃驚地叫了。

「說笑話罷？」

「鬼說笑話！」

「什麼理由？」

「說是身體已經用不得了。」

「爲什麼不求他醫治呢？」

老婆也是快要哭出來的聲音。

「我做了傻子呀！」

阿——里南，阿——里南，阿——拉李約，阿——里南柯——刻苦，諾——莫那康

達……」

文吉底歌聲很錯亂他凝視着桌子上的牆上。那里貼着名句，

勞動神聖，天助自助者。

「什麼神聖，什麼助，滾你媽的！」

文吉跳起來把那紙條子撕碎了。

● 朝鮮歌底音譯，意思不懂——譯者。

——呵呵，希望有互相幫助的伙伴！

文吉開始切切地感到了一個人是怎樣無力，怎樣孤獨。

惟願有幫助自己的伙伴，惟願有數不清楚地那麼多。文吉越想越不服。公司方面底把戲實在太殘酷了。

「好，看罷！」

然而文吉底決意已經遲了。

晚上八點鐘左右。剛剛鐵、昌浩、相浩、用洙、成萬等回去了不久。

「老韓在家？」

仁哲不等待回答就推開廚房門進來了。他曉得工廠裏的空氣緊張起來了，好像那空氣用重的壓力壓着自己。仁哲覺得那可怖。午飯的時間，大家聚在食堂裏興奮地鬧着。仁哲害怕得不敢進食堂去。

「仁哲麼，你來幹什麼？」

文吉向他投去憎惡的眼光。

「老韓，你爲什麼歇了生意的？」

「你應該比我曉得更清楚呀。」

文吉譏諷地說了。

「不要說笑話，沒有什麼人來麼？」

「滾，混蛋！」

文吉現着兇相喊了，幾乎把小孩子們弄醒。

「你，瘋了麼？」

「討厭，滾！」文吉站起來了。

「那傢伙真瘋了。」

仁哲逃走了。不知怎地，他心裏湧上了恐怖，時時回頭望望，跑向了黑暗裏面。

「再不受你這狗仔的騙了。」

文吉又隨身躺下了。

合成工廠兩名，硫酸工廠一名，電解工廠兩名，……身體檢查底結果，各工廠有三十名左右歇了生意。

由於相浩、用洙等底活動，在四月十日以前硫酸亞莫尼亞親睦會獲得了從業員三分之一以上的會員。其他的工廠也有充份的把握能夠獲得三分之一的從業員。在工廠外面，鐵和昌浩在一邊，東潤和英九在一邊，在理論上對立起來了。理論底對立是關於當前的鬥爭問題，對於身體檢查結果的「解僱」的鬥爭問題。鐵和昌浩底理論是，應該在親睦會代表會議成立以後展開反對「解僱」的鬥爭，東潤和英九以爲各工廠親睦會員已經有現在能夠發動起來的要求，應該看情形馬上展開反對「解僱」的鬥爭。這個理論鬥爭結果是鐵和昌浩勝了。去動員剛剛成立的親睦會（能不能動員還是疑問，）能夠收得怎樣大的效果，是問題。而且，地盤還沒有穩固的各工廠親睦會也許會崩潰一角，那麼一來，再建又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倒不如各工廠親睦會代表會議成立以後再展開鬥爭，從戰術上看也罷，爲了將來也罷，都是穩當的。對於這個理論，東潤、英九等也同意了。

由於鐵等不眠不休的活動，在四個地區裏得到了會場。議事草案也弄好了。準備完全停當。

四月十日下午十時！

各係各各選出了三個代表。九龍里區底責任者鐵，雲龍里區底責任者昌浩，天龍里區

底責任者東潤，內龍里區底責任者英九。本應該在一個會場裏開會的，但是，一來沒有那麼大的會場，也爲了避開公司方面底眼睛，而且，如果有一區發生了毛病，其他的三區也能夠結成親睦會代表會議。

責任者們說過開會辭和會議底意義以後，接着說明了親睦會代表會議底意義，必要，和使命。其次，用力地說明了要展開反對「解僱」的鬥爭，除了……沒有別的武器。

N工廠親睦會代表會議，在四個區都滿場一致地結成了。舉行了反對「解僱」鬥爭的討論。關於這個鬥爭的一切方法行動，議決由當晚每區選出四名代表組成的「反對解僱鬥爭委員會」去決定。

這晚上，文吉在九龍里會場外面望風。他轉着充血的兩眼向黑暗望着。他感到痛快。腦子裏深深地感到獲得了數不清的伙伴的快樂。在黑暗裏走來走去，吹吹口笛，望望製鍊所底煙沖。

「鐵那傢伙，真了不起！」

像那晚上似地受到了想堅固地相信鐵的衝動，文吉從來沒有過。

「啊！」

文吉想是十點四十分左右，從空想醒了轉來的他，看準了在會場附近的黑暗中有一個遊動的奇怪的影子。

「完了！」

文吉把這向會場報告了的時候，是「反對解僱鬥爭委員」選出了以後。

「散會！」鐵用有底力的聲音宣告了以後，大家都慢慢地站了起來，間隔地走出外面，向四面的黑暗裏消失了。

「來！」

鐵賊相浩繞向後面院子去。那里有向山後逃走的路。相浩拿着空飯盒子。小山底半中間站着一柯老松樹。因為從工廠那邊射來的電燈光，松林也有一點薄亮。走到老松樹底下，鐵用兩隻手掘松樹腳。大約二分鐘，掘出了一個白包。鐵用手量一量，把那分開，遞給了相浩……

「裝到飯盒子裏去！」

相浩一裝完，鐵附着他底耳朵說：

「記住：製品倉庫，其次是沿着鐵路線到打包係，以後是食堂。食堂放在最後好了，因為

危險性大。時間上午四點。」

相浩是下半夜的班。十一點十五分以前非進工廠不可。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九龍里被弄去了三個。文吉，童工慶德，還有另外一個，把道向天龍里、雲龍里、內龍里三個會場報告的時候，三區正在進行討論。

相浩心情平靜地操縱着遠心分離機。過了兩點，他還一點不想睡。叫同是遠心分離機部底文浩一先到食堂去睡了。

文睡到三點半起來換班，從三點半到五點半相浩再去睡。平時總是相浩先睡，今晚掉換了一下。

周圍一靜下來，機械底轟音更加明悉了。

「看罷」

相浩在小肚子上用了一股勁。因為興奮，微微地顫抖了。

三點三十五分，相浩和文換了班，走進了食堂。食堂空空洞洞的。燻暗了的三十支光電燈，濛濛地照着大食堂。

相浩慢慢地站起來，打開了自己底工作服箱子。飯盒子在那裏。他咬住下唇，打開飯盒子，很快地拿出了傳單，塞到裏褲和工作服中間。又抓出三分之一裝到上衣底口袋裏。

「從食堂幹起罷。」

相浩覺得照鐵所說的路線去散，好像不自然。

「無論從那邊散起，都一樣。散完了就行。」

相浩從食堂散起。首先他把黑板附近的工作服箱子蓋一個一個地打開了。幸喜沒有上鎖。工作服箱子三十隻聚在一起，成爲一組。食堂裏面有九組。左手把蓋一打開，就把右手捏着的傳單拋進去，一拋進去，就不弄出響聲地又關好。

「不錯！」

幹完了三十隻箱子還沒有花四分鐘。相浩低低地笑了。他是那麼樣地平靜。十五分鐘散完了六組。

「只有三組了，上緊呀！」

相浩咬緊了下唇。將要開始散第七組的瞬間，吃了一驚。覺得背上在流冷汗。聽到了向食堂這面走來的脚步聲。一瞬間，相浩不曉得怎樣辦。他倒着似地睡到旁邊的長椅子裏面。

忍住呼吸等着闖入者。脚步聲響進了食堂，在黑板前面停住了。同時聽到了打開工作服箱子蓋的聲音。

「完了！」

相浩後悔了。沒有照鐵底吩咐做，自己都瞞怨自己。他慌了。眼睛張開一點，從飯桌下面望一下，他吃驚得好像毛髮都一齊倒豎起來了一樣。仁哲打開了自己底工作服箱子和另外一個，拿出傳單來讀着。

相浩悔得很。覺得什麼都完了。

「阿呀！」

聽到了仁哲底吃驚的聲音。仁哲飛快地向周圍望了一轉，找着了睡着的相浩就跑來了。

「老金老金，不——不得了！」

仁哲用力地搖了一搖相浩底胸口。相浩假裝出呻吟的聲音，翻了一個身。

仁哲比先前更用力地搖了相浩的底胸口。

「媽的，誰？」

相浩擦着眼睛起來了。

「老金，看這傳單呢。」

「唔？什麼傳單？」

告N工廠從業員諸君

諸君！大家都知道，我們爲了非常便宜的工錢，每天被醜使到九點鐘以上。這個工廠特有的惡臭把牛一樣強健的我們底身體毀壞了。三月二十五日身體檢查底結果怎麼樣？我們底伙伴有三十個左右一個錢也沒有得到地被歇了生意。有這樣混蛋的辦法麼？

諸君！因爲麵包，因爲病，我們被兩方面所苦。

我們這樣地忍受下來，不曉得將來如何得了。想一想都是可怕的。

諸君！但是請放心罷，向諸君報告一個可喜的消息。諸君在心裏想着，嘴裏不能說出的，諸君時常在期待着。的N工廠親睦會代表會議成立了。這是諸君自己底東西，諸君底力量，非使它健全地成長不可。

諸君！我們一個人不剩地堅決地挽起手來，向公司提出下面的要求罷。這是我們底當然的權利。

一、堅決反對因爲產業合理化的解僱

二、保障犧牲者底生活

三、廢除懲戒、處罰、扣工錢制度

N工廠親隨會代表會議

各工廠親隨會

「呵呀，這可不是玩的！」

相浩故意做出一個吃驚的表情，但心裏面自己都覺得好笑。仁哲換成了得意的樣子，相浩底臉色就變得陰暗了。

「幹起來了啦！」

早上八點，到了下半夜班底換班時間，食堂像下了動員令的軍隊一樣，完全混亂了。

「哪里，給我看！」

他們搶着傳單，一面走一面念。

「不錯。保障犧牲者底生活，對的。」

「堅決反對解僱！」

也有走着叫的。

「不曉得會弄出什麼事來？」

也有聚在食堂底角落，害得打顫的人們。

「喂，合成廠也有了！有誰叫了。」

「磷酸廠也有了！」

「電解廠也有了！」

工廠裏面到處散的有傳單。

警備係總動員了。便衣偵探進到了工廠裏面。工廠長到各係事務室巡視。工廠完全被淒慘的空氣包圍着了。

「有紙條的都拿出來。」

乾鯛魚的工頭帶着三個警備員到食堂來，喊了。

「不拿出來的馬上歇生意，處罰！」

滿臉鬍鬚的警備員喊了。從硫酸亞莫尼亞亞食堂收集了一百張左右。殺氣騰騰的，完全像戰時氣分一樣。

早上相浩被弄去了，當天中間，工廠裏面被弄去了二十來個。出進的職工在警備係一個一個地檢查身體。飯盒子，帽子，水襪子，工作服，厲害的連下身都檢查。便衣溜轉着眼睛，搜尋嫌疑者。工廠外面風暴雨也吹捲起來了。東潤，英九被弄去了。第二天，文吉也被弄去了。嚴重的搜索每天繼續着。只有鐵，巧妙地躲到了什麼地方。

「粥來了。」

文吉底老婆把粥放在丈夫底枕頭邊。文吉和另外三個第十天被放出來了。文吉一直只答應說不曉得。放出來以後就病倒了。他一切都完全絕望了。

「文吉呀，快點好起來呵。」老母親用悲哀的聲音說了。

「媽，我要吃粥呢。肚肚餓了。」

在外面玩了回來的五歲的鳳三搖着母親，要哭地說了。

「這孩子，不行呵，這是爸爸底藥呢。乖孩子，玩去罷。」

「不，不要哩，要哩……」鳳三大聲地哭了。

「壞東西，不出去麼？」

老母親在鳳三底屁股上打了兩三下。

「鳳三，來……」

一直望着這情形的文吉，喊了鳳三。他叫鳳三坐在自己底枕頭旁邊，把粥碗給了她。鳳三止住哭，喉嚨裏作響地喝着爸爸底粥。文吉像看了看不得的東西似地，用被蒙住了頭。熱淚從閉着的兩眼滲了出來。

「非活不可……」

文吉緊緊地咬着牙齒。文吉本人也知道自己底生命活不久。硫酸亞莫尼亞底伙伴們來看他。一次也沒有見過的工廠底伙伴們也來看他。募集了捐款。

在說不出的孤獨裏面，那對於文吉是非常大的心底安慰。

——還是伙伴……

文吉沒有過像這時候那麼痛切地感到了伙伴底必要。如果沒有伙伴，文吉在病死之先也許要餓死的。

「謝謝」

「對不起」

這是文吉向來看他的人的唯一的話。

「哎喲，胸口難過！」

文吉底病一天一天地重了。四月下旬，詳細說是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點鐘，文吉呼吸了最後一口氣。

「家族請照看。」這是他底最後的遺言。

從各工廠親睦會募來了捐款。由於伙伴們底活動，決定了奉行簡單的親睦會葬禮。伙伴們各在腦子裏描畫了一下痛快的場面。想起五月一日的時候，他們底血潮就特別高漲了。

四月三十日上午十時——

文吉底靈柩在九龍里斜坡上出現了。靈柩底緊後面跟着背着兩歲的鳳七的穿白衣的文吉底老婆和三個孩子，再後面是工廠裏工廠外的送葬者。都是在銅色的臉上浮着發怒似的悲壯的哀愁底影子。

靈柩向工廠正門前面的大街走來。來往的人站着看這個稀奇的靈柩。靈柩走到了工

廠正門前面的時候，看的人更加多了。事務員們從總事務室底窗子伸出頭來看熱鬧。

「走開，走開！」

騎馬的警察驅散了羣衆。一走到正門底前面，文吉底老婆哇地大哭了。羣衆靜靜站着，不響。這時候，從送葬者裏面有誰吹起了口笛。一瞬間口笛擴大了開去。那不用說是××歌。

「不要吹！」

騎馬的警察，打着馬，喊。但口笛並不停止。靈柩在正門前面的曠場轉了一周，是非常悲壯的場面。

正在這個時候，和哇的喊聲一道，硫酸亞莫尼亞工廠北面的鐵門打開了。同時，在曠場上望得見職工們擠在一起，掙扎着想奔出來。

職員和工頭舉着兩手，擋住了拚命地想奔出來的職工們。

「不要出去！」

「不要出去！」

興奮了的職工們，被擋在出口中間，就那樣地望着曠場這面，用悲壯的聲音唱起了××歌。柔順慣了的他們，還不能有這以上的行動。

聲

朝鮮 鄭遇向

譯自日本納為卡社出版的月刊雜誌文學評論一九三四年月十號。

一

來。

聽見鐵門在背後關攔了的重的聲音，順姬感到了到此刻爲止忍住的淚馬上湧了出

雖然她想至少在到家之前不要哭出，吞着聲音，用力擠住顫抖的雙肩，但淚滴由被上面的牙齒咬緊了的下唇滾了進來，鹹鹹地在舌頭上面浸開了。

順姬左手牽着小孩子，加快了脚步向門外的大街走去。

在周圍人們底足音忙着，鎖底聲音和佩劍底聲音時時遲鈍地響。她離開了那樣的雜音，用袖子埋住了臉。

「雖然剛才看到了，可是，當真是我底丈夫麼？」無論怎樣覺得不像是真的，她甚至想馬上回到接見室去，再一次把那弄個確實。

可是，那臉，那體格，那眼色，以至粗的手指——是他，不會錯的。

清醒了以後，垂着的順姬底頭就更加低了下去。

剛才順姬和丈夫會見了的，是和普通的接見處稍稍離開了一點的小房間。眼睛在黑暗裏慣了以後，那里就有了兩頰陷落下去了的丈夫底臉。

像是他對於意外的妻底接見吃了驚，雖然嘴唇稍稍動了一動，但陡然臉紅了，接着就低下了頭。

順姬以爲聽不見丈夫底話是自己興奮了的原故，把身子向放在他們兩個中間的桌子上面彎下，想把耳朵靠近他底嘴邊。但他底臉更加紅了，暫時間不曉得要怎樣才好，等到臉上現得有些鎮定了，就寂寞地扭歪了嘴唇，用手在嘴邊搖了一搖。

看到似乎就是這樣她還不懂自己要告訴她的事情，這回是在驚訝地凝視着自己的妻底眼前張開了左手，用右手底食指在那上面寫給她看。顫抖抖的指頭每次在手掌上畫完了一個字，他就在喉嚨裏面短促地噤咕着什麼，似乎是問她看懂了沒有，點了一點紅熱

了的臉，又把指頭拿到手掌上去。

模糊地懂得了丈夫底異樣的動作底意義，順姬感到似乎血從全身湧起，甚至覺得他底姿勢和興奮了的臉都可怕起來了。用兩手遮住了自己底臉。

看到丈夫垂下了無力的兩手，俯了下去，她什麼也說不出來，逃一樣地從接見室跑出了。

「什麼，你還不曉得麼？他已經不會說話了呀。」跟在自己後面出來的看守用了分不清是安慰還是嘲笑的口氣所說的話，現在還在順姬底耳朵裏面。

雖然走到了公共汽車底車站，順姬看見那裏面坐着許多人，就非常地氣餒了，不想上去。她心裏想着總有法子找到幫傭的主人底家，預備從停在那里的公共汽車前面走過。

馬上——

「媽……媽……」到此刻為止握住她底手跟着走的建植拖住了她，孩子底小指頭指着公共汽車。

「走路回去罷，乖孩子！」

但建植一步也不動。

「不哩，不哩……」亂踢亂擺起來了。

沒有法子，順姬用了浮在空中似的脚步回到了公共汽車那里。

「將來這孩子長大了，有一天曉得在爸爸身上所發生的事情，也會不想坐進公共汽車去的罷。」這樣一想，肩頭又顫抖起來了。

她依照主婦教給她的，坐上了前面標着「東大門站」的公共汽車。在窗子外面，寫着「西大門監獄零食購買所」●「青菜店」等的招牌，搖動着向後退去。

由開着的窗子吹進來的含着塵埃的風，打在臉上。

此刻以前，什麼都不能思考的順姬底腦子裏，種種的回憶同時掠過了。

丈夫是，發怒的時候，事情做不通的時候，高興的時候……大概的場合，雖然總不把感情底變化表現在臉上，但在那聲音中間却是分得出隱藏不住的差異的。

兩個人離開了以後，一有閒暇就懷戀地回憶起以前在彼此之間發生過的種種事情；那些一個一個的場面，被丈夫底粗的聲音染上了特色。

● 出賣探監者送給囚人的飯菜的店子。

到剛才會見爲止，那些聲音不是在她底耳邊繞着的麼？

就是在等待來叫的接見人等待室裏的時候，她還想着：已經長期間地在這裏面苦過了的丈夫底臉該多麼瘦弱呢；然而，直到現在，總是在合頁明信片裏寫滿了黑字，末尾一定寫着『還有許多要說的和要問的事情，但紙已經完了』的丈夫，三年後的今天能夠面對面地會見，到現在爲止沒有談的話能夠完全談到；談到自己跳出了家庭跑到京城來的事情，談到雖然是在做娘姨，但總算找到了母子兩個能夠過活下去的職業，等等，丈夫會忘掉這以前的寂寞和苦痛，大大地高興罷……然而——

順姬不敢繼續想下去，張開了閉着的眼睛，搖了一下腦袋。

車子在電車和汽車中間游着。

坐在這裏面的人們爲什麼那麼高興，嬉嬉地彼此談着呢？

走在街道上的人們爲什麼那麼趕急呢？

覺得那些世界同自己和丈夫的世界什麼關係也沒有一樣，覺得自己底心和回到主人家裏以後的工作也離得遙遠了。

聽了主婦底話，順姬驚住了。

說是主人早上出去了以後並沒有回來，剛才預備飯的時候不是也對你說過了麼。一看，她剛才搬進來的小食盤上，在主婦底食碗對面，放着有主人底。「對不起，」順姬說了就把主人底食碗和湯匙筷子一起收起走出房去。主婦底尖銳的聲音冷冷地從背後拋來：

「你自從去接見了以後，不曉得怎麼了！無論吩咐什麼總是昏頭昏腦的，盤子也常常弄破了……雖然是會見了長久沒有會到的丈夫，未必就會變得那樣怪麼？」

閒話是聽慣了的，向來順姬不把那當作一回事。但是——

「不曉得怎麼了」這一句却刺進了她的底胸裏。

順姬也不是沒有注意到接見回來了以後的自己底變化。雖然是夜深才能上床，早上又要早早地起來預備按時到公司去的主人底飯，但那短短的夜對於近來的她是可怕的。忽然醒來，那用溫和的聲音安慰着她的丈夫不見了，在夢裏聽到的非實有的聲音底餘波

從黑暗裏面漂來。在第二次的夢裏，當他說話的時候，只見血從他底嘴裏源源地下，聽不見聲音。

以後就無論怎樣也睡不着。丈夫到底是怎樣才不會說話了的？不會說話的第一天的心境是怎樣的？那時候他哭了的罷？不一定用拳頭打了監房底門。雖然不會說話了，食物還能夠從喉嚨通過麼？這樣地，直到窗上發白，思想不能夠停止。

白天是白天，腦袋昏昏的。在夢裏和接見室裏看見的丈夫底樣子和手勢整天在眼前閃動，或者煮的飯下面一層燒焦了，或者吃驚地聽到了盤子落下去跌破的聲音。

從間島來到京城的時候最初感到的有某種可喜的事情展開在前面似的那種高興和天氣，她清楚地曉得現在已經失去了。

長時間地苦了過來，最後發現了前途空虛了的時候，這時候登時湧起來的疲勞——她現在感到了這，帶着恐怖回想到自己所走過的道路。

那時候的間島完全像暴風雨之前一樣。

沉在悶悶的寂靜下面，從這個村子到那個村子，人們底脚多起來了。在女人也站起來當先鋒的家裏，面孔又紅又熱的青年們在昏暗的燈影下把額角擠在一塊，低聲地議論着。

工作忙亂了起來的時候，最初是在婦女會工作的順姬也不知不覺地混到了男子們裏面，做他們底幫手，或者傳遞消息。

在貧窮的她們村子裏是唯一的富農的父親，從小就虐待她的繼母，覺得她加入了那樣的伙伴裏面就冷淡地把她當作了眼中釘。

工作漸漸忙了，每每當她夜深好不容易回來了的時候，她把走了無數里的奄奄無力的腳拖到門前，就是喉嚨要裂開了一樣地叫喊，也沒有人開門，但從房子裏面聽得見繼母咳嗽的聲音，好像是說看你怎樣。

蹲在籬巴下面打瞌睡，感到浸進了夾衣裏面的夜露底冰涼而幽幽地哭着的那最初的一夜，她什麼時候都不能夠忘記。然而，曉得了附近村子裏的地主和衆惡的人時常被襲擊的事實的父親母親，倒不敢有更利害的舉動。

不曉得從什麼時候起把傳遞消息回來的她伴送回家的權——現在的丈夫，順姬和他兩個一起度過了這樣的夜晚，第二天大早才回到籬巴外面。

那樣的狀態繼續了不久，等到在穀物黃黃地波動的田野上面，像牙齒脫掉了一樣地收割底痕跡這里那里加多了，那地方一到黃昏就必定吹來的風把黃色的塵埃吹到村子

裏面，在葉子脫掉了的樹枝上響着的時候，爲了把預先以收割底時期爲目標而準備好了的計畫移到實行，權底伙伴們就可怕地忙亂。

「喂，趕緊！即刻到××村去！去。上次會見過的那個男子以外的人，就是認識的也不能給的！」

被權這樣吩咐以後，一面把捲得圓圓的紙片塞在頭髮裏面，在風裏游泳似地走着，她感到了胸部裏面因爲無法形容的歡喜跳躍了。

一天夜裏，她受了上面底吩咐，說是「今天晚上危險，住在家裏不要出來，」在自己底房子裏張開眼睛凝視着黑暗，胸口突突地跳。

半夜裏，外面的大門響了起來，馬上有幾個越過籬巴來的重重的足音。

父親房裏的窗子向着足音的那一面打開了，「是誰？」稍稍顫抖的父親底聲音在黑暗裏響着。足音在窗子前面靜下了。接着來的靜靜的然而是有力的說話聲和父親底回答雖然聽不清楚，但順姬感到了全身因爲說不出來的興奮在顫顫地抖動了。

過一會，足音在父親底房裏亂起來了，父親和母親底叫聲起頭很高，接着像被手掌押住了一樣，漸漸低了下去。

「對你說，這些債務契約今天晚上在你前面燒掉！」

順姬驚住了。是權底聲音。

聽到了擦洋火，不一會紙張被燒的氣味從窗子底空隙鑽了進來。

和這同時，窗子外有緊張的許多人底足音，噼噼拍拍的房子被燒掉的声音和「發了火發了火」的叫聲。從她底打抖的手開開的窗子，望得見火焰在舐着民會館底屋頂。

從第二天起，村子裏重要份子的男子們一個兩個地不見了，順姬以爲權也是和他們一起被抓去了的。充滿了寂寞和無依靠的一個月流去了。

然而，有一天她在房子附近走着的時候，一個不認識的男子遞給她一個紙條子，什麼也沒有說，在村子旁邊消失了。

「原來是沉到地下去了呀！」讀了那，順姬吐了一口氣。第二天爬上了被指定的山上。權住在那個山底深處底一個小洞裏面。

那以後，比以前還要緊張還要忙，她在被雪埋住了的山路和田岸上來來去去地奔走。那個冬天，在她住着的那村子和附近的村子裏面，小事件不斷地發生，當她注意到了這些事件中間的連絡和自己幹的事情中間是有關聯的，就吃驚得把眼睛張大了。

然而，一個一個的事件完結以後，多數男子們底影子不見了，到第二年春天，村裏漸漸平靜了下去。那時候，順姬底身體裏也起了大的變化。這種事開始被村裏的人們私議着的時候，她被龍井村底領事館警察帶去了。

「肚子裏面的小傢伙底父親是誰？」一走進拷問室，就被這樣盤問，她覺得好像從黑暗裏被拖了出來一樣。近來在村子裏面加多了的一些奇怪的人馬上跌進了自己底眼裏，被幾雙銳利地放着光的眼睛釘着，無論如何也抬不起頭來。

「懷着弄不清父親是誰的小傢伙……」於是，「婊子」「母狗」和這樣的話一起，幾隻手打到了她底身上。在陀螺一樣轉着的腦袋裏面也想到「女人」要對那樣的話反抗，審問鬆了一點的時候，順姬叫起來了：「孩子底父親有的，是權龍八。和另外的男子沒……」喘息着的話句馬上變成了抽噎。

「呀，這樣呀！找到了了不起的丈夫啦。完全不曉得。」那裏面的一個現出了吃驚的樣子。「那麼，問你就曉得，他現在在什麼地方？這孩子底父親？」

聽見這，順姬覺得好像被迫到了無路可通的巷子裏面，對於自己底不小心的自責，從渴起來了的喉嚨吞下了。

那以後經過了幾個鐘頭呢？

「那個地方不曉得說出來了沒有？」她在暗下來了的監房裏一醒來，在做夢似的模糊的意識裏面首先想到這件事，想把在自己底記憶裏弄不清是幾個鐘頭的那中間的事情重新記起。然而，能夠恐怖地回憶起來的是，當被追問到那個地方的時候，只是回答「從村子里逃走了以後，沒有會到過」的自己底姿態。

感到身體裏的某一部份在發痛，意識隨着那痛楚底強度清悉了以後，她驚慌了。在肚子裏面有什麼東西繼續地隔了一會兒就痛着轉動。

「是那！」想到從她走進拷問室的時候起就耽心的事情終於來了，預備馬上喊人來，但使他們曉得她醒來了以後，跟着來的事情底可怕使她毛骨悚然，馬上蓋好了氈子，用兩手把腹部按住。接着，不知不覺地從靜靜咬住的嘴唇里漏出了想忍也無法忍住的呻吟聲。審問從某一天起停止了，大約一個月以後，順姬和幾個免掉了送回到北朝鮮去的男子一起被放回了家裏。

聽人說，當她被捉去了以後不久，權因為取連絡到山下一個村子來，被捉住了。那年底夏天，她生產了。

胎兒到足月為止平安地住在肚子裏，她覺得像奇跡一樣；當生下地發出哭聲的時候，她舒了一口氣，甚至忘記了自己底疼痛。然而，無論告訴她多少次說生下地不久的孩子是閉着眼睛的，但她還要把手指放到嬰兒底眼前，不看到嬰兒底眼睛稍稍張開一點就放心不下。看到滿是嫩毛的兩個小手膀奇怪地彎着，凸凸凹凹的，就記起了被拷問的時候的事，馬上有了不吉的豫感。

滿洲事變結束了以後，除開一些特殊的人，村子裏差不多看不到男人底影子。這以前不敢抬頭的許多勢力漸漸用種種的形狀復活了，父親母親對於順姬的態度也是一個。

「那小鬼怎麼辦？」「真是，連面孔都像父親……死掉了才乾淨！」開始是在背後這樣說着，過了不久就要她出嫁。

「有丈夫又有小孩子，怎麼還要出嫁？」

「丈夫說得好！衝到家裏來的強盜，你當作丈夫麼！你這婊子！」父親吹着酒氣，說到第二句就抓住了她底頭髮。

然而，父親愈是那樣，她底心愈不能夠從權離開。

沒有正式結婚，那時候在間島從事這樣工作的人們中間，完全不成問題。她打算無論

怎樣要把權看做丈夫，從迫害漸漸利害起來了的間島逃了出來。

『可是，這就是報答麼？』順姬重新回想到，在這以前自己向苦痛和迫害奮鬥的當中，對於有時候能和丈夫一起過快樂生活的希望是怎樣強地支持了自己底心。現在發現出了那不過是一個夢，就感到被絕望捉住了。

三

會見丈夫以後大約經過了半個月的某一天，有一個男子來找她。

那是沒有見過面的人，從那差不多還沒有長起來的頭髮，蒼白瘦削的臉，陷落下去的眼睛，她馬上聞出了監獄底氣味。

來人問清楚了她是權底妻以後，說：『在那里長久地和權君住在一個病房裏面，有口信要告訴您。』

順姬整理了一下自己睡覺的房子，把來人引進了那里。

兩個人坐下以後，暫時間那里流着沉默。

順姬一方面想從那個男子底眼色和臉部筋肉底一個一個的運動看出什麼意義，一方面把惶惑的視線流動在她底唇上。

「實在是，權君叫我無論如何要來看你，」過一會，來人用了稍稍有點嗶的聲音開始說了。大約半年前他患了肋膜炎，和丈夫住在一處，但三天前滿了期，丈夫向接見股底辦事人打聽出了她寫在接見願書上的地址，託他來到順姬這里。

「所以，出來以後就趕快找來了。總之，權君已經弄成了那樣的身體……所以要說的話也就……」

順姬搓着上衣底紐扣，吞下了口水。

「前不久接見的時候您也看到的，是那麼樣的狀態呢。那樣的事在那裏面也是少見的。」

雖然自己親眼看了來的，然而，當他底話證實了在丈夫身上發生的不幸是事實，覺得有什麼漸漸深入地刺進了心臟，重新感到了這以前在心底一角自己是怎樣強地希望着

並沒有那麼一回事。

「他說請您和他脫離關係呢。」來人想了一會兒以後，說，「今天來就是因為權君叫把這話告訴您的。」

「啊！他麼？」

順姬用張大了的眼睛注視着他。

「在他，那似乎是經過了種種的苦惱以後才得到那樣的決心的。不是像我這樣久地在一起生活過的人就不會懂得他底心罷。」

這樣說了以後，他談起了在那裏面和權在一起的生活。

是今年底春上。到那時為止在獨房裏糊着信封的他，一天傍晚，因為發了高的熱度，被移到病房去了。

那叫做休役房，除了應該隔離的傳染病者和身子不能動的重病者以外，不管是既決囚未決囚，無論是什麼病的病人都被送到那里。

他用了打抖的脚好不容易支住了上身，走進了那房子。因為發熱，頭很重，身子無力地想

倒下去，但已經有十來個人睡在那里，沒有了讓他睡的場所。沒有辦法，他用手掌托着額頭，在這個初進來的房子中間站住。但是，在頂對面的角角裏睡着的高個兒的四方臉男子走了過來，牽着他底手走去，使他睡在剛才自己睡着的位子上面。「謝謝」雖然這樣想着，但連張開嘴的力氣都沒有，什麼也沒有說地倒在那里，閉上了眼。

接着，感到了一個大手掌放到了他底額上，那手從額頭拿開以後，又替他把蓋着的被蓋擦緊了。

第二天早上，熱退了不少，很早地醒了，記起了在自己走進那間房子的時候起的昨晚上的經過裏點綴着有一個男子底影子，然而那是像夢一樣的模糊了。窗子外，鳥兒在不斷地啼着。想看一看那，就轉了一個身。於是看到在自己底身邊有一個縮着身子睡得很熟的男子，看到他底臉就曉得自已底記憶是事實。夜裏醒來似夢非夢喊着要水喝，不一會這個男子把碗送到自己底嘴邊給喝了水的事也記起來了。

他輕輕伸出手來，看了一眼照在昏昏的電燈光下的那個人底號頭。

「K二三九」那個K射進了他底胸裏。那是他還沒有判決的時候聽見人說過的×的記號。「也是同志，而且是從間島來的」這樣一想，他底胸口跳動，因為從長期間的獨

房生活來的性急，起了想把那個男子搖醒的衝動。但想到昨天晚上爲了看護自己，他一定沒有睡好，於是收回了手，靜靜地凝視着他底臉。

不一會，那男子也醒了。兩個人眼對眼笑着。「謝謝！」「已經好了麼？」雖然在那微笑裏面藏着有這樣的意思，但他覺得這樣不能滿足，重重地握住了對方底手。

「同志，昨天晚上謝謝你！」

但那男子什麼也不說，只是把他底手回握住了。

「同志，是從間島來的罷？果然不錯。我叫做玄。」

但那男子依然只是微笑着。

「你底名字是——？也許從前由間島底人那裏聽說過。」

於是那男子張開左掌，在那里寫着「我是權龍八。」他回頭望了一下，正面向着走廊的窗子。因爲他也許看守站在那里偷聽，但那里誰也沒有。他把嘴移到權底耳邊，用了只有他能夠聽見的小聲問：

「在病房裏完全不准說話麼？」但權什麼也不回答，沉默了一會以後，依然在手掌上寫道，「我到這裏以後，成了啞子。」寫過就寂寞地扭歪了嘴唇。

「什麼成了呀？子那麼，完全不會說了麼？」

權點了一點頭，想對他笑，但面孔反而僵硬了，把眼睛略略離開了他。

「會有這樣的事麼？」玄注視着睡在身邊的那個人底魁偉的體格和善良的面孔，不願意相信這個事實，但從昨夜以來的情形使他不能夠懷疑。

玄並不是不覺得太久地繼續着沒有表情的沉默反而不好，但他不曉得要怎樣說才好；想着想着，腦子裏面不知不覺地描畫着在這個人身上發生的不幸和由那來的悲哀和苦惱。

然而，在權那一面，對於他在想着的事情並不關心，寫着問，「什麼案子？」「什麼時候進來的？」「很久了，吃不消罷？」等等，反而想來安慰他。

過了三天，玄被診定了是肋膜炎，也得長久地住在這個房子裏面。那麼，和他住在同房的唯一的同志權成了那樣的身體，自己這以後應該怎樣安慰他才好呢，感到了一種壓上了心頭的負擔。

然而，不久以後，他不得不責罵自己：「關於他，我是怎樣想的呀！」因為——
他覺得權關於自己底不幸似乎完全不去考慮。而且，像在玄初來的時候做的一樣，權

是差不多完全沒有區別地幫助在這個房子裏的人們。

有一天，玄吃驚地看見他在看書。

「什麼，那是？」權笑了一笑，把書面給看了。是「速成國語讀本」。

「你話都不會說，還學日文幹什麼？」雖然這樣的話溜到了嘴唇邊，但他把那和口水一起吞下了。

「這讀完了以後就讀日文底書。眼睛還看得見呀！」權寫了以後，寂寞地笑了。

過着過着，在窗外開着的櫻花謝了，嫩葉子用油一樣的綠色照耀着。晒過了太陽回到房子以後，玄眺望着窗外。外面的樹葉底顏色和澄清的天空喚醒了長久地潛伏在玄心裏的青春底喜悅，他不知不覺地低吟起「走向光明的歷史」歌來了。唱完第二節，有誰拍他底肩頭，吃驚地回過頭來。一看，那裏站着權，眼睛閃閃地放光。

「那調子和……歌是一樣的。」他在窗檻上這樣寫了，暫時地望着玄。

「在間島的時候，從……回來的同志們常常用俄語唱呢。是我歡喜的歌。」

他叫呆呆地站着的玄在身邊坐下，寫道，「再唱一次。」

玄唱着，他把不懂的地方問了好幾次，用針把那歌詞雕在被擦得光滑滑的肥皂上面。

到一種醉了似的心情底寧靜。

那以後的一個星期中間，腦袋像被火燒着一樣地痛，喉嚨連水都不能通過。被送到京城來以後，稍稍熱了一點喉嚨就發痛，他以為「這樣的事情在我們中間是家常便飯」，沒有怎樣注意。

從間島送來以後，他一直是住在拘留監底獨房裏面。起初幾天覺得和龍井村底拘留所完全不同的這里底生活有點興趣，想在這裏面感受一點還沒有住過的祖國底風味，但慣了以後，從一點變化也沒有的一天一天的生活裏面漸漸覺得只有寂寞襲進身裏。

在別的房子裏面，似乎時常和看守談着什麼，但不懂日本話的他，和擔任這個部份的日本人看守是不能交談的。接到每星期一次的「人」[●]，只能夠看看裏面的畫，讀懂用漢字寫的題目，不曉得記事底意思。遇到牽惹好奇心的題目就會感到非常焦燥。

是在這樣的狀態裏過了六個月左右的某一天。這一天，運動早已做過了，預備在到睡覺的時候爲止的幾個鐘頭裏面靜靜地用功，他把「速成國語讀本」擺在膝頭上面讀着。

那是爲了排遣在那裏面的寂寞以及將來對於自己底工作有益，打算自修日文，請順姬寄來的。

因爲那還是一個月以前才寄到的，那時候他在念着容易的短句子。

想把昨天讀過了的再讀一遍，看有沒有忘記，一個人微微地笑着，念起在讀過的幾章裏面最喜歡的短句子「目茶苦茶」「目茶苦茶」。●然而，第幾次念到「目茶——」的時候，在喉嚨里感到了和到現在爲止這樣發音的時候的滑溜的感覺不同，微微地聽到了像是銳利的金屬物割着綢子一樣的聲音。「怎麼了？」這樣想着，他想發出下面的音，但念出來的不是「——苦茶」從喉嚨裏面聽得到的只像是蒸汽漏出來的氣息一樣。一面感到不愉快的恐怖，爲了弄確實這件事底意義，他開始讀眼睛落在書上的一節。「他是這個學校底先生」然而，讀了一遍又一遍，只有剛才那樣的氣息。

他慌忙地按了報知機，站在小窗子前面，身子像被奇寒包住似地打抖，不能制止。

「什麼？」看守用一隻手推還原了報知機，打開了小窗。但看見他只是動着嘴，什麼也

不說。

「哦，你不懂內地。●話的，喂，三十六號」喊雜役來翻譯。

「什麼呀？」

「把人喊來了，爲什麼什麼也不說呢？混蛋！」

「喂，忙哩。問你有什麼事，不懂麼？」聽到看守和雜役你一句我一句地這樣說，差不多要哭出來，不斷地在嘴底前面搖手。

「上次和您會見以後，他也苦惱得很，但最初不能夠說話的時候却更利害呢。不用說那是當然的……」

那天醫生來了，以爲他不懂日本話，對看守說是「聲帶破裂了。」但聲帶和破裂底發音他是聽得懂的。聽了那權是曉得了自己一生不會說話，幾個晚上苦悶得不能睡着。

白天聽到別人談開天笑，就想：「無論是怎樣無聊的事情也罷，我也想和那些人一起

談話，一起笑。」漸漸明白了自己底可憐，塞起了耳朵。

說是想到出來了以後的事，覺得心臟像被捏住了一樣。

到日子一久，對於那不幸稍稍慣了的時候，却又因了不能說出的怨恨和忿激，心情不能夠鎮靜。想盡力敲打病房底牆壁和門，覺得把自己弄得這樣不幸了的手好像也伸到了那里。想到『我底身體是無論怎樣辦都一樣的，』可怕的東西就一件也沒有了。他常常在夜裏忽然醒來，幾乎完全不借意志底力量就敲打起牆壁來了。

然而，心漸漸鎮靜了以後，就明白了這樣的不幸並不是自己一個人受的，自己不過是受到了許多人受到的不幸裏面的一種特殊東西罷了，徹骨地覺悟到了自己到現在為止幹的事情結局也是爲了剷除這樣的不幸的。

那以後，異常地注意到外面情勢底推移和組織底強弱，想着『自己有的是強壯的兩手和不比人弱的身體，沒有不能做的工作，』不知不覺地把自己身體上的不幸忘掉了。

然而，和順姬會了面回到房裏以後，權變得玄從來沒有見過的那麼陰沉了。她底驚慌太大了，使他重新看到了由於時間底經過而習慣了的自己底不幸，在不同的意義上又一次嘗到了當時的那樣苦痛。

玄在旁邊看見他白天也昏昏糊糊的，夜裏總不能睡着，翻來翻去。

「我和現世的幸福隔得多麼遠呵。然而，那樣的事我不介意呢。」兩三天後，他這樣寫給玄看，但臉上却隱藏不住寂寞底影子。而且，成了這樣的身子以後，還把那嘴住，不想和妻脫離的自己是怎樣的利己主義者呵！現出了苦澀的臉。

因為玄底滿期近了，他屢次地拜托玄，出去了以後務必去找順姬，請她和自己脫離，告訴她說我心是健全的，一點也用不着耽心。

「雖然是這樣說，我看和您脫離了以後權君一定會感到空虛的。住在那裏面，無論誰，如果在外面有從種種方面照料自己，用了好意義的溫情的話安慰自己的人，那鼓勵不曉得有多大。而且，他成了那樣的身體，另外也沒有家族呢。」

那是借玄底嘴說出的丈夫底話罷。是他從丈夫底顏色，從丈夫底姿態看了出來的話罷。順姬這樣想了。

「以前，讀到你從間島寄來的信，他一定要和我談您底事。像您戰勝了家庭的苦難，尤其是警察裏面的您底態度，他非常地稱讚。」

說是這樣的事也許是離開了夫婦關係的，然而，男子們一到警察面前就軟了下來，您

比那樣的男子不曉得要強多少。

我想也許那是到現在為止把您和他強固地結合在一起的東西，那樣的結合方法愈強，這次他才能夠說出那樣的話。

在我，是不敢輕易插嘴的，請您這方面也好好考慮一下回答他罷。」

玄預備起身了，但看到坐在順姬底膝上的建植。

「小弟弟長得好呢。快些長大起來成一個偉人罷。爸爸對您懷着了很大的希望呢。」說了以後回去了。

四

在地下室裏的昏暗的接見人等待室裏，滿是憂愁的臉。

在房子當中坐着的一個老太婆向着旁邊的年輕男子——

「我兒子因爲女人底事情傷了人，判決了五年，他說要上訴。第一審判決了五年的，上訴以後能夠減成無罪麼？」用了快要變成抽噎的聲音問。

那旁邊有三個女人坐在一塊，嘆息地彼此談着在這裏面的自己底親屬底事情。有幾個人什麼也不說，現着陰暗的臉，只有眼睛不定地轉着。

順姬坐在一個角落裏，感到似乎那樣的霧圍氣浸到了自己底身裏，一直沉思着。

會見了玄以後，她底心經驗了種種的變化。

最初玄說出脫離的時候，她一面吃驚一面也感到了在心底一角像卸下了重擔子似的輕快。

然而，曉得了在那裏面的丈夫底生活和丈夫提出脫離的心境，把那在腦子裏面仔細地想了一想，就覺得自己不能不更強固地和他結合在一起。

那較之說是希望做形式上的夫妻，倒應該說，不曉得爲什麼，覺得離開他是可怕的，丈夫底生活和苦惱壓進了自己的身裏，牢牢地抓住了她底感情。最初她甚至覺得害怕呢。

現在想起來，如果丈夫底身上沒有發生過什麼事，那時候也許反而能夠離開，『假使他是健康的，我底心或者比現在自由多了……』

但是，那樣狀態的丈夫，怎樣能夠丟掉呢？

在昏暗的監獄裏面，不會說話的丈夫還得度過幾年的時光。

渴了的時候想水，肚子痛的時候想討一點鹽，都不能夠像別人那樣自由。

在不自由的那裏面比別人更不自由，受他人玩視的丈夫，和這樣的丈夫底苦痛一比較，自己底現在的狀態算什麼呢。

然而他提議和我脫離。那樣想着那樣說了的時候的他底心境是怎樣的呢？也許在心裏面吞着淚。

這樣一想，對於把丈夫弄得那樣不幸了的東西的仇恨，重新勃勃地湧上了胸裏。

「金順姬！金順姬！」管接見的看守底叫聲也不能夠使沉思着的她馬上聽見。

看守走到房子中間，高聲地喊：

「龍權！八底接見人，金順姬！」

「呀！」

順姬吃驚地站了起來，把帶在身邊的建植託付給旁邊的人，隨着看守走去。

還是上次那間房子，但在那里對坐着的兩個人底臉上却現出了鎮定，順姬向丈夫笑

了一笑，權也略略露出了牙齒。

「那以後，沒有什麼變動罷？」

躊躇了一會，順姬這樣問了，丈夫點了一下頭。

妻子暫時地凝視着丈夫底臉。

丈夫已經什麼也不會說了。

然而，從不知什麼時候起在那臉上現出來了一個一個的皺紋，難道讀不出來他所受的苦痛和煩惱麼！

爲了壓制住不知不覺地打起抖來了的身子，順姬把腳踏得緊緊的。

「前些時聽到了許多關於您底狀況，但請千萬不要爲我耽心罷。」

就是住在京城，生活總可以生活下去，到您出來爲止，要盡力地照料您，任何勞苦都打算忍受下去。」

順姬覺得熱血湧到了臉上，暫時抬不起頭來。

「看到您成了那樣的身體，這個願心更加堅固了。」

無論您怎樣說，我這個決心不能夠改變。而且，我們底建植……他……我要把他好好地撫養……」

她聽到了在喉嚨裏面被押住似的微弱的聲音，抬起了頭。一看，丈夫底唇在發紅了的

臉頰下而打顫，在銳利地凝視着她的他底眼裏，有了白白地放光的東西。

看到那，順姬感到了想把自己底身體投到丈夫懷裏去的衝動，眼睛被吸住在有一天會代替嘴使自己聽到無聲的言語的他底強壯的背上。

送報佚

台
楊
送

譯自日本納為卡社出版的月刊雜誌文學評論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號。

「呵！這可好了……」

我想。我感到了像背着很重很重的東西，快要被壓扁了的時候，終於卸了下來似的那種輕快。

因為，我來到東京以後，一混就快一個月了，在這將近一個月的中間，我每天由絕早到深夜，到東京市底一個一個職業介紹所去，還把市內和郊外劃成幾個區域，走遍各處找尋職業，但直到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讓我作工的地方。而且帶來的二十圓只剩有六圓二十錢了，留給帶着三個弟妹的母親的十圓，已經過了一個月，也是快要用完了的時候。

在這樣惴惴不安的時候，而且是從報紙上看到了全國失業者三百萬的消息而吃驚了時候，偶然在××派報所底玻璃窗上看到「募集送報伙」的紙條子，我高興得差不多要跳起來了。

「這可找着了立志底機會了。」

我胸口突突地跳，跑到××派報所底門口，推開門，恭恭敬敬地打了個鞠躬。

「請問……」

是下午三點鐘。好像晚報剛剛到，滿房子裏都是「咻咻」的聲音，在忙亂地疊着報紙。在短的勞動服中間，只有一個像是老板的男子，頭髮整齊地分開，穿着上等的西裝，坐在椅子上對着桌子。他把烟捲從嘴上拿到手裏，大模大樣地和煙一起吐出了一句：

「什麼事……」

「呃……送報伙……」

我說着就指一指玻璃窗上的紙條子。

「你……想試一試麼……」

老板底聲音是嚴厲的。我像要被壓住似地，發不出聲來。

「是……是的。想請您收留我……」

「那麼……讀一讀這個規定，同意就馬上來。」

他指着貼在裏面壁上的用大紙寫的分條的規定。

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地讀下去的時候，我陡然瞠目地驚住了。

第三條寫着要保證金十圓。我再讀不下去了，眼睛發暈……

過了一會回轉頭來的老闆，看到我那種啞然的樣子，問：

「怎樣……同意麼……？」

「是……是的。同意是都同意，只是保證金還差四圓不夠……」

聽了我底問話，老闆從頭到脚地仔細地望了我一會。

「看到你這付樣子，覺得可憐，不好說不行。那麼，你得要比別人加倍地認真做事懂麼？」

「是！是！真是感謝得很。」

我重新把頭低到他底脚尖那里，說了謝意。於是把另外鄭重地裝在襯衫口袋裏面，用別針別着的一張五圓票子和錢包裏面的一圓二十錢拿出來，恭恭敬敬地送到老闆底面前，再說一遍：

「真是感謝得很。」

老板隨便地把錢塞進抽屜裏面，說：

「進來等着。叫做田中的照應你，要好好地聽話！」

「是，是。」我低着頭坐下了。從心底裏歡喜着，一面想：

——不曉得叫做田中的是怎樣一個人……要是那個穿學生裝的人才好呢！……

電燈開了，外面是漆黑的。

老板把抽屜都上好了鎖，走了。店子裏面空空洞洞的，一個人也沒有。似乎老闆另外有房子。

不久，穿勞動服的回來了一個，回來了兩個，暫時冷清清的屋子裏面又騷擾起來了。我要找那個叫做田中的，馬上找住一個打聽人了。

「田中君」那個男子並不回答我，却向着樓上替我喊了田中。

「什麼……哪個喊？」

一面回答，從樓上衝下了一個男子，看來似乎不怎樣壞。也穿着學生裝。

「啊……是田中先生麼？……我是剛剛進店的，主人吩咐我要承您照應……拜託拜託。」

我恭敬地鞠一個躬，衷心地說了我底來意，那男子臉紅了，轉向一邊，說：

「呵呵，彼此一樣。」

大概是沒有受過這樣恭敬的鞠躬，有點承不住罷。

「那麼……上樓去。」說着就登登地上去了。

我也跟着他上了樓。說是樓，但並不是普通的樓，站起來就要碰着屋頂。

到現在為止，我住在本所●底××木賃宿●裏面。有一天晚上，什麼地方底大學生來參觀，穿過了我們住的地方，一面走過一面都說，「好壞的地方！這樣窄的地方睡着這麼多的人！」

然而這個××派報所底樓上，比那還要壞十倍。

蓆子底面皮都脫光了，只有草。要睡在草上面，而且是髒得漆黑的。

也有兩三個人擠在一堆講着話，但大半都鑽在被頭裏面睡着了。看一看，是三個人蓋一床被，從那邊牆根起，一順地擠着。

●東京區名，工人區域。

●極下等的宿舍，住客大概是失業工人和流浪者。

我茫然地望着房子裏面的時候，忽然聽到了哭聲，吃驚了。

一看，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男子在我背後的角落裏哭着，嗚嗚地響着鼻子。他旁邊的一個男子似乎在低聲地用什麼話安慰他，然而聽不見。我是剛剛來的，沒有管這樣的事的勇氣，但不安總是不安的。

——我有了職業正在高興，那個少年爲什麼這時候在嗚嗚地哭呢？……
結果我自己確定了，那個少年是因爲年紀小，想家想得哭了的罷。這樣我自己就安了心了。

昏昏之間，八點鐘一敲，電鈴就「令！令！」地響了。我又吃了一驚。

「要睡了，喂。早上要早呢……兩點到三點之間報就到的，那時候大家都得起來……」
田中這樣告訴了我。

一看，先前從那邊牆根排起的人頭，一列一列地多了起來，房子已經擠得滿滿的。田中拿出了被頭，我和他還有一個叫做佐藤的男子一起睡了。擠得緊緊的，動都不能動。

和把盜器裝在箱子裏面一樣，一點空隙也沒有。不，說是像沙丁魚罐頭還要恰當些。

在鄉間，我是在寬地方睡慣了的。鄉間底家雖然壞，但我底癖氣總是要掃得乾乾淨淨的。因為我怕跳虱。

可是，這個派報所却是跳虱窠，從腳上、腰上、大腿上、肚子上、胸口上一齊攻擊來了，癢得忍耐不住。本所底木賃宿也同樣是跳虱窠，但那里不像這樣擠得緊緊的，我還能夠常常起來捉一捉。

至於這個屋頂裏面，是這樣一動都不能動的沙丁魚罐頭，我除了咬緊牙根忍耐以外，沒有別的法子。

但一想到好容易才找到了職業，這一點點……就滿不在乎了。

「比別人加倍地勞動，加倍地用功能。」想着我就興奮起來了。因為這興奮和跳虱底襲擊，九點破了，十點破了，都不能夠睡着。

到再沒有什麼可想的時候，我就數人底腦袋。連我在內二十九個。第二天白天數一數看，這間房子一共鋪十二張蓆子。平均每張蓆子要睡兩個半人。

這樣混呀混的，小便漲起來了。碰巧我是夾在田中和佐藤之間睡着的，要起來實在難極了。

想，大家都睡得爛熟的，不好掀起被頭把人家弄醒了。想輕輕地從頭那一面抽出來，但離開頭一寸遠的地方就排着對面那一排的頭。

我斜起身子，用手撐住，很謹慎地（大概花了五分鐘罷）想把身子抽出來，但依然碰到了佐藤君一下，他翻了一個身，幸而沒有把他弄醒……

這樣地，起來算是起來了，但要走到樓梯口去又是一件苦事。頭那方面，頭與頭之間相隔不過一寸，沒有插足的地方。脚比身體佔面積小，算是有一些空隙。可是，脚都在被頭裏面，哪是脚哪是空隙，却不容易弄清楚。我仔仔細細地找，找到可以插足的地方就走一步，好容易才這樣地走到了樓梯口。中間還踩着了一個人底脚，吃驚地跳了起來。

小便回來的時候，我又經驗了一個大的困難。要走到自己的鋪位，那困難和出來的時候固然沒有兩樣，但走到自己底鋪位一看，被我剛才起來的時候碰了一下翻了一個身的佐藤君，把我底地方完全佔去了。

今天才碰在一起，不知道他底性子，不好叫醒他；只好暫時坐在那里，一點辦法也沒有。過一會，在不弄醒他的程度之內我略略地推開他底身子，花了半點鐘好容易才擠開了一個可以放下腰的空處。我趕快在他們放頭的地方斜躺下來，把兩隻脚塞進被頭裏面，在冷

的十二月的夜裏，累出了汗才弄回了睡覺的地方。

敲十二點鐘的時候，我還睜着眼睛睡不着。

被人狠狠地搖着肩頭，張開眼睛一看，房子裏面騷亂得好像戰場一樣。

昨晚八點鐘報告睡覺的電鈴又在喧鬧地響着。響聲一止，下面的鐘就敲了兩下。我似乎沒有睡到兩個鐘頭。腦袋昏昏的，沉重。

大家都收拾好被頭，登登地跑下樓去了。擦着重重的眼皮，我也跟着下去了。

樓下有的人已經在開始疊報紙，有的人用溼手巾擦着臉，有的人用手指洗牙齒。沒有洗臉盆，也沒有牙粉。不用說，不會有這樣文明的東西。我並且連手巾都沒有。我用水管子的冷水衝一衝臉，再用袖子擦乾了。接着急忙地跑到疊着報紙的田中君底旁邊，從他分得了一些報紙，開始學習怎樣疊了。起初的十份有些不順手，那以後就不比別人遲好多，能夠合着大家的調子疊了。

「咻咻咻咻！」自己的心情也和着這個調子，非常地明朗，睡眠不夠的重的腦袋也輕快起來了。

早疊完了的人，一個走了，兩個走了，出去分送去了。我和田中是第三。

外面，因為兩三天以來積到齊膝蓋那麼深的雪還沒有完全消完，所以雖然是早上三點以前，但並不怎樣暗。

冷風颯颯地刺着臉。雖然穿了一件夾衣，三件單衣，一件衛生衣（這是我全部的衣服）出來，但我却冷得牙齒開關地作響。尤其苦的是，雪正在融化，雪下面都是冰水，因為一個月以來不停地繼續走路，我底足袋●底子差不多滿是窟窿，這比赤脚走在冰上還要苦。還沒有走幾步我底脚就凍僵了。

然而，想到一個月中間爲了找職業，走了多少冤枉路，想到帶着三個弟妹走途無路的母親，想到全國的失業者有三百萬人……這就滿不在乎了。我自己鞭策自己，打起精神來走，脚特別用力地踏。

● 普通是足袋 (Tabi) 相當於襪子，穿了以後再穿「下駄」或「草履」。但勞動者用的足袋却和靴子一樣，有厚的橡皮底，穿着這就可以走路或做工了，銷到中國來的「民生鞋」就是的，不過民生鞋前面大拇和其他足指之間沒有開叉罷了。

田中在我底前面，也特別用力地踏，用一種奇怪的步法走着。每次從雨板塞進報紙的時候，就告訴了我那家底名字。

這樣地，我們從這一條路轉到那一條路，穿過小路和橫巷，把二百五十份左右的報紙完全分送完了的時候，天空已經明亮了。

我們急急地往回家的路上走。肚子空空地，覺得隱隱作痛。昨天晚上，六圓二十錢完全被老板拿去作了保證金，晚飯都沒有吃；昨天底早上，中午——不……這幾天以來，望着漸漸少下去的錢，覺得惴惴不安，終於沒有吃過一次飽肚子。

現在一回去都有香的豆汁湯●和飯在等着，馬上可以吃一個飽——想着，就好像那已經擺在眼前一樣，不禁流起口涎來了。

「這次一定能夠安心地吃個飽。——這樣一想，脚下底冷，身上底顫抖，肚子底痛，似乎都忘記了一樣，爽快極了。」

可是，田中並不把我帶回店子去，却走進稍稍前面一點的橫巷子，站在那個角角上的

● 叫做「Misojiru」，日本人早飯時喝的一種湯。

飯店前面。

昏昏地，我一切都莫明其妙了。我是自己確定了店子方面會供給伙食的。但現在田中君却把我帶到了飯店前面。而且，我一文都沒有……

「田中君……」我喊住了正要拿手開門的田中君，說，「田中君……我沒有錢……昨天所有的六圓二十錢，都交給主人作保證金了……」

田中停住了手，呆呆地望了我一會兒，於是像下了決心一樣。

「那麼……進去罷。我墊給你……」拿手把門推開，催我進去。

我底勇氣不曉得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

好容易以為能夠安心地吃飽肚子，却又是這樣的結果。我悲哀了。

「但是，這樣地勞動着，請他墊了一定能夠還他的。」這樣一想才勉強打起了精神。吃了一個半飽。

「喂……夠麼？……不要緊的，吃飽呵……」

田中是比我想像的還要溫和的懂事的男子，看見我這樣大的身體，還沒有吃他底一半多就放下了筷子，這樣地鼓勵我。

但我覺得對不起他，再也吃不下去了，雖然肚子還是餓的。

「已經夠了。謝謝你。」說着我把眼睛望着旁邊。因爲，望着他就覺得抱歉，害羞得很。

似乎同事們都到這里來吃飯。現在有幾個人在吃，也有吃完了走出去的，也有接着進來的。——許多的面孔似乎見過。

田中君付了賬以後，我跟他走出來了。他吃了十二錢，我吃了八錢。

出來以後，我想再謝謝他，走近他底身邊，但看到他底那種態度（一點都不傲慢，但不喜歡被別人道謝，所以現得很不安，）我就不作聲了。他也不作聲地走着。

回到店子裏走上樓一看，早的人已經回來了七八個。有的到學校去，有的在看書，有的在談話，還有兩三個人攤出被頭來鑽進去睡了。

看到別人上學校去，我恨不得很快地也能夠那樣。但一想到發工錢爲止的飯錢，我就悶氣起來了。不能總是請田中君代墊的。聽說田中君也在上學，一定沒有多餘的錢，能爲我墊出多少是疑問。

我這樣地煩悶地想着，靠在壁上坐着，從窗子望着大路，預備好了到學校去的田中君，

把一隻五十錢的角子夾在兩個指頭中間，對我說：

「這借給你，拿着吃午飯罷，明後日再想法子。」

我不能推辭，但也沒有馬上拿出手來的勇氣。我凝視着那角子，說：

「不……要緊？」

「不要緊。拿着罷。」他把那銀角子擺在我膝頭上，登登地跑下樓去了。

我趕快把那拿起來，捏得緊緊地，又把眼睛朝向了窗外。

對於田中底親切，我幾乎感激得流出淚來了。

「生活有了辦法，得好好地謝一謝他。」

我這樣地想了。忽然又聽到了「嗚，嗚」的哭聲，吃驚地回過了頭來，還是昨天晚上哭的

那個十四五歲的少年。

他戀戀不捨似地打着包袱，依然「嗚，嗚」地縮着鼻子，走下樓梯去了。

「大概是想家罷。」我和昨晚上一樣地這樣決定了，再擰臉朝向了窗外。過不一會，我

看見了向大路底那一頭走去，漸漸地小了，時時回轉頭來的他底後影。

不知怎地，我悲哀起來了。

那天送晚報的時候，我又跟着田中君走。從第二天早上起，我抱着報紙分送，田中跟在我後面，錯了的時候就提醒我。

這一天非常冷。路上的水都凍了，滑得很，穿着沒有底的足袋的我，更加吃不消。手不能和昨天一樣總是放在懷裏面，凍僵了。從兩板送進報紙去都很困難。

雖然如此，我半點鐘都沒有遲地把報送完了。

「你底腦筋真好！僅僅跟着走兩趟，二百五十個地方差不多沒有錯……」

在回家的路上，田中君這樣地誇獎了我，我自己也覺得做的很得手。被提醒的只有兩次在交叉路口上稍稍弄不清的時候。

那一天恰好是星期，田中沒有課。吃了早飯，他約我去推銷定戶，我們一起出去了。我們兩個成了好朋友，一面走一面說着種種的事情。我高興得到了田中君這樣的朋友。

我向他打聽了種種學校底情形以後，說：

「我也想趕快進個什麼學校……」

他說：

「好的！我們兩個互相幫助，拚命地幹下去罷。」

這樣地，每天田中君甚至節省他底飯錢，借給我開飯賬，買足袋。

「送報的地方完全記好了麼？」

第三天的早報送來了的時候，老板這樣地問我。

「呢，完全記好了。」

這樣地回答的我，心裏非常爽快，起了一種似乎有點自傲的飄飄然的心情。

「那麼，從今天起，你去推銷定戶罷。報可以暫時由田中送。但有什麼事故的時候，你還得去送的，不要忘記了！」老板這樣地發了命令。不能和田中一起走，並不是不有些覺得寂寞，但曉得不會能夠隨自己底意思，就用了什麼都幹的決心，爽爽快地答應了「是！」田中君早上晚上還能夠在一起的。就是送報罷，也不能夠總是兩個人一起走，所以無論叫我做什麼都好。有飯吃，能夠多少寄一點錢給媽媽，就行了。而且我想，推銷定戶，晚上是空的，並不是不能夠上學。」

● 日本有爲白天做事的人辦的夜學。

於是從那一天起，我不去送報，專門出街去推銷定戶了。早上八點出門，中午在路上的飯店吃飯，晚上六點左右才回店，僅僅只推銷了六份。

第二天八份，第三天十份，那以後總是十份到七份之間。

每次推銷回來的時候，老闆總是怒目地望着我，說成績壞。進店的第十天，他比往日更猛烈地對我說：

「成績總是壞！要推銷十五份，不能推銷十五份不行的！」

十五份！想一想，比現在要多一倍。就是現在，我是沒有休息地拚命地幹。到底從什麼地方能夠多推銷一倍呢？

我着急起來了，

第二天，天還沒有亮，我就出了門，但推銷和送報不同，非會到人不可，起得這樣早却沒有用處。和強賣一樣地，到夜深為止，順手推進一家一家的門，哀求，但依然沒有什麼好效果。而且，這樣冷的晚上，到九點左右，大概都把門上了門，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一天好容易推銷了十一份。離十五份還差四份。雖然想再多推銷一些，但無論如何做不到。

累得不堪地回到店子的時候，十點只差十分了。八點鐘睡覺的同事們，已經睡了一覺，老闆也睡了。第二天早上向老闆報告了以後，他兇兇地說：

「十一份……不夠不夠……還要大大地努力。這不行！」

事實上，我以為這一次一定會被誇獎的，然而却是這付兇兇的樣子，我胆怯起來了。雖然如此，我沒有說一個「不」字。到底有什麼地方比奴隸好些呢？

「是……是……」我除了屈服沒有別的法子。不用說，我又出去推銷去了。這一天慘得很。我傷心得要哭了。依然是晚上十點左右才回來，但僅僅只推銷了六份。十一份都連說「不行不行」，六份怎樣報告呢？……（後來聽到講，在這種場合同事們常常捏造出烏有讀者來暫時渡過難關。可是，捏造的烏有讀者底報錢，非自己剛荷包不可。甚至有的人把收入底一半替這種烏有讀者付了報錢。當然，老板是沒有理由反對這種烏有讀者的。）

第二天，我惶惶恐恐地走到主人底前面，他一聽說六份就馬上臉色一變，勃然大怒了。臉漲得通紅，用右手拍着桌子。

「六份……你到底到什麼地方玩了來的？不是連保證金都不夠很同情地把你收留下來的麼？忘記了那時候你答應比別人加倍地出力麼？走你底！你這種東西是沒有用的！馬

上滾出去！」他以保證金不足爲口實，咆哮起來了。

和從前一樣，想到帶着三個弟妹的母親，想到三百萬的失業者，想到走了一個月的冤枉路都沒有找到職業的情形，咬着牙根地忍住了。

「可是……從這條街穿到那條街，一家都沒有漏地問了五百家，不要的地方不要，定了的地方定了，在指定的區域內，差不多和捉虱一樣地找遍了……」

我想這樣回答，這樣回答也是當然的，但我却沒有這樣說的勇氣。而且，事實上這樣回答了就要馬上失業。所以我只好說：

「從明天起要更加出力，這次請原諒……」除了這樣哀求沒有別的法子。但是，老實說，這以上，我不曉得有應該怎樣出力。第二天底成績馬上證明了。

那以後，每天推銷的數目是，三份或四份，頂多不能超過六份。這並不是我故意偷懶，實在是因爲，在指定的區域內，似乎可以定的都定了，每天找到的三四個人大抵是新搬來的。

「因爲同情你，把你底工錢算好了，馬上拿着到別的地方去罷。本店辦事嚴格，規定是，無論什麼時候，不到一個月的不給工錢。這是特別的，對無論什麼人不要講，拿去罷，到你高興的地方去。可憐固然可憐，但像你這樣沒有用的男子，沒有辦法！」

是第二十天。老板把我叫到他面前去，這樣教訓了以後，就把下面算好了的賬和四圓二十五錢推給我，馬上和忘記了我底存在一樣，對着桌子做起事來了。

我失神地看了一看賬：

每推銷報紙一份

五錢

推銷報紙總數

八十五份

合計

四圓二十五錢

我吃驚了，現在被趕出去，怎麼辦……尤其是，看到四圓二十五錢的時候，我暫時啞然地不能開口。接連二十天，從早上六點轉到晚上九點左右，僅僅只有四圓二十五錢！

「既是錢都拿出來了，無論怎樣說都是白費。沒法。但是，只有四圓二十五錢，錯了罷。」
這樣想就問他：

「錢數沒有錯麼……？」

老板突然現出兇猛的面孔，逼到我鼻子跟前：

「錯了什麼地方錯了？」

「一連二十天……」

「二十天怎樣？一年，十年，都是一樣的！不勞動的東西，會從哪裏掉下錢來！」

「我沒有休息一下……」

「什麼沒有休息？反對罷！應該說沒有勞動！」

「……」我不曉得應該怎樣說了。灰了心，想：

「加上保證金六圓二十錢，就有十圓四十五錢，把這二十天從田中君借的八圓還了以後，還有二圓二十五錢。吵也沒有用處。不要說什麼了，把保證金拿了走罷！」

「沒有法子！請把保證金還給我。」我這樣一說，老板好像把我看成了一個大糊塗蛋，嘲笑地說：

「保證金記不記得，你讀了規定以後，說一切都同意，只是保證金不夠，忘記了麼？還是把規定忘記了？如果忘記了，再把規定讀一遍看！」

我又吃驚了：那時候只是耽心保證金不夠，後面沒有讀下去，不曉得到底是怎樣寫的……我胸口「東東！」地跳着，讀起規定來。跳過前面三條，把第四條讀了：

那里明明白白地寫着：

第四條、只有繼續服務四個月以上者才交還保證金。

我覺得心臟破裂了，血液和怒濤一樣地漲滿了全身。

睨視着我的老板底臉依然帶着滑稽的微笑。

『怎麼樣？還想交回保證金麼？乖乖地走！還在這裡纏，一錢都不給！剛才看過了大概曉得，第七條還寫着服務未滿一月者不給工錢呢！』

我因為被第四條嚇住了，沒有讀下去，轉臉一看，果然和他所說的一樣，一字不錯地寫在那里。

的確是特別的優待。

我眼裏含着淚，歪歪倒倒地離開了那里。玻璃窗上面，惹起我底痛恨的「募集送報伙」的紙條子，鮮明得可惡地又貼在那里。

我離開了那里就乘電車跑到田中底學校前面，把經過告訴他，要求他：

「借的錢先還你三元，其餘的再想法子。請把這一圓二十五錢留給我做暫時用的用費……」

田中向我聲明，他連想我還他一錢的意思都沒有。

「沒有想到你都這樣地出去。你進店的那一天不曉得看到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子沒有，他也是和你一樣地上了鈎的。他推銷定戶完全失敗了，六天之間被騙去了十圓保證金，一錢也沒有得到走了的。」

真是混蛋的東西。

「以後，我們非想個什麼對抗的法子不可！」他下了大決心似地說。

原來，我們餓苦了的失業者被那個比釣魚餌底牽引力還強的紙條子釣上了。

我對於田中底人格非常地感激，和他分手了。給毫無遮蓋地看到了這兩個極端的人，現在更加吃驚了。

一面是田中，甚至節省自己底伙食，借給我付飯錢，買足袋，聽到我被趕出來了，連連說「不要緊！不要緊！」把要還給他的錢，推還給我；一面是人面獸心的派報所老板，從原來就因為失業困苦得沒有辦法的我這里把錢搶去了以後，就把我趕了出來，爲了肥他自己，把別人殺掉都可以。

我想到這個惡鬼一樣的派報所老板就胆怯了起來，甚至想逃回鄉間去。然而，要花三

十五圓的輪船火車費，這一筆大款子就是把腦殼賣掉了也籌不出來的。我避開人多的大街走，當在上野公園底椅子上坐下的時候，暫時癱軟了下來，心裏面是怎樣哭了的呀！

過了一會，因為想到了田中，才覺得精神硬朗了一些。想着就起了捨不得和他離開的心境。昏昏地這樣想來想去，終於想起了留在故鄉的，帶着三個弟妹的，大概已經正在被饑餓圍攻的母親，又感到了心臟和被絞一樣地難過。

同時，我好像第一次發見了故鄉也沒有什麼不同，顫抖了。那同樣是和派報所老板似地逼到面前，吸我們底血，刷我們底肉，想擠乾我們底骨髓，把我們打進了這樣的地獄裏面。否則，我現在不會在這裡這樣狼狽不堪，應該是和母親弟妹一起在享受着平靜的農民生活。

到父親一代為止的我們家裏，是自耕農，有五平方「反」的田和五平方「反」的地。所以生活沒有感到過困難。

然而，數年前，我們村裏的××製糖公司說是要開辦農場，爲了收買土地大大地活動

● 日本田地數量爲一平方町底十分之一。

起來了。不用說，開始誰也不肯，因為是看得和自己底性命一樣貴重的耕地。

但他們決定了要幹的事情，公司方面不會無結果地收場的。過了兩三天，警察方面發下了舉行家長會議的通知，由保甲經手，村子裏一家不漏地都送到了。後面還寫着「隨身攜帶圖章。」

我那時候十五歲，是公立學校底五年生，雖然是五六年以前的事，但因為印象太深了，當時的樣子還能夠明瞭地記得。全村子捲入了大恐慌裏面。

那時候父親當着保正，保內的老頭子老婆子在這個通知發下來之前就緊張起來了的空氣裏面，戰戰兢兢地帶着哭臉接續不斷地跑到我家裏來，用了打顫的聲音問：

「怎麼辦……？」

「怎麼得了……？」

「什麼一回事……？」

同是這個時候，我有三次發見了父親躲着流淚。

在這樣的空氣裏面，會議在發下通知的第二天下午一點開了。會場是村子中央的媽祖廟。因為有不到者從嚴處罰的預告，各家底家長都來了。有四五百人罷。相當大的廟擠得

滿滿的。學校下午沒有課，我躲在角落裏看情形。因為我幾次發見了父親底哭臉，甚為耽心。

鈴一響，一個大肚子光頭殼的人站在桌子上面，裝腔做勢地這樣地說：

「爲了這個村子底利益，本公司現在決定了在這個村子北方一帶開設農場。說好了要收買你們底土地，前幾天連地圖都貼出來了，叫在那區域內有土地的人攜帶圖章到公司來會面，但直到現在，沒有一個人照辦。特別煩請原料委員一家一家地去訪問所有者，可是，好像都有陰謀一樣，沒有一個人肯答應。這個事實應該看作是共謀，但公司方面不願這樣解釋，所以今天把大家叫到這裡來。回頭大人●和村長先生要講話，使大家都能夠了解，講過了以後請都在這紙上蓋一個印。公司預備出比普通更高的價錢……呢啍！」這一番話是由當時我們五年生底主任教員陳訓導翻譯的，他把「陰謀」「共謀」說得特別重，大家都吃了一驚，你望望我我望望你。

其次是警部補老爺，本村底警察分所主任。他一站到桌子上，就用了凜然的眼光望了一圈。於是大聲地吼：

「剛才山村先生也說過，公司這次的計劃，徹頭徹尾是爲了本村底利益。對於公司底計畫，我們要誠懇地感謝才是道理！想一想！現在你們把土地賣給公司……而且買得到高的價錢。於是公司在這村子裏建設模範的農場。這樣，村子就一天一天地發展下去。公司選了這個村子，我們應該當作光榮的事情……然而，聽說一部份人有「陰謀」對於這種「非國民」我是決不寬恕的……」

他底翻譯是林巡查和陳訓導一樣，把「陰謀」「非國民」「決不寬恕」說得特別重，大家又面面相覷了。

因爲，對於懷過陰謀的余清風、林少貓等的征伐，那血腥的情形還鮮明地留在大家底記憶裏面。

最後站起來的村長，用了老年底溫和，只是柔聲地說，

「總之，我以爲大家最好是依照大人底希望，高興地接受公司底好意。」說了他就喊大家底名字，都動搖起來了。

最初被喊的人們，以爲自己是被看作陰謀底首領，臉上現着狼狽的樣子，打着抖走向前去。當上面叫「你可以回去！」的時候，也還是呆着不動，等再吼一聲「走！」才醒了過來。

逃到外面去

在跑回家去的路上，還是不安地想：沒有聽錯麼？會不會再被喊回去？無頭無腦地着急。像王振玉聽說走到家爲止，回頭看了一百五十次。

這樣地，有八十名左右被喊過名字，回家去了。

以後，輪到剩下的人要吃驚了。我底父親也是剩下的一個。因爲不安，人中間騰起了嗡嗡的聲音。伸着頸，側着耳朵，會再喊麼？會喊我底名字麼？……這樣地期待着，大多數的人都惴惴不安了。

這時候，村長說明了『請大家拿出圖章來，這次被喊的人，拿圖章來蓋了就可以回去』以後，喊出來的名字是我底父親。

『楊明……』一聽到父親底名字，我就着急得不知所措，屏着氣息，不自覺地捏緊拳頭站了起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父親鎮靜地走上前去。一走到村長底面前就用了破鑼一樣的聲音，斬釘截鐵地說：

『我不願賣，所以沒有帶圖章來！』

『什麼？你不是保正麼！應該做大家底模範的保正，却成了陰謀底首領，這才怪！』

站在旁邊的警部補，咆哮地發怒了，逼住了父親。

父親默默地站着。

「拖去！這個支那豬！」

警部補狠狠地打了父親一掌，就這樣發了命令。不曉得是什麼時候來的，從後面跳出了五、六個巡查。最先兩個把父親捉着拖走了以後，其餘的就依然躲到後面去了。

看着這的村民，更加胆怯起來，大多數是照着村長底命令把圖章一蓋就望都不向後面望一望地跑回去了。

到大家走完為止，用了和父親同樣的決心拒絕了的一共有五個，一個一個都和父親一樣被拖到警察分所去了。後來聽到說，我一看到父親被拖去了，就馬上跑回家去把情形告訴了母親。

母親聽了我底話，即刻急得人事不知了。

幸而隔壁的叔父趕來幫忙，性命算是救住了，但是，到父親回來為止的六天中間，差不多沒有止過眼淚，昏倒了三次，瘦得連人都不認得了。

第六天父親回來了，他又是另一付情形，均衡整齊的父親底臉歪起來了，一邊臉頰腫

得高高的，眼睛突了出來，額上滿是瘡子。衣服弄得一團糟，換衣服的時候我看到父親底身體，大吃一驚，大聲地叫了出來：

「哦哦！爸爸身上和鹿一樣了……」

事實是，父親底身上全是鹿一樣的斑點。

那以後，父親完全變了，一句口都不開。

從前吃三碗飯，現在却一碗都吃不下，倒床了以後的第五十天，終於永逝了。

同時母親也病倒了，我帶着一個一歲一個三歲一個四歲的三個弟妹，是怎樣地窘迫呀！

叔父叔母一有空就跑來照應，否則，恐怕我們一家都完全沒有了罷。

這樣地，父親從警察分所回來的時候被丟到桌子上的六百圓（據說時價是二千圓左右，但公司却說六百圓是高價錢，）因為父親底病母親底病以及父親底葬式等，差不多用光了，到母親稍稍好了的時候，就只好出賣耕牛和農具糊口。

我立志到東京來的時候，耕牛、農具、家裏的庭園都賣掉了，剩下的只有七十多圓。

「好好地用功……」母親站在門口送我，哭聲地說了鼓勵的話。那情形好像就在眼

前。

這慘狀不只是我一家。

和父親同樣地被拖到警察分所去了的五個人，都遇到了同樣的運命。就是不做聲地蓋了圖章的人們，失去了耕田，每月三五天到製糖公司農場去賣力，一天做十二個鐘頭，頂多不過得到四十錢，大家都非靠賣田的錢過活不可。錢完了的時候，和村子裏的當局者們所說的「村子底發展」相反，現在成了「村子底離散」了。

沉在這樣回憶裏的時候，不知不覺地太陽落山了，上野底森林隱到了黑闇裏，山下面電車燦爛地亮起來了，我身上感到了寒冷，忍耐不住。我沒有吃午飯，覺得肚子空了。

我打了一個大的呵欠，伸一伸腰，就下坡子，走進一個小巷子底小飯店，吃了飯。想在乏透了的_{身體裏面}恢復一點元氣，就決心吃了一個飽，還喝了兩杯燒酒。

以後就走向到現在為止常常住在那里的本所底××木賃宿。

我剛剛踏進一隻脚，老板即刻看到了我，問：

「哎呀……不是台灣先生麼！好久不見。這些時到哪里去了……」

我不好說是做了送報伙，被騙去了保證金，辛苦了一場以後被趕出來了。

「在朋友那里過……過了些時……」

「朋友那……唔，老了一些呢！」他似乎不相信，接着笑了：

「莫非幹了無線電，●討擾了上面一些時麼……哈哈……」

「無線電……無線電是什麼一回事？」我不懂，反問了。

「無線電不曉得麼……到底是鄉下人，鈍感……」

雖然老頭子這樣地開着玩笑，但看見我似乎很難為情，就改了口：

「請進罷。似乎疲乏得很，進來好好地休息休息。」

我一上去，●老板說：

「那麼，楊君，幹了這一手麼？」

說着做一個把手輕輕伸進懷去的樣子。很明顯地，似乎以為我是到警察署底拘留所

●無線(Musen)和無錢(Musen)同音，所以因為無錢飲食(吃了東西不給錢)的罪名被警察捉進去的，叫

做無線電。

●日本房子進門的地方有一塊空地，在那里脫掉了下駄或皮鞋，才上到有蓆子的地方去。

裏討擾了來的。當時不懂得無綫電是什麼一回事，但看這次的手勢，明明白白地以為我做了扒手。我沒有發怒的精神，但依然紅了臉，不尷不尬地否認了：

「哪里話！哪個幹這種事！」老頭子似乎還不相信，疑疑惑惑地，但好像不願意勉強地打聽，馬上嘻嘻地轉成了笑臉。

事實上，看來我這付樣子恰像剛剛從警察署底豬籠裏跑出來的罷。

我脫下足袋，剛要上去。

「哦，忘記了。你有一封掛號信！因為弄不清你到哪里去了，收下放在這里……等一等……」說着就跑進裏間去了。

我覺得奇怪，什麼地方寄掛號信給我呢？

過一會，老頭子拿着一封掛號信出來了。望到那我就吃了一驚。
母親寄來的！

「到底爲了什麼事寄掛號信來呢……」

我覺得奇怪得很。

我手抖抖地開了封。什麼，裏面現出來的不是一百二十圓的匯票麼！我更加吃驚了。我

疑心我底腦筋錯亂了。我胸口突突地跳，一個字一個字地讀着很難看清的母親底筆跡，我受了大的衝動，好像要發狂一樣。不知不覺地在老頭子面前落了淚。

「發生了什麼事麼……」

老頭子現着莫明其妙的臉色望着我，這樣地問了，但我却什麼也不能回答。收到錢哭了起來，老頭子沒有看到過罷。

●我走到睡覺的地方就鑽進被頭裏面，狠狠地哭了一場……

信底大意如下：

——說東京不景氣，不能馬上找到事情的信收到了。想着你帶去的錢也許已經完了，就心得很。沒有一個熟人，在那麼遠的地方，一個單人，又找不到事情，想着這樣窘的你，我胸口就和絞着一樣。但故鄉也是同樣的。有了農場以後，弄到了這步田地，沒有一點法子。所以，絕對不可軟弱下來，想到回家。房子賣掉了，得到一百五十圓，寄一百二十圓給你。設法趕快找到事情，好好地用功，成功了以後才回來罷。我底身體不能長久，在這樣的場合不好討擾人家，留下了三十圓。阿蘭和阿鐵終於死掉了。本不想告訴你的，但想到總會曉得，才決心說了。媽媽僅僅只有祈禱你底成功，在成功之前，無論有什麼事情也不要回來……

這是媽媽底唯一的願望，好好地記着罷。如果成功以後回來了，把寄在叔父那里的你唯一的弟弟引去照看照看罷。要好好地保重身體。再會……——

好像是遺囑一樣的寫着。我着急得很。

「也許，已經死掉了罷……」這想頭鑽在我底腦袋裏面，去不掉。

「胡說！那來這種事情！」我翻一翻身，搖着頭，出聲地這樣說，想把這不吉的想頭打消，但毫無效果。

這樣地，我通晚沒有睡着，一會，跳虱底襲擊也全然沒有感到。

我腦袋裏滿是母親底事情。

母親自己寫了這樣的信來，不用說是病得很利害。看發信的日子，這信是我去做送報。伏以前發的，已經過了二十天以上。想到這中間沒有收到一封信……我更加不安起來了。我決心要回去。回去以後，不能再出來我沒有自信，但是，看了母親底信，我安靜不下來了。

「回去之前，把從田中君那里借來的錢都還清罷。順便謝謝他底照顧，向他辭一辭行。」

這樣想着，我眼巴巴地等着第二天早上的頭趟電車，終於通夜沒有合眼。

從電車底窗口伸出頭去，讓早晨底冷風吹着，被睡眠不足和興奮弄得昏沉沉的腦袋，陡然輕鬆起來了。

「這或許是最後一次看見東京」這樣一想，連××派報所底老板都忘記了，覺得捨不得離開。昨晚想着故鄉，安不下心來，但現在是，想會見的母親和弟弟底面影，被窮乏和離散的村子底慘狀遮掩了，陡然覺得不敢回去。

這樣的感情底變化，從現在要去找的不忍別離的田中君底魅力裏面受到了某一程度的影響，是確實的。

那種非常親切的，理智的，討厭客氣的素樸……這是我當作理想的人物底典型。

我下了××電車站，穿過兩個巷子，走到那個常常去的飯店子的時候，他正送完了報回來。

我在那里會到了他。

原來他是一個沒有喜色的人，今天早上現得尤其陰鬱。

但是，他底陰鬱絲毫不會使人感到不快，反而是易於親近的東西。他低着頭，似乎在深深地想着什麼，不做聲地靜靜地走來了。

「田中君！」

「哦！早呀！昨天住在什麼地方……」

「住在從前住過的木賃宿裏……」

「是麼！昨天終於忘記了打聽你去的……早呀！」

這個「早呀！」我覺得好像是問我，「有什麼急事麼……」

所以我馬上開始說了。但是，說到分別就覺得寂寞，孤獨感壓迫得我難堪。

「實在是，昨天回到木賃宿去，不意家裏寄了錢來了……」

我這樣一說出口，他就說：

「錢……那急什麼！你什麼時候找得到職業，不是毫無把握麼？拿着好啦！」

「不然……寄來了不少。回頭一路到郵局去。」

而且，順便來道謝……」

覺得說不下去，臉紅了起來。

「道謝？如果又是那一套客氣，我可不聽呢……」他迷惑似地苦笑。

「不和錢一起，母親還寄了信來，似乎她病得很利害，想回去一次……」

他馬上望着我底臉，寂寞似地問：

「叫你回去麼？」

「不……叫不要回去……好好地用功，成功了以後再回去……」

「那麼，也許不怎樣利害——」

「不……似乎很利害。而且，那以後沒有一點消息，不安得很……」

「呀！有信。昨天你走了以後，來了一封。似乎是從故鄉來的。我去拿來，你在飯店子裏等

一等！」說着就向派報所那邊走去了。

我馬上走進飯店子裏等着，聽說是由家裏來的信，似乎有點安心了。

但是，信裏說些什麼呢？這樣一想，巴不得田中君馬上來。

飯館底老板娘子討厭地問：

「要吃什麼……」

不久，田中氣喘喘地跑來了。

我底全神經都集中在他拿來的信上面。他打開門的時候我就馬上看到了那不是母親底筆蹟，感到了不安。心亂了。

不等他進來，我站起來趕快伸手把信接了過來。

署名也不是母親，是叔父底。

我底臉色陰暗了。胸口跳，手打顫。明顯地是和我想像的一樣，母親死了。半個月以前……而且是用自己底手送終的。

我所期望的唯一的兒子……

我再活下去非常痛苦，而且對你不好。因為我底身體死了一半……。

我唯一的願望是希望你成功，能夠替像我們一樣苦的村子底人們出力。

村子裏的人們底悲憤，說不盡。你去東京以後，跳到村子旁邊的池子裏淹死的有八個。像阿添叔，是帶了阿添和三個小兒一道跳下去淹死的。

所以，覺得能夠拯救村子底人們的時候才回來罷。沒有自信以前，決不要回來！要做什麼才好我不知道，努力做

到能夠替村子底人們出力罷。

我怕你因為我底死馬上回來，用掉冤枉錢，所以寫信留給叔父，叫暫時不要告訴你……諸事保重。 媽媽。

這是母親底遺書。母親是決斷力很強的女子。她並不是遇事嘩啦嘩啦的人，但對於自己相信的，下了決心的，却總是斷然要做到。

哥哥當了巡查，糟蹋村子底人們，被大家厭恨的時候，母親就斷然主張脫離親屬關係，把哥哥趕了出去，那就是一個例子。我來東京以後，她底勞苦很容易想像得到，但她却不肯受做了巡查的她底長男我底哥哥底照顧，終於失掉了一男一女，把剩下的一個託付給叔父自殺了。是這樣的女子。

從這一點看，可以說母親並沒有一般所說的女人底心，但我却很懂得母親底心境。同時，我還喜歡母親底志氣，而且尊敬。

現在想起來，如果有給母親讀……的機會，也許能夠做柴特金女史那樣的工作罷，當父親因為拒絕賣田而被捉起來了的時候，她不會昏倒而採取了什麼行動的罷。

然而，剛剛看了母親底遺囑的時候，我非常地悲哀了。暫時間甚至勃勃地起了想回家

的念頭。

你的母親在X月X日黎明時候吊死了。想馬上打電報告訴你，但在母親手裏發現了遺囑，懂得了母親處心境，就依照母親底希望，等到現在才通知你。母親在留給我的遺囑裏面說她只有期望你，你是唯一的有用的兒子。你底哥哥成了這個樣子，弟弟還小，不曉得怎樣……

她說，所以，如果馬上把她底死訊告訴你，你跑回家來，使你底前途無着，那她底死就沒有意思。

弟弟我在鄭重地養育，用不着耽心。不要違反母親底希望，好好地用功罷。絕對不要起回家的念頭。因為母親已經不是這個世界底人了……

叔父。

「再看不到母親了。她已經不是這個世界底人了。」這樣一想，我決定了應該斷然依照母親底希望去努力。下了決心，不能夠設法為悲慘的村子出力就不回去。

當我讀着信，非常地興奮，心很亂的時候，田中在目不轉睛地望着我，看見我收起信放進口袋去，就耽心地問：

「怎樣講的？」

「母親死了！」

「死了麼？」似乎感慨無量的樣子。

「你什麼時候回去？」

「打算不回去。」

「……？」

「母親死了已經半個月了……而且母親叫不要回去。」

「半個月……台灣來的信要這麼久麼？」

「不是，母親託付叔父，叫不要馬上告訴我。」

「唔了不起的母親！田中感歎了。」

我們這樣地一面講話一面吃飯，但是，太興奮了，飯不能下咽。我等田中吃完以後，付了賬，一路到郵局去把匯票兌來了，蠻蠻地把借的錢還了田中。把我底住所寫給他，就一個人回到了本所底木賃宿。

一走進木賃宿就睡了。我實在疲乏得支持不住。在昏昏沉沉之中也想到要怎樣才能夠爲村子底悲慘的人們出力，但想不出什麼妙計。

……存起錢來，分給村子底人們罷……也這樣想了一想，然而做過送報伙的現在，走了一個月的冤枉路，依然是失業的現在，不用說存錢，能不能賺到自己底衣食住，我都沒有自信。

我陡然地感到了倦怠，好像兩個月以來的疲勞一齊來了，不曉得在什麼時候，我沉沉地睡着了。

因為周圍底吵鬧，好像從深海被推到淺的海邊的時候一樣，意識朦朧地醒來的時候也常常有，但張不開眼睛，馬上又沉進深睡裏面去了。

「楊君！楊君！」

聽見了這樣的喊聲，我依然是在像被推到淺的海邊的時候一樣的意識狀態裏面；雖然稍稍地感到了，但馬上又要沉進深睡裏面去。

「楊君！」

這時候又喊了一聲，而且搖了我底脚，我吃了一驚，好不容易才張開了眼睛。但還沒有醒。從朦朧的意識狀態回到普通的意識狀態，那情形好像是站在濃霧裏面，望着它漸漸淡下去一樣。一回到意識狀態，我看到了田中坐在我底旁邊。我馬上踢開了被頭，坐起來了。我茫

茫然把房子望了一圈。站在門邊的笑嘻嘻的老板，望着我底狼狽樣子，說：

「你恰像中了催眠術一樣呀……你想睡了幾個鐘頭……」

我不好意思地問：

「傍晚了麼……」

「哪里……剛剛過正午呢……哈哈……但是，換了一個日子呀！」說着就笑起來了。

原來，我昨天十二點過睡下以後，現在已到下午一點左右了……整整睡了二十五個鐘頭。我自己也吃驚了。

老頭子走了以後，我向着田中。他似乎很緊張。

「真對不起。等了很久罷……」

對於我底抱歉，他答了「哪里」以後，興奮地繼續說：

「有一件要緊的事情來的……昨天又有一個人和你一樣被那張紙條子釣上了。你被趕走了以後，我時時在煩惱地想，未必沒有對抗的手段麼？一點辦法沒有的時候又進來

了一個，我放心不下，昨天夜裏偷偷地把他叫出來，提醒了他。但是他聽了以後僅僅說：

「唔，那樣麼！混蛋的東西……」

隨和着我底話，一點也不吃驚。

我焦燥起來了，對他說：

「所以……我以為你最好去找別的事情……不然，也要吃一次大苦頭……保證金被沒收，一個錢沒有地被趕出去……」

但他依然毫不驚慌，伸手握住了我底手以後，問：

「謝謝！但是，看見同事的吃這樣的苦頭，你們能默不作聲麼？」

我稍稍有點不快地回答：

「不是因為不能夠默不作聲，所以現在才告訴了你麼？這以外，要怎樣幹才好，我不懂。

近來我每天煩惱地想着這件事，怎樣才好我一點也不曉得。」

於是他非常高興地說：

「怎樣才好……我曉得呢。只不曉得你們肯不肯幫忙？」

於是我發誓和他協力，對他說：

「我們二十八個同事的，關於這件事大概都是贊成的。大家都把老板恨得和蛇蝎一樣……」

接着他告訴了我種種新鮮的話。歸結起來是這樣的：

「爲了對抗那樣惡的老板，我們最好的法子是團結。大家成爲一個，同盟罷××（忘記了是怎樣講的）」同盟罷××：說是總有辦法呢。「勞動者一個一個散開，就要受人糟蹋，如果結成一氣，大家成爲一條心來對付老板，不答應的時候就採取一致行動……這樣幹，無論是怎樣壞的傢伙，也要被弄得不敢說一個不字……」這樣說呢。而且那個人想會一會你。我把你底事告訴了他以後，他說：

「唔……台灣人也有吃了這個苦頭的麼？……無論如何想會一會。請馬上介紹！」田中把那個人底希望也告訴了我。

說要收拾那個咬住我們，吸盡了我們底血以後就把我們趕出來的惡鬼，對於他們底這個計畫，我是多麼高興呀！而且聽說那個男子想會我，由於特別的好奇心，我希望馬上能夠會到。

向被人糟蹋的送報佚失業者們教給了法子去對抗那個惡鬼一樣的老板，我想，這樣

的人對於因爲製糖公司、兇惡的警部補、村長等陷進了悲慘境遇的故鄉底人們，也會貢獻一些意見罷。

聽田中說那個人（說是叫做佐藤）特別想會我，我非常高興了。

在故鄉的時候，我以爲一切日本人都是壞人，恨着他們。但到這裏以後，覺得好像並不是一切的日本人都是壞人。木賃宿底老板很親切，至於田中，比親兄弟還……不，想到我現在的哥哥（巡查）什麼親兄弟，不成問題。拿他來比較都覺得對田中不起。

而且，和台灣人裏面有好人也有壞人似地，日本人也一樣。

我馬上和田中一起走出了木賃宿去會佐藤。

我們走進淺草公園，筆直地向後面走。坐在那里底樹蔭下面的一個男子，毫不畏縮地向我們走來。

「楊君！你好……」緊緊地握住了我底手。

「你好……」我也照樣說了一句，好像被狐狸迷住了一樣。是沒有見過面的人。但回轉頭來看一看田中底表情，我即刻曉得這就是所說的佐藤君。我馬上就和他親密無間了。

「我也在台灣住過一些時。你喜歡日本人麼？」他單刀直入地問我。

「……」我不曉得怎樣回答才好。在台灣會到的日本人，覺得可以喜歡的少得很。但現在，木賃宿底老板，田中等，我都喜歡。這樣問我的佐藤君本人，由第一次印象就覺得我會喜歡他的。

我想了一想說：

「在台灣的時候，總以為日本人都是壞人，但田中君是非常親切的！」

「不錯，日本底勞動者大都是和田中君一樣的好人呢。日本底勞動者反對壓迫台灣人，糟蹋台灣人。使台灣人吃苦的是那些像把你底保證金搶去了以後再把你趕出來的那個老板一樣的畜生。到台灣去的大多是這種根性的人和這種畜生們底走狗！但是，這種畜生們，不僅是對於台灣人，對於我們本國底窮人們也是一樣的，日本底勞動者們也一樣地吃他們底苦頭呢。……總之在現在的世界上有錢的人要掠奪窮人們底勞力爲了要掠奪得順手，所以壓住他們……。」

他底話一個字一個字在我底腦子裏面響，我真正懂了。故鄉底村長雖然是台灣人，但顯然地和他們勾在一起，使村子底大衆吃苦……

我把村子底種種情形告訴了他。他用了非常深的注意聽了以後，漲紅了臉頰，興奮地

說：

「好！我們攜手罷！使你們吃苦也使我們吃苦的是同一種類的人……」

這個會見的三天後，我因為佐藤君底介紹能夠到淺草底一家玩具工廠去做工。我很規則地利用閒空的時間……（原文刪去）

幾個月以後，我把趕出來了的那個派報所裏勃發了罷工。看到面孔紅潤的擺架子的××派報所老板在送報伏底團結前面低下了蒼白的臉，那時候我底心跳起來了。

對那胖臉一拳，使他流出鼻涕眼淚來——這種欲望推着我，但我忍住了。使他承認了送報伏底那些要求，要比我發洩積憤更有意義。

想一想看！

鈎引失業者的「募集送報伏」的紙條子拉掉了！

寢室每個人要佔兩張蓆子，決定了每個人一床被頭，租下了隔壁的房子做大家底宿舍，蓆子底表皮也換了！

任意製定的規則取消了！

消除跳虱的方法實行了！

推銷一份報紙工錢加到十錢了！

怎樣還說勞動者……！！

「這幾個月的用功才是對於母親底遺囑的最忠實的辦法。」

我滿懷着確信，從巨船蓬萊丸底甲板上凝視着台灣底春天，那兒表面上雖然美麗肥滿，但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到惡臭逼人的血膿底迸出。

牛車

會
編
呂赫芳

譯自日本納為卡社出版的月刊雜誌文學評論一九三五年一月號。

「小鬼，還要哭麼？」

惱了火，歪着自己也要哭的臉，木春敲了弟弟底頭，弟弟就更「呀——呀」地張起了和破了喉嚨一樣的聲音，睡到地上，胡亂地打着手脚，把油瓶弄翻了。

「這鬼兒……」木春捏緊了拳頭，彎下身子。「又要打呢！」但抬起了的的手臂陡然失去了氣力。木春溫和地說：

「發昏呀，哭，怎麼辦呢？媽媽就要回來啦。衣服弄髒的呀！」

因為記起了回頭在這個家裏又要演出的場面是可怕的場面。木春早已被這種事情

嚇夠了。每天如此，黃昏的時候從工作回來的父親母親，馬上開始爭吵，結局就打了起來。九歲的木春躲在床裏邊望，弟弟大聲地哭着。「木春，你是木頭麼？」媽媽咬着牙齒喊了。「呵，同哥哥玩去。」木春從床裏面悄悄溜了出來，好像把弟弟抓住一樣地牽着跑到了外面。在田岸上坐下以後，總是問弟弟：「阿城，你怕不怕？剛才哭着——」

爬上了看得見裂縫的食卓上面，木春把手伸進飯桶去，把桶底的飯粒子集攏，捏成團子，塞到弟弟底手裏。

「好了好了，不要哭，吃這。哭着，媽媽回來了就要吃大苦頭呢，阿城。」

弟弟馬上不哭了，用小嘴有味地嚼着。鼻涕和眼淚混和着飯一起流進了嘴裏。

「好吃罷？」

兄弟們吃慣了冷飯。母親早上上工去的時候留下來的飯，到中午就冷了，粘着水氣。大人們走了以後，自由地守着房子，記起來了的時候就從飯桶裏抓出來吃。兄弟倆是這樣成長了的。肚子漸漸脹大了，像懷了孕的女人。但病卻沒有生過。

玩了一天玩疲乏了，正在昏昏茫茫地，外面的竹門響起了嘎聲。木春吃驚地張大了眼睛。「媽媽回來了呀！」搖起身邊的弟弟，跑到門口一看，回來的却是父親楊添丁。

木春用了像是訴說一天底等候又像是向父親討好的口氣開口了：

「爸——今天早呀。」

「啊——」楊添丁轉向小孩子這方面，回聲了。

「你媽已經回來了麼？」

一面拿草給關進了牛欄裏的黃牛吃，他把扣子解開了站着，用竹子做的小斗笠向胸口扇風。

「還沒有哩。」

「嗯！」父親輕輕地點了頭。「肚子餓麼？」過一會又問。

木春底頭點了一點。

天氣漸漸黑下來了。在流着血一樣的夕空上面，白鷺成列地飛，嘎嘎地叫着。沒有風，苦重的悶熱壓着身子，蚊子在面前成羣地唱。汗不停地從額上滲了出來。

楊添丁把一束甘蔗枯葉子點着了火，拋進灶裏。站起身子，舀水到鍋裏沙沙地洗起來了。

「木春，煮飯啦。你媽還不回來……」

爲了使他們不哭，楊添丁向望着灶火的孩子們溫和地說了。

這時候，母親阿梅繞過後面的田回來了。

她也不向丈夫開口，靜悄悄地吧斗笠和飯盒子一放下就走到廚房，把小的孩子拉了攏來，上上下下地看了以後，似罵非罵地說：「你又睡到地上了呀。衣服髒到這樣子，洗都不能洗了呢——」木春被空氣威嚇着了，縮着身子躲在灶後面。

「怎麼了這樣晚——」楊添丁正面地望着老婆說。「糊塗的女人，不早點回孩子不可憐麼——」

「哼，可憐……」阿梅和搶一樣地從丈夫手裏抓過鍋來，跑到米桶邊趕快掀開蓋子看了一看。

「你既曉得這樣，小孩子頂好是不吃冷飯，我也犯不着這樣地跑到街上的工廠裏去呀！沒有用的男人說什麼？」

「什麼你又——」離開了灶邊兩三步，然而，好像被衝着了一樣，楊添丁站住了。

「是的。無論什麼時候，無論多少遍，要說的。從早跑到晚，三十錢都賺不到的男人，不是沒有用是什麼啊呀，米桶空了。明天的米從天上掉下來麼——」

阿梅故意地把米桶底咚咚地敲着響。

「那麼，你以為我偷了懶麼？」楊添丁一看到橫蠻地頂上來的女人，馬上氣得按捺不住了。

「就是這樣，我也是在拚命呀。連一閃眼工夫的懶都沒有偷過。夜裏也沒有好好地睡，一絕早就爬起來出去，你不是也看到的麼！」

「啊啊，不要聽——出去了以後，我曉得麼？想一想誰都懂的。從前米那樣貴，過得很好，現在米便宜了，倒要着急米，沒有這樣的怪事。」

「正，正是這樣。從前，隨隨便便地一天賺得到一圓，現在是，各處跑到了也弄不到三十錢。那道理你懂麼？」

楊添丁又正向了她，很利害地咳嗽。

「懂什麼？想瞞也瞞不了我呵。賭了錢，偷了懶，再不就是貼了女人……」
把視線向着別處，阿梅在灶前灶後忙忙地做着事。

「不對。吃的都弄不到，我能做那樣的事麼？是因為僱主少了呀。」

楊添丁確定地回答了。

「哼，把自己說得乾乾淨淨的。有人僱沒有人僱，全在乎你。認真地去找，一切都做得好，好的，有不僱的麼？沒有用的人……」

「混蛋！」惱火了的楊添丁這樣叫着，跑攏去把女人的頭髮抓住，用力地一拖。阿梅慘叫一聲，仰倒在地上，抓起手邊的碗向男人拋去。小的孩子大聲地哭了。

「貧窮也是命。這個混賬的女人……」

雖然是那樣無知的楊添丁，但也感到了近年來自己一天一天地被推下了貧窮底坑裏。慢吞吞地打着黃牛底屁股，拖着由父親留下來的牛車在危險的狹小的保甲道上走着的時代，那時候口袋裏總是不斷錢的。就是悠悠地坐在家裏，四五天以前都爭着來預定他去運米運山芋。當保甲道變成了六間●寬的道路，交通便利了的時候，就弄成這個樣子，自己出去找都找不着，完全不行了。後來弄到了連老婆都不能不把小孩子丟在家裏，到甘蔗田或波羅罐頭工廠去，否則明天的飯就沒有着落。自己不夠認真麼？——楊添丁自己問自己，不比從前要認真一百倍，一天都沒有偷懶過。老婆每天罵自己是懶人，沒有用，性子燥的

他越想越氣，甚至想把老婆打死。但過後靜靜地想到那也是因爲擔心生活，憎惡的心境就常常消失了。在生活上，不得不頑強地和某種同自己們離開了的眼睛看不見的壓迫搏戰下去，這使他們心焦。

天一亮，昏昏地聽着空牛車前進的聲音在耳朵裏響，楊添丁跟在黃牛底旁邊走去。

夏天鄉間的早晨是清涼的。雜草上的露水還重，每走一步就染濕了腳趾，受到一陣冷感。農夫和牛底影子零星地散佈在田裏，像游泳一樣，從大路上可以望到。腳踏車和腳踏貨車從後面趕過遲緩的牛車，每一個都望一望楊添丁底臉就跑了過去。

街市也是睡早覺的。由鄉間湧來的農民們才把它搖醒了。但雖是這麼說，街中央底樓上還是陷在深深的夢底陶醉裏，只有街邊的污穢的洋鐵屋頂下的市場和破舊的板壁是擠磨着，充滿了騷鬧。人們用了剛剛起來的臉色不斷地叫着什麼，在早晨底空氣裏面跑來跑去。看來好像耽心、競爭、怒號、歡喜在那兒捲成了一個漩渦。

「噓，嘶，嘶……」

在小街的萬發精米所前面，楊添丁輕輕地摸一摸牛底鼻梁，停止了車子。把斗笠放在

車上以後，無精打采地整進了精米所底大門。房子裏電動機呻吟着。

四五個農民在坐着談話。

「哦，早呀。」

向從清早起就暗住事務桌子打着算盤的精米所主人，楊添丁開口了：

「陳老板，今天沒有什麼……麼？」

「啊。」這個米店老板頭也不抬，像回答又不像回答地「啊」了一聲。但就只那麼一聲，並不繼續下去，默默不響地熱心在算盤上面。楊添丁站在土間[●]上面，不動地望着。

先前就拿出烟管來敲着的，臉皮打皺的老頭子在講什麼，楊添丁現在才聽清楚了。

「米這樣便宜，我出生以來才第一次看到。好像是種田的一個本不花種出來的一樣。再加上在這兒的研費，無論賣多少也賺不到一個小錢出奇的事情。」

一個聽着話的牙齒黃污的人說：

「那，老頭子，因為你是自耕農，有米賣，才那麼說。看我罷。吃的米都不夠，倒是便宜的好。」

● 大門進口處沒有架地板舖席子的地方。

「哼。你一個人說的罷。米價高景氣才好，無論誰都惟願價錢高的。——便宜了，夥計，那就算完了呢。」

把烟管重重地敲了一下，老頭子用力地說了。

「不錯！把唾液吞下肚裏，農民們側起了耳朵。」

「那樣麼？在我，都是一樣。左右是……」

把黃污牙齒的壓住，老頭子嘴角上噴着口水，大聲喊了：

「胡說八道！」

「啊，算好了。八圓五十一錢，一起在內——」

把算盤掛到壁上，米店老板向老頭子說了。

「那，那……」老頭子睜圓了眼睛，用下巴向剛才那個農民示意：你看，怎樣……

「陳老板，今天——怎麼樣？」

楊添丁一直委委縮縮地，但抓着了機會就急忙地問了。

「啊，你麼！」好像才注意到了似地，米店老板望了一望楊添丁底臉。

「要裝出去的糙米多得很——」

「那麼，讓我……」

「但是，定了運貨汽車，不湊巧。」

陰沉地，楊添丁站着不動，呆呆地望着米店老板底臉。

「但是，陳老板，汽車走不到的地方，請用一用我底牛車——」
迫於生活底必要，他不能夠說是的是的就輕易地走出去的。

「那固然是的。可是，添丁，你也想一想看。爲了那，我有三四部腳踏貨車，又不是非僱車子不可的那種大生意。而且，用你底牛車也是不上算的。——是一向幫我運貨的你，這，我並不是沒有想過，但現在牛車是不能用了。到別處去看看罷。」

米店老板從椅子上用親切的口氣拒絕了。

臉皮打皺的老頭子同意地點點頭，輪流地望望米店老板和楊添丁，插嘴說：

「在現在，牛車是，誰都不做這行生意了。就是山裏的人，也都有腳踏貨車，因爲那比遲緩的牛車要上算呢。我小的時候牛車很多，現在不是不大看得到麼？那到底趕不上走得快的運貨汽車和腳踏貨車呀。」

「噫，說來說去是這樣的不景氣。我也不能只是耽心別人底事啦。做生意總想賺錢，像

從前那樣，用慢吞吞的牛車，就划算不來。」米店老板苦笑地說了。

「唉，牛車這行買賣我也夠了——」

陡然無力了的楊添丁，慌亂地把茶喝乾了。

臉皮打皺的老頭子，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似地，把烟管靠到肩上，說：

「不但是牛車，從清朝時代有的東西，在這樣的日本天朝，都沒有用。看那個放尿溪的水車，從前我家底穀都是拿到那裏去做米的。但有了這樣的精米機以後，那就沒有用，既然要同樣地出這麼多的工錢，就拿到這邊來了。不只是我一家，大家都這麼辦，現在那兒不是連水車底影子都沒有了麼？日本東西實在是可怕的。」

「實在的。」

農民們聽進了，呆呆地張開嘴，望住老頭子底臉。農民們以為文明的利器都是日本特有的東西。

覺得說到了自己底身上，楊添丁有些不快。但第一次聽到了在這里也有和自己相像的人，他湧起了好奇心，站住不動。

街路已經完全亮了，陽光照着。公共汽車時時跑過，喧鬧地響着喇叭，載上乘客。

從店子裏面望着的那三十上下的矮男子回轉頭來，望着大家底臉說：

「這麼一說，我也記起來了，因為那混蛋汽車，不曉得吃了幾大的苦頭。農事閒的時候，和隣居合夥抬轎子，多少賺得到一點。自從那混蛋在各處的路上不客氣地跑起來了以後，生意就倒罄了，賺來的錢不過剛好夠轎子底租錢罷了——」

「哈哈，哈哈……白費了狗氣力呀！」老頭子大聲地笑了。

「虧你也活過來了！」米店老板少有地一起笑了。

「真的呀，實在是昏天黑地的事情。所以趕快歇手不做，把力氣放到田裏去。混呀混的，已經過了三年。」三十上下的男子屈着手指，感慨無量地低聲說了。

「在日本天朝裏，清朝時代的東西都不中用了。爽爽快快地把那樣的傢伙丟掉，就是種田也要有出息些。」

做那討厭的牛車買賣，不是失敗了麼？——米店老板說着望了一望楊添丁底臉。

「我也是，比較做這行牛車買賣，種田不曉得要好多。但是，那……」

說些不花本的乖巧話罷了——楊添丁想着就憤憤地走出了萬發精米所。

然而，鞭着牛背把牛車一拖動，就又不決定目的地了。在街上，無論到哪里去都沒

有人僱——楊添丁早已知道得清清楚楚的。街上的商人是寡情的，雖然他心裏這樣懷恨，但爲了生活底必要，沒有把那在臉上表現出來。到不肯僱的地方去勉強地求情，十回頂多不過有一回成功。雖然心裏這樣算得到，但到誰也不肯僱的時候，他依然只得到街上的老地方去打轉。

吞吞響地穿過小街底石頭路走到田野，那里底河岸上有波羅鑛頭工廠。楊添丁在塗着藍色的事務室前面停住。

運貨汽車普普地響着喇叭，從工廠旁邊開走了。

「喂，不要走開，走開！」

帶着眼鏡的大模大樣的男子從事務室裏一望到他就一句話也不說地搖起手來，關頭就這樣大聲地吼了。

因爲對手是穿着西裝的男子，楊添丁呆呆地站住了。忽然被這麼一吼，他張開了的嘴合不攏來。

「不要，不要呵——喂！」

沒有法子，他又走到別的製材工廠、米店等底前面去。但僱的人一個也沒有，都是客客

氣氣地回絕了……

「在街上賺錢漸漸不行呀——只能夠在種田人裏面找生意了。」
在牛車上面被搖搖着，楊添丁閉着眼睛想。

二

「哦，楊添丁，碰得巧。」

「哦，阿生哥麼，到哪里去？」

楊添丁在車上抬起頭來，在前面十步的地方，鄉裏的王生向這邊看着。他方臉上沒有表情地走近了兩三。

「近來忙麼？」

一走近，王生這樣說着就跳上了牛車，和楊添丁並排地坐着了。

「哪里！完全相反。」

「噯，這——在我看來，以爲你非常好呢。第一，把這牛趕着走就可以賺錢。真是好買賣。」

「哼，有那樣好事！種田不曉得要好多。」

鈎着頭，楊添丁沉思了。

「種田也苦呀！——可是，明天車子空麼？」王生敲着車板子問。

突然被一種可喜的豫感所襲，楊添丁坐正了。

「啊，當然空的。有什麼生意照顧我麼？」——

第二天早上，楊添丁聽到第一次的鷄聲就爬了起來，把燈籠點着了。漆黑的房子馬上和罩着烟一樣，有了濛濛的光亮。拿出手巾來把頭包了以後，向床上望了一眼，阿梅和小孩們都攤開手睡着。楊添丁趕忙地說了：

「我走了啦！」

外面像塗了煤焦油似地那麼黑。他到牛欄去給了一把乾草給黃牛以後，把車子拖了出來。雖然是夏天，冷風吹得人縮頸，赤腳漸漸地濕了。車子關嗒關嗒地搖搖地向前走，每走一步，蠟燭底黃色火焰煙燻似地打顫，好像要熄一樣。縱橫的道路上鋪的小石頭被車輪軋着，發出了悲鳴，在黑暗裏那響得更大更悲哀。

到約定的地方一看，王生還沒有來。約定是今天早上裝上竹籬送到名谷芭蕉市。楊添

丁停下車子，依然坐着不動地望着天空。

月亮也沒有，漆黑的，只有像沒有來得及逃掉的數得清楚的幾顆星，還有勁地眯着眼。從道路附近的農家，鷄叫的聲音用了衝得破紙的勁兒彼此呼應地鑽進耳朵來。楊添丁想，這麼早就出來做事，恐怕只有像我這樣的人罷。別人正舒舒服服地睡得有味的時候，我却在這裏等生意。楊添丁突然心境陰暗起來了。——就是這樣，老婆還罵我偷懶，沒有用。唉，——楊添丁嘆息了。我那老婆到底是一個什麼女人……那且不管，我這樣苦做也賺不到錢，這是什麼世界呢？菩薩瞎了眼睛麼？他忽然怨恨起不肯保佑這樣苦做的自己的菩薩來了，被悲哀的心境所襲擊。

「喂，來了麼？」

粗大的聲音突然從黑暗裏面神祕地響了。剛才的心境馬上逃散了，楊添丁大聲地回答說等了好久，站起來，高高地舉起籠燈來給看了。——

「幾點鐘了？」

是王生。把挑來的竹籬在牛車旁邊一放下就急忙地動手解繩子。還有像是家族的一個姑娘和兩個青年也挑來了。姑娘戴着斗笠，在朦朧的燈籠照不到的陰處忙地動着手。

青年們也是鈎着頭的。

「兩點左右罷。第一次鷄叫還不久——」

一面急忙地堆着竹籬，楊添丁回答。眼前得到了生意的歡喜湧到了喉頭，他勇氣百倍地拿出了力量。好容易碰到了——在這樣快朗的心裏面，連連叫着多謝多謝，感謝對手。

「幫助窮人的依然只有窮人呀！」

想到街上的人們不但不肯僱用，反而和趕狗一樣地吼起來，楊添丁在親密的感情裏面聲音打抖，時時望一望四十上下的王生。

「說哪里話！這點事情……」王生雖然是否定了的口氣，但好像感到了楊添丁話裏的意思，接着說：「起初我是想帶着家裏人挑去的，但路那麼遠，怎樣行。有腳踏貨車最好，但又沒有人肯借。所以煩勞你。」

把竹籬裝上簡單的牛車，沒有花十分鐘。

對家裏人吩咐了話，打發走了以後，王生跟在牛車旁邊走起來了。

「到芭蕉市要走好久？」

出發了以後，王生耽心時間，時時問。

「大約三個多鐘頭罷。五點過可以到的。靠得住——」

楊添丁時時回轉頭來看一看對手底臉。

在黑暗的路上，聽到了從岔路來的開托開托的響聲，兩三個燈籠搖搖地走近來了。楊添丁即刻曉得那也是牛車伙計。他們大抵是在這樣的早上結隊出來的。

認清楚了彼此底樣子，對面首先開口了：「啊，你也早呀，名谷麼——」

「啊，到芭蕉市。好久沒有去呢。」

車輪聲熱鬧地響着，牛車三四台列成了一個長串。一種愉快的過節似的感覺搖動王底心。走在最前面的一個，用了老年人底聲音低低地議論着什麼。

在黃牛身上打了一鞭，楊添丁問：

「怎麼樣？生意好麼？」

「生意好！哈哈……」緊接在前面的四十左右的男子笑着搖頭了。

「此刻這麼樣地在這裏趕路，想一想也懂的呀。生意好這時候不在睡覺麼！不錯，我也是。」楊添丁心裏感到了淒涼。

「那樣的話不要談啦。大家都是明白的……」

四十上下的男子忙忙地走着，用大的嘎聲唱起來了。

陳三一時有主意

五娘小姐……

……

他底歌聲衝破了黑暗，流着。有誰用鼻音跟着唱了。

楊添丁不能夠那樣做。因為生活，不能夠唱歌不能夠快樂的自己底心，現在才吃驚地發現了。覺得快朗地唱着歌的人可以羨慕。

牛車在道路中心走着。

突然，四十上下的男子停止不唱，從車台旁邊抽出棍子，向路邊走去。

被燈籠底光凜然地照着，路碑站在那裏。

「你媽的！」一聲喊，他動手打倒路碑。但只是發出拍拍的聲音，無論怎樣打路碑却一動也不動。他狠狠地低聲喊了。

「呸，這混蛋——」

「好的——來啦！」

喊着跳了出來的男子馬上找來了一個大石頭。兩個人舉了起來，用力地擡上去。擡了兩三次，路碑就不費力地倒了。

「看你狠！」

拋到了田裏以後，兩個人大聲地笑着轉來了。

他們白天常常從路碑底旁邊經過，每次經過，反抗心就按捺不住地湧了起來。常常想找機會把那弄掉。路碑上寫着：道路中央四間不准牛車通過。因為用小石頭鋪得坦平的道路中心是汽車走的。

「我也完着稅的呀。道路是大家底東西。汽車可以走的地方我們不能走，有這樣的道理麼？」

但是，雖是這麼想，但白天覺得大人可怕，沒有由那通過的勇氣。他們曉得，如果不小心地被發現了是在道路中心走，罰錢以外，腦殼還要被打得咚咚響的。——這樣地，道路中心漸漸地變好，路旁的牛車道都通行困難起來了。黃色的地面被車輪研成了溝，現出了很大

的凸凹。因此，車輪挾在溝裏面，不容易前進，非常吃力。雖然這樣，却一向沒有修理，更加成了險阻的山和谷。

「這樣的路能走麼！」

在沒有人的早上，他們不在那上面走。主人似地不客氣地在道路中心研着溝走去。

「想看看混蛋汽車要哭的樣子。在這種時候不能把牛車老爺怎麼樣罷。哈哈……」

先前的四十上下的男子走到楊添丁底旁邊，一個人快朗地笑了。

「真是，混蛋汽車可惡透啦！」

楊添丁同意地說了。

近年來越法被推進了不景氣底深坑，那是因為被混蛋汽車所壓迫，無論是怎樣沒有知識的他們也是知道的。他媽的，混蛋機器，是我們底強敵。——敵意由心裏湧了上來。

雜着車輪聲，歌聲又衝破了黑暗。都是想到什麼唱什麼。這里那里鷄在啼，還時時有狗叫，感到曙光迫近了。

從路旁的甘蔗田裏跳出了一個人影子。恰好在王生底身邊。王生稍稍吃了一驚，睜大了眼。但即刻明白了那是前面的牛車伕。他脅下抱着一把甘蔗梢子。他急急地跑上前去，剝

下嫩葉給牛吃的樣子在朦朧的燈籠光裏可以看到。

王生悄悄地向旁邊的楊添丁說：

「喂，那樣地把甘蔗稍子折來也不要緊麼？捉住了就不得了罷？」

「那有什麼，並不丟在地上，是給黃牛吃的。而且，這時候是我們底世界，全部折完了也不會有人曉得的呀。」楊添丁拋出來一樣地說了。

這麼早出來找生活的僅僅只有我們——這想頭同時也掠過了楊添丁底腦子。

事情完了，走出名谷芭蕉市，快八點了。

晴得很好，太陽燒着街道。

「啊，好運氣，有四十錢。買得到四五天的米！」

楊添丁在心裏打算了一下。奇怪的是，睡眠不足底疲乏也沒有，只是不斷地想着賺到錢的歡喜和錢底用途。

「老婆那傢伙，這回可不會抱怨了罷！」

對於老婆，意外地心境舒暢起來了。這一次有把握使她了解，想着就多少次地微微笑了。

街尾的污穢的平房，被埋在塵沙裏面。板子和洋鐵屋頂吊了下來。鷄、吐綬鷄、鵝，在路上跑來跑去地鬧，扇着屎。這里汽車很少來。被叫做所謂台灣人街，政府認這是不衛生的本島人底窠，完全不管。

在路邊梅檀樹下面趕着黃牛走着的楊添丁陡然停住了，「啊——」地叫了出來。一瞬間，他眼裏耀着很大的驚愕。「你，現在……」

「啊……好久不見啦。好的好的。」

搖着手笑，站在他面前的漢子——也是牛車同行的老林。是因為好賭常常被關進豬窠去的脚色，楊添丁聽說他因為做賊犯了案，被送進監獄去了。現在忽然在面前出現了，所以他底驚愕是不小的。

「你，不是被關進火磚城裏去了麼？」楊添丁又一次高聲地喊出來了。

「噓……」老林銳利地釘住他。用指頭按着自己底嘴，制住了對手以後，看了一看周

圍就小聲地說：

● 指警察署底拘留所。

「不錯。你也知道麼？進去了一些時。」

「一些時？」

「嗯，六個月呀。也不是殺人犯……」

他們兩個離開了街市，向田野方面走去。

從和鐵路並行的火磚製造工廠噴出的黑煤烟把空氣弄髒了，逼得過路的人把臉轉向旁邊。

「只有六個月做了賊……」楊添丁偏着頭，吃驚了似地低聲說。「只有六個月！我以為要坐兩三年。」

「哈哈……好的好的。可是，你還是那麼老實呀。」

「老實這呵……」

楊添丁做了一個吃飯的樣子給看了，接着記了起來：

「今天，你也是出來找生意麼？」

「哪里！已經歇手了呀。賣掉了。沒有幹頭。現在這時世，做工是牛傻子。玩玩反而上算哩。」

老林望着楊添丁底臉爽直地說了。

「什麼？」楊添丁眼睛睜大了。

「是呀。做工是傻子。能夠大大賺錢的事情現在都被……搶去了。我們，做工是傻子呀。」
拋出來一樣地說了，老林跳上了車台。

「但是，肚子不塞飽行麼？」

「嗯，做工也塞不飽呀。不是麼？」老林低聲地說了。「用盡了心思，流着汗賺四十錢五十錢，還不如隨隨便便地玩玩，這麼弄一手贏個十圓二十圓的上算呢。」

「弄一手？」楊添丁不知不覺地吞了一口唾液，望住了對手底嘴。

「是呀。如果輸了，就花個夜把工夫，到有錢人底府上叨光叨光，靠得住又是錢。捉到了就在那裏住個年把。那時候有飯吃，正好——」

「有飯吃？」楊添丁皺起了眉頭。

「嗯，在火磚城裏面給飯吃的咯。我是，到無論怎樣也沒有辦法的時候，還故意跑去吃呢。沒有什麼可怕的。看守已經成了朋友。」

「真的？我還以為是非常可怕的地方……」

楊添丁感動了似地眯着眼。

頭髮亂蓬蓬地，阿梅急急地走着，哭腫了的眼睛周圍現出了紅圈子，臉頰是濕的。小的孩子驚慌地在母親底手腕裏縮小了。

「無論哪個都懂的呀。」

楊添丁眼睛充血地跟在後面走。望望父親又望望母親，木春偷偷地跟着跑。

夫婦晚上回來又爲錢打了起來。因爲那是很久以前繼續下來的，楊添丁終於忍耐不住爆發了。

「這樣還——你到底爲什麼這樣不懂道理！」

在力氣大的男人前面，女的弱得像豆腐一樣。狠狠地被打了一頓以後，阿梅也是阿梅，滿臉殺氣，抓着男人底點弱叫了起來：

「滾！家是我底。沒有用的忘八，滾！」

楊添丁是招來的丈夫。家主是阿梅。

「啊——」

農民們從田裏望着他們兩個，驚奇地喊了。

「怎麼？又來了？」

楊添丁裝作沒有聽見，低着頭，不向發出聲音的那方面看。阿梅也靜了下來，他們夫婦底吵架在村子裏是有名的，弄得什麼人都知道。對於這，楊添丁覺得難堪，想避開碰到的人。夫婦繼續地吵着。一米突寬的保甲道在田地中間灣灣曲曲地伸着，那終點是保正底家。夫婦兩個走進了那裏面。

保正底家非常漂亮。紅的屋頂映着夕陽，從院子裏的樹葉中間望得見漆得雪白的壁。門口照着兩盞電燈。是村裏第一個大地主，做了將近十年的保正，說是官許的也不為過。

養得很好的肥狗叫着跳了出來。阿城叫了一聲，緊緊抱住母親。

保正從夫婦底嘴裏從頭到尾聽了以後，在將近六十歲的打皺的臉上浮起了微笑。

「嗯，是的是的。但是，夫婦吵架這回事，氣一平又會好的。不要耽心。回到家裏就什麼都忘記了。想一想看。」

「不。」楊添丁馬上用力地接着說下去。「這傢伙呀，不把我當作丈夫呵。無論怎樣說

是因爲景氣不好，她不聽。說是賄了啦，養了小老婆啦。這樣的老婆哪里！剛才叫我滾……」

「畜生！說得好神氣——實在是那樣子，還怪人我這樣吃苦都不知道……走你底罷！」
阿梅馬上回罵，抽噎地哭着。

「這已經懂了。添丁說的是實情。現在的時世不景氣，而且牛車是……」

保正用了什麼都懂的聲音說着，看不起地望了一望他們夫婦。

「生活很艱難罷。所以夫婦兩個……」

在這裏，保正用勁地勸慰他們夫婦有和合協力的必要。

「說是不景氣不景氣，有做工賺不到錢的麼？米都沒有吃的，怪哪個不顧家的忘八畜

生！」

阿梅搖着手叫了起來。

「這混蛋，又——」男的旁若無人地跳起來了。

「啊，好了好了。不錯，你說的也有理。雖說不景氣，只要認真，總不會吃苦的。這就是關鍵，或者變成富翁，或者變成叫化子，怎麼樣，添丁？」

保正用了偵探的眼色向着楊添丁。

「認真認真，我是認真認過了度的。這還不算認真，我就不懂認真是什麼一回事了。啊，不懂不懂！」楊添丁呻吟起來了。

「而且，到現在叫我滾……這算是夫婦麼！」

「你才是，沒有夫婦恩情的忘八！」

保正想，怎樣才能把他們夫婦趕出去呢，這非馬上解決不可。

「那麼，這樣好了。既然賺不到錢，牛車這行買賣歇手不做，夫婦兩個都種田去好了。丈夫也不能夠賭博養小老婆，女的也看得見丈夫認真不認真。而且，種田很好過活。」

楊添丁突然眼睛亮起來了。「哦，我早就希望這樣。照我看，種田不曉得要好多。」

但一瞬間他又無力地說了：「可是，現在我是窮得連田都種不起。做佃農要押租錢能？」

「當然要。沒有押租錢就不能夠租田種。」保正笑了。

楊添丁嘆了一口氣。接着，像想起來了一樣，向保正磕了幾個頭。

「保正伯伯，請租些田給我種好不好？押租錢請您同情……」

「聽到這保正就哼了起來，做出一個碰見了鬼似的臉色。」

「不要胡說。那哪里做得到同情同情，世界上什麼都要錢呀。」

保正再不要他們夫婦說下去。從椅子站了起來，陡然改變了口氣：

「已經可以回去了。回到家裏就沒有事！」

「我不，這樣的男人，滾罷！家是我底。」

阿梅像小孩子似地反抗了。

鬧得夠了——保正含着怒意盯住阿梅。

「那麼，等一等！保正伯伯不是你們兩個底保正伯伯。就請大人來，那時候向大人說好了。冷飯總有吃的。」

夫婦兩個驚慌地回到了漆黑的草房子。擦着洋火點起燈，把角落裏的椅子拖出來一

坐下，楊添丁用了平靜的聲音對倒到床上睡下了的 婆說：

「喂，燒飯罷！」

望着父親母親底氣色，孩子們溫順地縮小了，肚子餓得利害，但不聲不響地望着。阿梅

不答腔。

丈夫馬上緊張起來了，不再不要吵罷——對於老婆底這種態度，楊添丁氣得按捺不住，但是，生活呵，生活呵——他壓下了自己，重新妥協地向着老婆：

「我想了一想呢。在日本天朝，這種牛車買賣無論如何沒有辦法。和你也吵得不少，都是爲的這。像保正伯所說的，我打算種田。那好得多……」

阿梅身子動都不動。但楊添丁還是平靜地望着，說下去：

「存點錢罷！存起來做押租錢。那時候把牛車賣掉種田。呢，從現在起多多地存點錢罷——」

他底胸口塞滿了奇妙的興奮和決心。他感到了到現在止沒有過的清朗的希望照耀了出來。

「嗯。」

阿梅開始翻了一個身，轉向了這面。楊添丁却又陡然着慌了。

「存錢？存你底骨頭罷！」

對於嘴不好的老婆，楊添丁溫和地問：「爲什麼？」

「吃飯的錢都沒有，存錢？從哪里存起？」

「那——」雖然楊添丁覺得那說的不錯，但暗示着什麼意思地說了：

「就是啦。你也想一想看。暫時地忍耐一下，用能夠賺錢的方法幹一幹。我做我底，你做你底……」

「方法？你總是說胡話。有方法賺錢，早就用不着吃苦了。說什麼騙鬼的話呵！」
阿梅轉向了裏面。

對那望了一會兒，接着楊添丁無力地站起來走到床邊去，胆怯地對老婆說：
「暫時的，是的，暫時的就行了。那……也可以。只要能賺錢，我是不要緊的。」

四

像是燒紅了的鐵板罩在頭上一樣的酷熱的夏天。

「那個女人，阿梅呀。」

從什麼時候起，村子底人們對於牛車伕一家起了謠言。

「那傢伙做起好買賣來了啦。幹那哩！」

「呃那——」

你望我我望着你，格格地笑了。

「不錯，賺錢呀。添丁曉得麼？」

「那——近來沒有看到。聽說到別的地方去了。聽總聽到了罷。」

呆呆的臉上現着憎惡的顏色。四五個人順着耳朵集在一起。

「喂，歲數幾大了？」年輕人性急地插進來問。

「不要臉！混蛋！」有人叫了。

「哦，你去麼？三十上下呀。將就一點！」

好像覺得可笑得很，大家一齊鬨笑了。

但阿梅裝做不知道的樣子由村裏走過，和別人不答腔，從來沒有現出過像那回事的臉色。在她，較之謠言，度命的「錢」更爲重要。

「畜生！造謠的是那些混蛋——」

有時候，阿梅一個一個地想起在街上的鬼洞裏碰到過的村子裏的認得臉的人，氣憤

了。但是，錢呀，生活呀，這念頭一抬頭，她就覺得滿不在乎，想只要裝作沒有聽到的樣子就行了。

「媽……」

夜深阿梅一走進門，小孩們就叫着抱住她，接着一直像討好似地望住她底臉。近來母親總是夜深地從街上回來，小孩們也感到了。那使小孩們寂寞，不平。

「肚子餓麼？要睡罷。」

一看到小孩們底臉，陡然眼睛發熱了。熄掉燈，母子們在漆黑的床上睡下以後，阿梅還是開着眼睛。在黑街裏的情景，歷歷地湧上了胸頭。

雖說是三十上的女人了，這是第一次，受不住，不自然地覺得難堪。

被不識認的男子野蠻地用力把身子抱住，那時候真想哭了。但抓住錢的時候又有一種得救了的輕快。到給了一些錢把在門口的主人老婆子走上回家的路，就又被後悔的念頭所襲擊了。覺得做了很壞的事情，她憤憤地起了想即刻譏罵丈夫的慾望。

近來覺得一切都陰暗了。

阿梅用了悲哀的聲音向兩三天回來一次的丈夫說：

「想想法子罷。——真是討厭的事情。你男子漢那樣沒有用麼！臉轉向旁邊，終於落下了淚。」

「錢呀。只要有錢……媽的，錢呀。」

楊添丁搖着被太陽晒黑的臉，叫了。

「我運了山芋，依然不行。山路險，牛走不動，不過三十錢。除掉我吃的飯錢，沒有什麼多的了。」

夫婦兩個垂着頭。

「難怪，小孩們可憐。」

「到夜深，孩子兩個孤零零的呢。想想法子罷——」

「唉——」嘆息一聲，像向老婆抱歉似地，楊添丁伏下了視線。

「怎麼樣，你底錢……」

老婆出賣肉體的錢是一家底命脈。

「不要瞎想，還米店底債都不夠。波羅工廠最近要關了，怎麼辦？」

「沒有法子——」

無論怎樣依然是苦得不能抬頭，楊添丁茫然地不曉得以後應該怎樣才好了。這樣的一家受到了再也爬不起來的致命傷，是四五天以後。

青空上像吐散了的唾沫一樣的白雲飄着，熱氣不客氣地四面圍住，像張開兩手向前擁抱似地迫近了的山，肚皮上有些地方現出了紅肉，因了陽光那使人覺得刺眼。竹林、相思樹林、甘蔗田，一切沉默着，被通紅的太陽照着，生氣盎然。

樹林從山脚一直低低地傾斜下來，隔着一條碎石河這邊，有在上面飛翔着鳥、蝴蝶、蜻蜓等的田畝。在錯踏一脚就會跌下去的那樣斜坡上的田裏，農民剛剛種下的嫩苗，取了不動的姿勢。被田畝挾着，鋪着小石的白路伸過。

在那上面，汽車和腳踏貨車軋軋地走。

皺着眉頭的農民們，一個兩個三個，前前後後地一面走一面講。有的戴着竹斗笠，有的撐着舊式的傘，也有空着光頭，把手反圍着，不在乎地讓汗水流下。

「今天，什麼價錢？」後面的人問。

「豆餅又漲了呵。漲了十幾錢——」前面的人回答。

於是大家都不做聲，就心地順着耳朵聽。

「肥料貴，米便宜，我們真不得了。」有人側着頭說了。

在梅檀樹下，從走着的路，望着田畝的一個人，像提起同伴們底注意似地指着田畝說：

「這裏的水田碎石多呀，水也似乎不夠！」

聽的人點頭同意，睜着眼睛想更仔細地看一看。談話從自己底經驗發展到水田，源源不絕了。

水色的公共汽車響着機器底聲音，追過他們，吐出像濃白的霧一樣的塵烟跑過了。

農民們把臉轉向旁邊，避着那走。

楊添丁坐在車台上面，略略睜開眼看了一眼。黃牛什麼也不知道似地緩緩地向前走。硬的車輪時時陷進了凸凹的路裏，坐在板子上的他底頭被震得發痛。但他還是抱着膝頭坐着不動，浴着熱的陽光，悠悠地打瞌睡。

楊添丁已經想倦了。爲了錢，爲了生活，追逐着他的壓迫，始終是釘在他底腦子裏，使他煩惱。爲了尋求生路，雖然把老婆都推到獸道裏去了，但依然不行，心想也許是前世的報應。

在街上失望了以後，他就把目標轉向了靠山的鄉村，到各處招攬搬運山芋的生意。但靠山的鄉村裏也是很不容易找得錢的。並不是能夠滿足他底希望的現實。到今天走上歸途為止，有十天了，剩下的純利是現在裝在口袋裏的八十五錢。

十天八十五錢——靠道怎樣能夠活命呢？楊添丁想到老婆和孩子的時候，就被暗淡的心境所襲擊，覺得一切都不懂了。生活，錢，老婆，混蛋，牛車，在腦子裏反來覆去的時候，他感到了虛無，自暴自棄地坐在車台上面打瞌睡——

覺得的確有人走攔來了。楊添丁打開了眼睛，同時就大吃一驚。「完了！」叫着從車上跳下來的時候，已經遲了。

在他底前面，大人用了可怕的臉色望住這邊，站着。

「哼，你好舒服！」

聽見大人底粗手腕一動，馬上臉上就換到了一下。感到似乎熱潮湧到了臉上，楊添丁抖抖地打顫了。

「不准坐在車上，不曉得麼？」大人臉上通紅地喊了。

「呢，我——」

不曉得怎樣說才好，吃吃地動着嘴，楊添丁底臉上又清脆地響了一聲。

「這牛車，是你底麼？」

大人從口袋取出小本子和鉛筆，彎下身子看一下車台上的牌照，敏捷地寫起來了。

「大人，一次，饒過，求您——」

楊添丁要哭似地做出對大人作揖的樣子，牌照被寫去了以後，會受到怎樣的處罰，楊添丁是早已知道的。

「有你底，支那豬！」

收起了小本子和鉛筆，大人鄙視地望了一望做着作揖的樣子的楊添丁，狠狠地罵了

一頓就騎上腳踏車走了。

「唉，運氣壞，怎麼辦呀！」

望着那，處罰的事情湧上了胸頭，楊添丁沒頭沒腦地着急了。

罰款二圓，甲長拿着奴庫派出所底通知單來，是第二天底黃昏時候。

「明天上午九點交，記着！」回去的時候甲長鄭重地吩咐了。

「明天？」楊添丁用了非常狼狽的表情回望了甲長。在生活窮困的現在，明天當然拿不出二圓來。他哼哼地呻吟起來了。着慌得不知所措。

那晚上，他向踏着夜露回來的老婆首先提出了這件事。

「喂，道理說過了。忍痛一下，湊足二圓罷！」

小心地辯解了以後，楊添丁哀求一樣地望着女人。最近對於老婆所抱的對不起的感情，使他無論什麼事都對她取了這樣的態度。

阿梅在換衣服，呆呆的臉上一瞬間飛滿了怒色。

「唉，不成！」望着那樣子的楊添丁，反射地感到了失望。

「我，不曉得，沒有錢呀——」

阿梅過於激怒，反而用冷淡的聲音說了。她底臉色看來反而像嘲諷一樣。楊添丁從來沒有覺得像現在那麼恨她了。

「喂，不要那麼說，因為對手是大人，拖延一下又得大大地吃苦頭。喂，幫幫忙。」

努力地壓制住自己，楊添丁用了買老婆的歡心的口氣說了。

「幫幫忙幫幫忙，你未必曾經給了錢我麼？沒有錢，還說幫幫忙幫幫忙，怎麼幫法……」

阿梅認真地望着丈夫，憤激地喊了。

「沒有那回事。到現在為止，在街上做什麼的——明天要交呀。喂，懂麼？」楊添丁焦燥地說。

「明天就要交，不要吵，拿出來罷。你未必願意我吃大人底苦頭麼？」

「不曉得。你這樣的男人管得着麼……家裏這樣苦，還能夠在牛車上悠悠地打瞌睡呢。說是着急家，說說罷了。」

像是被推進了絕望裏面，她流着淚大聲地嘆息了。丈夫說是要認真，原來是騙自己的，想到這她非常後悔了。

「爲了家，忍痛地那樣出賣自己底身子，我傻呀！」

後悔的念頭高了起來，阿梅終於哭了。

懂得了老婆所說的意思，楊添丁陡然改變了態度。

「媽的！」他憤憤地叫了。「懂了。街上的男人比我更有味啦！」用了可怕的样子向着老婆，兇兇地站了起來。「到明天止弄兩圓錢，算什麼容易的事情。再不要你幫忙了。既是這樣——」

楊添丁跑出外面，在漆黑的夜裏消失了。

太陽雖還沒有起來，天已經快亮了。

走了一整晚的兩隻脚，像棍子一樣地那麼硬。粗燥的紅皮膚，被露水打濕了。腦袋整晚響，重重的。

「媽的，看罷！」一面走，楊添丁心裏面衝動地低聲說了。這麼辦最能夠使他感到滿足。在秤幹兩頭吊着的麻袋子，脹得和香腸一樣。裏面滿滿地裝着鵝。

時時地，從窒息似的苦痛中間發出了「嘎嘎」的嘎聲叫着，鵝在狠狠地掙扎。在森森的冷靜的空氣裏面，那叫聲突然地響得很大。每一次，楊添丁被心臟給捏了一下似的恐懼和混亂所襲擊。感到自己底臉蒼白了，縮小了，非常地着慌。

「這不行，得更鎮靜些。完了以後——」

他裝成英雄底樣子，吐責自己，打起勇氣來繼續地走去。

「呃噉！」

勉強裝作滿不在乎，他換一換肩，在甘蔗田中間穿過。

黑黑地浮着的山漸漸清楚了。竹、相思樹、芭蕉、甘蔗，在山腹上開始現了出來，像張着的烟幕似的雲，漸漸從空中散了。

山浴上了日光，山脚下西藝街底屋頂現得白了。一瞬間，清楚地看到這里那里昇起了烟。不一會，像被踢散了的火柴匣子一樣的街上的平房展開在眼前。

壓制着打顫的自己，楊添丁超然地走進了街裏。照着定好了目標，他向市場走去。

聽到了從市場來的騷擾的聲音。山裏的人，鄉裏的農民們，在叫着罵着。李子、筍、蔬菜、柴，湧到了市場底入口，成了一長串。

楊添丁左右地望着，走進市場去了。

還沒有走幾步的時候，從後面來了「喂」的叫聲。他驚慌地回頭望了。

「哎呀！」

馬上，他拋掉擔子，跑了起來。一面跑，感到皮鞋聲和嗒嗒的聲音漸漸追近了的時侯，忽然，他底衣服被抓着了。

「大人——」

他像臨死的時候似地叫了一聲，以後就什麼也不知道。

薄命(附錄)

台灣楊華

轉載自台灣出版的月刊雜誌台灣文藝一九三五年三月號。

一陣陣的風兒，悉率地吹動着窗格，更戛戛地響個不止，鬚鬚要進來一樣的，在拚命叫喚。

「戛戛！請開門！戛戛！」

然而，我默坐着靜思，都不去理牠。

夜深了，愈覺得是和死一樣的靜寂，秋蟲雖然振動寒翼掙扎着斷斷續續的啼叫，却不過在這靜寂的當中，平添了淒涼的情調吧！月兒漸漸的給烏雲籠罩住了，風却愈加刮得利害，吹得那幾棵留着枯葉的老樹，悉率地作響，月兒已深入烏雲的重圍的核心了，天地更陰慘起來！怒號的風聲裏，鬚鬚帶來了一陣的細雨，在這細碎的雨聲裏，鬚鬚又夾雜着一陣模糊的披雅娜的聲音同時鈎起了我心頭無限的淒清。這披雅娜的聲音呵！又鬚鬚是個古怪的精靈，牠遠遠在着，張着偉大而撫愛的手，使我的心全個傾向於牠了。不一回忽然披雅娜

的聲音戛然停止了。我心頭無限的淒清却依然是存在着，風雨聲也還是交響未停，時已十下，還是毫無睡意，在這淒迷的燈光下愈覺得孤寂。我的心本是已寂寞，更聽得那室外雨風淒清的聲音，簡直是驅逐我這孤蓬似的旅客，向着回憶熱情之路上去。

表妹！我現在又想起你瘋了的情景。我想你從小住在我家的事情，我想起你短促生命中一切的痛苦和艱難，更想起你是死了，你是永遠的死了。再要聽到你憨直的聲音；再要看見你憔悴的面容，是永遠不可能了。如夢如烟，不堪回首的逝影，時常的在我心房的深處閃現，使我感受無限的哀傷與失望，有時竟悽然而至於唏噓起來。

嗚！人的一ance，宛如一個夢，不！不！不！不是一個夢，這譬喻太普通，太平凡了，不如說，人的一ance，好像是個傀儡，被一條命運的線牽着在場上跳動，要東就東，要西就西，無意識地，不由自主地迴旋舞蹈，要依着劃定的軌道上跑，不準你稍越雷池一步，真的命運的惡作劇呵！我常常這樣想，這樣地來解釋人間不幸與幸運的事情。

她生來就好像被命運詛咒着一般的，自幼便死了母親。她一生沒有得到過母親的愛，再增加了姑丈——她的父親——的燥急，好賭，和乳母的凶戾疏忽的看護，也就造成了她一生孤獨消極的陰影和多病的身體了。她從小也沒有好的衣服穿過，穿的又是破了再補，補

了又破的一件藍的原洋布衫，差不多在四月裏穿起，總要等到八月裏才脫下來，而所換上也只是一件補得不堪的元色洋布的夾襖，全身真是骯髒得了不得，頭頸，手足都好像上了一層油垢一般。

她很聰明，記得在我家的時候，每次吃過晚飯了後，照例父親是要我將日裏教過的書拿出來再溫習的，她總坐在我的身邊旁聽着，有時我讀不明白的時候，父親便打我一下，接着教我這是什麼字，那是什麼意義，但我小時很遲鈍，一個字教過了好幾遍，雖然想快一點記起來，但過了一刻又忘記了，等到父親第二次問我的時候，我往往不知所措，而她呢，倒很清楚的記着。說這字是這麼樣的讀音和意義，講得清清楚楚。

「你這不長進的東西，老是這樣教不通。你看，愛娥的年紀比你還小。倒比你聰明得很，羞也不羞？」

當我父親這樣地罵我的時候，表面上我雖然很不服，心裏却在服她的聰明。

她的所以到我家來，是因為她的父親賭輸了錢，把她賣到一個冷冰冰，陌生的人家做媳婦仔，她經受不起許多虐待……苦楚……才跑到來的，我還記得當她每來的時候，見了我祖母便大哭起來道：

「媽呀！這一次就是父親打死我，我也不到婆家去了，你看咧！這是婆婆……。」

說着就伸了頸子，又解開外衣，露出胸口，再又捲起了褲腳，露出大腿，給祖母看，祖母見她頸子上抓得周圍滿佈着黑色紫色各種深深的指甲痕。胸部是一條一條的竹仔痕，腿上又是捻得現出許多紫色青色的塊。看過了，祖母便含淚指向我父親說。

「你看人家孩子到底不值錢！犯了什麼罪！又這樣打了……。」

我父親也皺着眉頭同情地道：

「是呵！愛娥！你別去了，就在我家裏住下去吧。」

她聽了這話，如同法場上的犯人忽遇了大赦一樣，登時便不哭了，而且在她枯黃的小臉上，立刻露出了一種表示安慰的苦笑。那時她只有七歲——比我少一歲——却很像一個成人的樣子。她很少和人家說話，如有人無論問她或叫她，她必定非常恭敬的回答。每日飯後洗了臉總是本本分分的坐在祖母旁邊，聽着祖母談着平常瑣碎的家事，一對無光的眼睛，注視着祖母的面龐，好像聽得津津有味的樣子。祖母倒非常愛她，稱讚她將來必定會做人家。她來的那一天，祖母便給她洗個浴，換了一套半新半舊的衣服，夜裏跟着祖母同睡。到了我家以後，雖不能說她是入樂土，比較她在做媳婦仔總無論如何要好得多了。但是她

始終沒有欣顏歡笑的時候，雖然有時我們在大聲歡笑着，她也跟着輕輕的笑了一聲。但那笑聲中總含了苦寂和淡漠，使人聽了感着一種深甚的消沈的意味。

她並不甚美，如其給現代的創作家批評起來，簡直是個母夜叉，她既沒有如他們所讚稱般的苗條的身材，也沒有如他們所謳歌般的彎彎的眉毛，圓圓的眼睛，腥紅的嘴唇，所有的只是一條長不盈尺的又紅又黃的辮子和一幅枯白瘦削的小臉子，嵌着一對塗着悲色的沒有神采的眼睛，嘴唇是紫黑色的，牙齒是乾黑的，鼻子是很平的，平得就像沒有的一樣，又兼鵝頭，是以要認識她鼻子的存在，是難中之又難了……講到美，她總都在被摒棄之列，沒有一處或者一點能夠使人可愛的地方，因此別的孩子們都不喜歡同她一同遊玩，其實她自己也自慚形穢，不敢和那些穿着綢穿着緞穿著得很美麗的孩子們去遊玩，於是在另一方面也就愈使她悲哀成性了。但是我很同情她可憐她，不過我日裏是要跑到距家二里多遠的公學校裏去讀書的，所以和她玩耍的機會很少。而她又孤獨成性，即使在星期日我叫她同別的孩子們一同去玩耍，她也甘願一個人坐在家裏推却不去的。

記得有一次，大約五月裏吧，在星期日的午後，我一定要她同我到小溪邊去捕小魚，她被逼得不過，只得拿了一只小的畚箕很不情願的同我出去。

我家離小溪很近。小溪對面有一座小山，繁茂的相思樹林，望過去彷彿覆着一個大的球一般，小溪邊種着一株株的楊柳，在春天的時候，嫩綠的非常可愛，在夏天的時候，更是清幽得涼煞人……如其你獨自一個人坐在那邊，聽着柳樹上小鳥的玲瓏的叫聲和清澈的潺潺的水聲，望着對面小山上蔥蘢的樹木，幻想起來，是要使你羽化登仙疑是置身天國了。我們慢慢地走近了溪邊，許多小孩子都已很活潑的跳在溪中捕魚了。我便脫了鞋子襪子也跳下溪中去，一面叫她蹲在溪邊，用畚箕截着，等到魚遊進去的時候，便很快的拿起來，我自己已在溪中來來去去追趕小魚。可是她很不中用，幾次把畚箕拿起來的時候，都給他跑了。那時我不覺燥急起來，便嚙嚙嚙說了幾句，而別的孩子們見我嘴開了，——他們都非常憎惡她——也就馬上都接上來說：

「阿漢叫她這種人做幫手，倒不如自己一個人來捕好，你看——」

「這個人真笨，直像泥人一樣！」

「她的臉子更難看，你瞧，伊的鼻子，簡直落了三次西北風兩，也還滴不到牠的！」

「好醜！醜到買不到車票！」

她受不住這樣難堪的輕蔑譏諷的話，便拋了畚箕，抖了幾抖下巴，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阿旺！你看她倒會哭哩！」

「是的，太愛哭咧！這裏又不是死了她的爸爸媽媽。要她哭什麼呢？而且哭得又很不動聽。」

「愛哭咧！愛哭咧！」

大家便一齊這樣地嚷了起來，因此她越發哭起來，背轉身，一面哭一面走回去了。我那時很後悔自己太鹵莽輕率，實在是不應該埋怨她的。便也拿了畚箕，抱鞋子襪子都擺在畚箕裏追上了她。牽着她的手安慰她。但是她一聽我安慰的話，益發哭得利害了。沒法子，我只得呆立着聽她哭。後來好不容易住了哭。我便和她回家裏來，母親見了她一雙哭得紅腫的眼睛，以爲我在外面欺負她了，還很利害的罵了我一頓。

她住在我家每年總要回家二次，而且她回家的時候往往和我在學校放暑假年假同時，倒好像她在避我一般，聽祖母說：

「愛娥說……她和你們合不得伙。」

真的，哦！孤苦的表妹呵！薄命的表妹呵！

後來我在公學校的高等科畢了業，便考入T市的二中了，放假的時候，也大概都在T

市的伯伯家裏，回家的時候很少，關於她的消息也就茫然了。只聽見伯母說——

「她很會幫我家裏的忙哩！」

十七歲一年暑假時回家去，見她瘦削得越發可怕了，終日除了幫母親的忙以外，只是獨自一個坐在冷靜的地方發呆，好像得了歇斯迭里症一般。祖母說：

「愛娥這幾年真好像呆大一般，走既不大走，就是說話也像很不喜歡般的。十月裏做媳婦去啦。不知怎樣哩？」

「愛娥妹年紀還輕哩！怎麼這般早就把她許人家了？」

我這樣說——

「年紀是很輕，但是她的父親急於等錢用，有什麼法子？愛娥又不是這裏人，可由我作主嗎？我想下半年就做些嫁粧給她。要她父親自辦那是萬萬不能的呢？」

祖母說——

「又是一個舊禮教下的犧牲者！」

我想……心裏就有一般忿火在熊熊地燃燒着。

「下半年不知她更要消極到怎樣地步哩！」

我突然感到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哀了！

這一次回家只住了一個多月就出來了，年假時也沒有回去，所以表妹出嫁以及出嫁後的情形怎麼樣，我一些也不知道。越過年暑假的時，我也本打算不回家的，後來因祖母病了，叫我回去，當我回家後祖母的病就好了，一時因為別的緣故不能出來也就在家裏住了幾天，不料這一次倒聽見了愛娥妹的消息。

是晚飯的時候，我們坐在天井裏納涼。陣陣的微風，不覺胸中一日來的暑氣清爽得許多，我望着天上閃爍着的繁星和草際穿梭似的螢蟲，紡織娘奏着和諧的音樂，正是如入了詩境一般。不知怎樣的一來，朝弟忽然講起愛娥妹來了，我被他一提醒於是便問起祖母來：

「愛娥妹嫁到那地方，還好不？」

「什麼好不好，唉！總之是她的命苦。」

祖母淡然的說……接着又是一聲微弱的嘆息。

「到底怎麼樣給公婆打罵……？」

不知怎的我倒着急起來了。

「去年剛嫁去的第五日，他們的生理，就被官廳命令停止營業一個月，後來還將他營

業取消。」

「怎麼？」

「因為是租了別人的名義來營業的，這倒還好，今年四月裏還把他們一間堆柴的草屋燒掉哩！」

「爲什麼？」

我有些不相信起來了，她本是很聰明的一個人。

「這夜她提了盞煤油燈到草屋裏拿柴去，把燈放在一條矮凳上，不知怎的火光焰上了掛着的一件棕簾，你想，一間草屋着了火是多末容易，況且那幾天天氣很晴燥，他們救火的人數又少，不到半個時辰，就把牠燒個乾淨，這夜，她的公婆——平時本是不喜歡她的，這樣一來，更把平時積蓄着的鬱憤一齊爆發出來，如虎般的把她毒打了一頓！」

我驚奇了，我的心就老是不可抑制地跳動起來。

「現在她差不多每天給公婆罵，什麼白虎星，掃帚星……我們娶了你來，原是要想你掙些產業，你現在竟把我們的產業敗光了，她這白虎星，掃帚星……就是他們現在吃的水，本來是叫她男人挑的，現在也要她獨自去提了——」

「那末她的男人好不好呢？」

「說到她的男人，簡直是一個呆大，唉！愛娥的命真苦呀！前個月我問那邊到這裏來賣柴的人關於愛娥的消息，那人說，現在更不像人了，全身差不多只有一張皮了。我想差個人去望望她，但是沒有人可差。真可憐。」

祖母嘆了一口氣，心裏像是很難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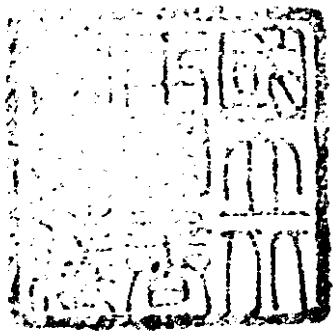
「哦！」

這一夜我差不多沒有睡着，既不是可憐她的一生的命運，又不是在想拯救她以後的命運，只覺得昏昏沉沉的胸中空空洞洞的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

去年年假歸家去，聽見她生產後就發瘋了的消息，說她看見東西就摔就敲，有時竟會扯破自己的衣褲，赤身露體的在家裏來去的奔走，大哭大叫的真像要喊破喉嚨的樣子，她的夫家請神降妖，差不多什麼法子都行過，但是，一些也不見效。

從這次出來後，我好久沒有回家去過，她瘋了以後怎樣？又無從知道了，後來在一個將近放暑假的下午，接着了家信，信裏略提起了愛娥死去的消息，我讀了這家信，不覺起了一種傷感的情懷。

唉！愛娥的一生的命運，有誰去憐惜呢？她的死更有誰知道這是誰害她的呢？



版初月四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版再月五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者 行 刊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十 二 里 安 德 路 明 昆 海 上
者 刷 印
司 公 刷 印 一 三
號 七 九 七 路 明 昆 海 上

處 售 經 約 特
店 書 明 開
路 州 福 海 上
處 售 經 約 特 川 四
店 書 明 開 都 成

書 叢 文 譯
編 主 源 黃

集 篇 短 海 台 鮮 朝

靈 山
譯 風 胡

¥2.20 裝 平 精

